

年

卷

1

2

期

第

第



新

生
命

圖書館

第二號

第一卷

一日出版

The **NEW LIFE**

Vol. I, No. 2, February 1, 1928

出版日一月二年七十國民華中

紙紙聞新為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每月一期

新生命月刊簡章

一、本刊定名為新生命月刊，於每月一號發行。

二、本刊之宗旨，在闡揚三民主義，研究建設方案，並介紹批評各國社會思想學說及政治經濟制度。

三、本刊之態度，在以正確忠實的研究，為學理的闡明，不載浮囂褊激之文字。

四、本刊內容包含下述各項：（甲）論說，（乙）研究，（丙）國內思潮介紹，（丁）世界政治經濟狀況述評，（戊）研究資料，（己）文藝，（庚）通信。

五、本刊文稿除由社員供給外，並歡迎社外投稿，但須與本刊之宗旨及態度相合。

六、對於社外投稿，酌致酬金每千字三元至五元；如有長篇鉅著，特別從優致酬。

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須與本刊之宗旨態度，及內容相合。（本刊宗旨態度及內容見本刊簡章）

二、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最好能按照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五字繕寫。

三、本刊文稿以語體文為原則。

四、投寄之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一併附寄。

五、投寄之稿，無論登載與否，原稿概不退還；惟未登載之稿，在五千字以上，且附寄郵票預先申明者，不在此例。

六、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

七、登載之稿，照本刊簡章所定辦法，酌致薄酬。

八、投稿請逕寄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十九號本社編輯部。

新生命月刊第二號目錄

- 一 行易知難……………戴季陶
- 二 民權主義的根據和特質……………周佛海
- 三 中山先生之國民革命與馬克斯之社會革命之比較……………薩孟武
出版預告……………
- 四 蘇俄共產黨內之派爭——正統派與反對派……………悲天
十年來共產黨專政下的蘇俄(續)……………潘公展
蘇俄國家的富力……………
- 五 羣雄角逐之巴爾幹……………從予
- 六 法國社會主義者與農業問題……………劉試霖
- 七 中國的人口問題……………劉光華
日本農工政黨的樹立……………
- 八 耕者有其田之研究……………壽毅成
我國面積及人口的統計……………
- 九 留別中國(詩)……………長虹
本刊啓事……………
- 十 破滅之前(創作小說)(續)……………沐鴻
創刊號要目……………
- 十一 泰倚思(小說一續)……………徐蔚南譯
- 十二



行易知難

戴季陶

我們過去一切的錯誤和過失，一切無代價的犧牲，都是「不知而又不努力求知」的結果。當年總理在時，我們全黨的同志，有這樣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而不能夠努力地，在總理的領導和教訓的下面，把黨國的基礎建設起來，許多同志，很明顯地懷疑總理的主張，反對總理的教訓。以致三十多年當中，總理所主倡的三民主義，不能夠有很光明的發展。直到總理逝世之後，三民主義的名稱纔是布滿全國了，連鄉村的小學生，都沒有不知道三民主義的名詞的了；然而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依舊不能夠闡明，總理的建國綱領，依舊是只靠着總理所自著的文字而僅存。許多怠惰的黨員，依舊是隱藏着懷疑與反對。中國國民黨的名義越是擴大，而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工作，倒是消失了，總理所遺留給我們的建國綱領，倒是被人忘却；根

本的原因，都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對於總理的主義的認識，不能正確深刻，所做的工作，便不能真實周到。「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知是信的起點，信是行的起點；不知無從立信，不能立信，何從說到實行？今後我們要真實把三民主義，從事實上實現，如果努力做求知的工作，則一切事業，斷不會建設得起。

我們先就三民主義之理論的建設來說罷。這一個工作，決不是輕輕容易做得到的。第一，我們要從各種科學上很精密的建設起三民主義的基礎，我們先要把現代的科學發展起來。如果連現代各種科學的現狀，尚且不能明瞭，各國的思想學術的研究工作，尚且不能有相當的成績，何從說得上新的建設呢？我們看馬克思主義，在今天的世界思想界中，何以能取得一個領導的地位？這決不是單靠馬克

斯自己的有限的著作，而是靠着近代幾十年來許多信崇馬克斯主義的人，從各種專門的科學上，造起馬克斯主義的基礎。研究考古學的人，他們從種種發掘的材料裏，去證明唯物史觀的價值；研究人類學的人，他們從各種民族的文化發展上，去尋出唯物史觀的材料；研究法理學的人，他們把馬克斯的經濟學，還原到法律制度上，去建設社會主義的法理學；研究社會學的人，他們把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用來作建設社會動學的基本原理；研究生物學的人，他們把達爾文主義，拿來作階級鬥爭的理論基礎；研究物理學的人，他們應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做馬克斯的辯證法的規律；乃至倫理學家，建設馬克斯主義的倫理學，美術家音樂家也應有他們的藝術能力，發揚馬克斯主義的戰鬥精神，革命情緒。我們如果單把馬克斯主義者的著作聚集起來，真好像一切科學都在馬克斯主義籠照之下一樣。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之精密完備處，在能夠統治一切社會科學，說明一切社會現象，完全是靠着許多信仰馬克斯主義的人，從種種專門的學問上，分工合作建設起來的。一個革命的理論，必定要成就了這樣一個勢力時，他才有整個的建國的力量。因為社會的生活是多方面的，社會的文化是靠分工合作兩個重大精密的效用，在一定秩序組織

之下，成爲很適當的配合。而這一個配合，必定要互相親和，好像化學上的化合作用一樣，才能夠誕生出整個的社會文化來。一個民族的標準理想，一個社會的根本主義，都必定要能夠支配全體，說明全體。才能夠成爲最高理論。同時，這最高理論的建設，又必定要靠多方面的精密的智識經驗，去證明他，擁護他，才能夠完成。所以一個最高的社會指導原理，他的成立，恰好是像社會生活之物質的分工合作一樣，有很適當的配合。一個民族的團結和繼續存在，尤其是他的政治的生命的成立存在，斷沒有不靠着一個共同的主義，可以結合得起來的。而這共同的主義，也斷沒有不經過多方面的生活意識，生活經驗的證明，可以完成的。總理之偉大的三民主義的理想，他的意義，是把從古到今，從今到永遠的將來之民族的生命，結合在由中及外的人類全體的生命上。這一個偉大的理想，是建設適應於全體人類的永久生存之中國民族的最高生存意識。我們要能夠在社會文化的分工合作的意義上面，從許多方面，把一切生活經驗去證明他，擁護他，把這中國民族的最高生存意識建設起，然後我們中國民族的一切社會部門，才能各自完成他分工合作的生活，而同時全體的人民衆，才能以共同的生活來創造共同的生命。總理的三民

主義的理論，好像是一個偉大的設計家設計出來的一個都市全體建築圖，這一個渾成的都市設計圖，一般的工人，是沒有方法拿來直接按設計工着手建築的。這一個設計圖的完成，必須要應於他的內包外延，由很多專門的技師，

學者，美術家，教育家，體育專家，各自認定一個部分，用很精密的專門科學智識，去造成實施的設計圖。這實施的設計圖，在任何一個部分，都要能夠運用世界上最新的學問，最高的理想，最精密的計算，才可以設計得起。各種部分的實施的設計圖成功了，更要再由偉大的總設計師，在全體的配置上，做過很精密而偉大的整理計畫，配合到很適宜，然後這一個計畫，才算是成就了一個可以按程計工的設計圖。到了這一個程度，還不能使確實實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經濟的設計，政治的設計，作實施的總決定的。材料從何處得來？勞力從何處得來？如何配置？如何運用？在財政的籌畫上，應該怎樣？行政的管理上，應該怎樣？那種工程宜先，那種工程宜後，才可以適合？這樣才算是設計的完成，達到了可以着手實施的地步。等到着手實施，當然又隨時會生出新的經驗來，從前所計算認為很確定的，也許有不少的改正，不少的更動。我們試把世界許多專家所設計的中央都市計畫一看，就可以曉得一

個工程設計，單是理論的工作，已經不是容易，而且不是少數部分的專家所能蕙事，則更不是單純的理論所能成功的了。何況一個建國的指導原理，要用到實際建設上去，這理論的完成，豈是輕輕容易的嗎？

自從本黨改組以後，我們中央，是很感覺人才缺乏，於是盡力於訓練人材。這兩三年當中。所舉辦的政治工作人員養成學校，不下幾十種，畢業的學生不下幾千，或者是過萬。在任何一个訓練班養成所裏，第一感受到的困難是甚麼呢？就是三民主義的訓育。全黨的同志，都說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而要找一個教授三民主義的人，却是登天之難。而且各處學校裏面所講的三民主義，各是各的理論，各是各的批評，且不說內容好不好，對不對，而單就各人所講完全不同這一點論，已經是最大的缺陷。我們想想：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的最高指導原理，對於最高指導原理，大家的認識不能一致，不能正確，不能有豐富的知識，精密的條理，全黨的意志何從統一，感情何從融洽呢？大家在黨的生活上，對於黨內的個人，常常有一種批評的觀念，就是說：某人的意志不堅定，某人對於某人，感情不好，而對於堅定的意志和融洽的感情的來源，不去下深刻的觀察。意志是人類生活意識的統一力，構成這一個統

一力，是有許多事實的原因。生理的特長和生理的缺陷，人人都具的，而所具的特長和缺陷，各有不同。這些特長和缺陷，在各人的社會生活上，尤其是在鬥爭的生活上，絲毫不能隱藏地表現出來。感情也是如此。人類的生活本能發揮的時候，應於他的環境，生出選擇和排拒的作用來，這選擇和排拒的心理的表現，普通就用『感情』一個稱謂去說明他。各人所處的地位和他自己所決定的生活方針不同，對於同一事物的感情的表現就不能一樣。『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就是這個道理。生存在同一個社會裏，如果建設不起共同的生活意識，何由去作共同的工作呢？逃走的本能和恐怖的情緒，排斥的本能和嫌惡的情緒，戰鬥的本能和憤怒的情緒，親愛的本能和保護的情緒，都是同一個人所具的性情。而這諸種的性情，在社會的生活上，常常是形成人與人間的相對性。愛的對面是惡，攻擊的對面是逃避，這是一種的方向。愛的對方同樣生出愛來，攻擊的對方同樣生出抵抗來，這也是一種方向。這些人所同具，人所同然的性情，不是決定社會生活的

原因，而是社會生活的結果。只有整序的求知的能力，才能抑制各種一次性的單純的感情發動，而造成多次性的統一的高尚的意志來。未知的問題不求知，已知的問

題不更求精密的知，只依賴自己先天的性情的自然發動，去強制他人先天的性情的自然發動，於是處處受制於社會既定的環境，於是只能受支配於環境而不能改變環境。即使改變了環境，也是一時的社會心理的幻象，而不成有實際的組織，不成能繼續的制度。一個人站在講臺上高唱擁護三民主義，而自己對於三民主義不能有很精確的知識時，一定有一個最大的恐怖。這恐怖是甚麼呢？就是怕人來質問。因為外來的質問是不可豫期的，自己如果沒有確實的認定，沒有解決一切問題的豫備，一旦逢着不可豫期的質問，便會陷於『通辯知其所窮』的苦境。我們的黨，是負起以三民主義為原理原則而建設民國的責任，多方面的社會實際生活，都要靠我們去排列他，整序他，改造他。任何一個問題，我們都負得有以三民主義為最先的而同時又是最後的決定去解決他的義務。倘若這一個義務我們不能履行時，就是我們的失敗。理論上的空虛就是召來事實上的缺陷。這一層是我們所要深刻地了解，刻苦地工作的。

俄國的革命是以共產主義為指導的原則，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在各派社會主義的理論當中，的確算是比較最有科學的價值而同時是尊重科學的方

法的。崇信馬克斯主義的俄國共產黨人，到得實際掌握了政權的時候，他們才得到一個最辛苦的經驗。這個經驗是甚麼呢？就是『共產主義不能實行』，必須回頭再用實際所能行的新經濟政策。甚麼叫新經濟政策呢？共產主義者爲要維護他們所慣用的理論，於是用種種方法去說明他，而其實際，新經濟政策依然就是歐洲行社會政策的國家裏面所採用的很普通的政策。新經濟政策所賴以實行的機能，依然是資本主義的經驗所構成的社會經濟機能。在俄國共產黨當中，經過很大的爭論，而現在仍舊不斷地爭論着，却是終不能不如此的原故，就是因爲共產主義是沒有設計的空論，而實際的社會生活，却需要設計的實際方法來解決。社會實際生活所需要的分工合作，決不能用沒有實際機能的理論去滿足他的。試看特羅茨基在第十二回共產黨大會中的正式報告，就可以知道所謂新經濟政策的意義了。報告的第一節，敘述新經濟政策的基礎及其目的，其最初的一段大意說：

『我的演說，不是報告過去一年間的業務成績，而是說明今後的方針。我在此作演說的時候，覺得確實有決定我們所行的新經濟政策之經濟的原則之必要。在第四次共產黨國際大會的席上，我們的俄國代表，

和他國的同志，曾經討論他國是否也須經過俄國所行的新經濟政策這一個課程。在這時候，我們一齊解答說，新經濟政策這一個東西，將來爲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或爲推移於此建設，一切勞動國家，既然是利用資本主義社會的手段方法及機關的制度，是必然要經過這一個時代的。不過因國情之不同，其經過期間，有長短之別，難易之差。一國的文化程度越高，國民教育越是普及，則新經濟政策經過的時代，越是短縮，當然是不用論的。

何以一切勞動國家，當其最初的一步，非利用資本主義的制度利用資本主義市場的方法及機關不可呢？因爲在各種經濟的分科之間，分配生產力及生產資料，現在還沒有別種新的方法。在中央集權的，計畫的計算的新方法，尙沒有創設之時，便不得不利用舊式的市場制度。這是新經濟政策之一般公式，然而這一個說明，尙不足以包括俄國現狀下面的特種意義，俄國的問題，更有他的特點。

在我們俄國裏面，說到勞力與生產資料問題，第一就要逢着都市和農村的相互關係；因爲農業是俄國人民主要的事業，在歐洲諸國，爲要使勞力生產資料的

分配正當，在一個期間當中，以市場及其機關爲必要，則在俄國，對於市場所行的買賣，第一便應該要調節都會與農村的關係，這是俄國所行的新經濟政策的特色。現在我們先要自己問自己，我們行了新經濟政策之後，兩年當中，我們的目的，究竟達了沒有，或者是有幾分接近沒有？

現在我們先就要曉得我們的目的，究竟何在？我們行新經濟政策所欲達的目的，第一個根本目的，就是在增進一國的生產力，第二個目的，就是使增進或可能增進的生產力，務必能適合於勞動國家，使之就社會主義的進路。……」

我們讀特羅茨基的報告，得到一個甚麼意義？如果我們不是爲種種羣衆心理的幻象蒙蔽着的，我們一定確實了解兩件事情：第一，一個政治指導理論，決不單是理論自身所能實際應用，必須要有確實的方法，而所謂確實的方法，必定是不能離現實的社會生活經驗。最高的理想，常常是推動社會的進步的主力，然而他的建設，必須要在很切實的現實的必要上做起。俄國的共產黨徒，他們到了實際當權的時候，必要的實際問題，逼着他們要求解決時，他們才曉得從前所知之不足，才曉得「批評的知」不能當

建設的設計來用。馬克斯的批評和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推翻了，而不能便推翻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一個新的建設未起時，一個舊的制度是不能消滅的。第二，所謂新經濟政策，依然是「建設在舊制度上面之新觀念的政治」。新經濟政策的新，是一個觀念的新，而不是實際理論的新，他們的新，對於社會主義尤其是對於馬克斯主義者的共產主義，在觀念上是新的；而對於世界已發現的政治指導的理論，決不能算爲特創，他們爲了迴護共產主義的理論，於是替這一個「建設在舊制度上面的新觀念政治」，穿上許多新衣服，而其穿新衣服的人，依然是從前的人，決沒有改變過。我們把俄國過去幾年當中所經過的事實和他們所現行的制度來看，無論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我們都只能得到三民主義正確的證據，而不能到得馬克斯共產主義正確的證據。共產黨政治的新經驗，是從事實上，說明馬克斯主義過去了，三民主義的確是後來居上，不單是可以作指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原理，而且是世界一切政治的指導原理當中最富於說明能力的理論，可以解答一切新的現象，可以支配一切新的問題。但是要把這一個「可能」，建設成功「實際」，是要我們運用世界最進步的科學，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做起。我要先建設起我們

的知，然後才領導得起國民的行。所謂完成的主義，是要運用在一切社會生活上的；所以主義的完成，不能不靠各種生活經驗的科學，去作建設他的材料。這一個責任，是今天任何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所應該努力工作，不能再自暴自棄自欺自悞的。如果大家了解一個國家的建設，是要全體的民衆，一致努力，在很嚴格的分工合作的原則上面，各自担任一部分的任務，永遠奮鬥下去，不斷的努力，不斷的繼承，不斷的創造時，就曉得對於我們建國最高指導原理的三民主義，在知的方面，凡是有研究能力，有研究任務的人，都要一致努力，在科學的分工合作的原則上，各自就所能研究的部分，應用他自己的專門知識作基礎，永遠努力下去，不斷的繼承，不斷的創造。要能夠把世界最進步的科學，最進步的科學方法，用來作建設三民主義的基礎，然後三民主義的內包外延，才能夠不斷的發展，不斷的進步；要把一切專門的科學，都整序得起，把三民主義的原理，確實地建設成知識世界中的最高指導原則，一切專門的智識，才能成爲三民主義的建設材料。我們再看，最近幾十年當中，馬克斯主義在一切社會主義的當中，得了一個甚麼地位？就是馬克斯主義形成了一個聚水的大湖，一切社會主義的源流，都流到這一個大湖裏

來，同時這一個大湖，又再成爲大的水源，分成若干條的河流流了出去。流進來的水各自源流不同，流出去的水，自然灌溉區域更不同。然而經過了大湖的諸水，都起了混合作用；到得流出去時，量和質便都受了馬克斯的影響。但是到了俄國布爾色維克執了政權的時候，馬克斯主義不是一個能夠實行的方法，不能作一切思想當中最高的領導，才從馬克斯主義實際的缺陷上，表現到我們的面前。總理說，「俄國的革命，實在是行了我的三民主義，而他們自己不知道，他們建國的新經濟政策，不是他們的發明，而是應用我在若干年前所發明的建國方略的原則，可見是行之匪艱，知之惟艱」。一個俄國的共產黨人，當民國十三年的時候，到廣東來見總理，他和總理討論許多理論問題之後，很慨嘆地說：「我們費了幾年的犧牲，爲建設共產主義而努力，我們不斷地努力工作，今天回頭一看，計算一下過去成績，才曉得我們所得的成功只是民族主義的成功」。這一種嘆息的聲音，在一方面是證明總理的三民主義的偉大和切實，而在另一方面，更是證明了「行之匪艱，知之惟艱」的原理。這一個俄國人所說的話是很確實的，我們看俄國的革命，他的實際作用何在？在國際關係上，他們消極的作用，就是停止了帝國主義的

戰爭，提出了一個民族自決的原則，在他們的國內，造成了一個民族的聯邦，廢棄俄皇時代以一民族壓制他民族的制度，實施各民族自由聯合的制度。蘇維埃聯邦憲法的宣言當中，很明白地把他們建國的實際是在民族主義的理由，已經舉了出來。宣言上說：

『在紳士國的當中，不和，戰爭，民族的壓迫，和侵略，依然很盛。勞動者所指導的蘇維埃的經驗，是證明無論外國的封鎖，武力干涉，和內亂，怎樣情形困難，都有根本廢絕民族的壓迫，實現諸民族同胞的共同動作之可能。同時這一個經驗，更證明各共和國之密切的經濟關係和資本主義的國家所加於各共和國之危險，更足使各共和國，不得已而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家族。這一個家族，是由蘇維埃聯邦之任意的條約創造起來的。』

俄國在建國上所能行的是共產主義呢，還是三民主義呢？在他的新經濟政策，證明了共產主義純然是一個空洞的理論，總理民生主義原理所創造的建國方略，乃是名實相符，表裏如一的實際的指導原則。而蘇維埃聯邦整個的建國規模，更是很明白地證明共產主義在民族的世界裏面，是毫無所能的理想，只有總理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

乃是激上激下，名實相符，表裏如一的指導原則。但是

被共產主義的空論所生出的歷史感情支配着的俄國共產黨人，他們終不懂得認識三民主義。不單如此，不能很明瞭地認識三民主義的俄國共產黨人得到國力稍為充實了，外國的迫害稍為減輕了的時候，他們建國時所排斥的民族壓迫，被他們在觀念上實行共產主義一個虛偽的迷夢，輕輕地無意識地引了出來，以武力和金力為後援，而宣傳不可能的共產主義，和十年前以武力和金力為後援，而實際的運動大斯拉夫主義，同樣是對於民族的自由世界，造成重大的擾亂。帝國主義之為不可能的世界主義，和共產主義之為不可能的世界主義，皆是因為超過了理論和實際的分限。比起總理天下為公的三民主義，很明白的認識全世界的民族，要各自建設其民族的國家，為實際造成世界主義的途徑，正確與不正確，相差是很遠的。最近幾年當中，東方的局勢和世界的局勢，很顯明是兩個不可能的空想的世界主義——實際是一民族統治諸民族的潛在意識的自然發動——互相搏擊，為爭統治東方諸民族的權威，而製造第二回的世界大戰。這一個很悲慘的『不和，戰爭，民族的壓迫』，『由睡在民族統治的床上做共產主義夢的俄國』的虛偽的觀念政治，逼迫到十二分的速

度進行着。在這樣危急的局面之下，努力地建設三民主義之理論的基礎，而使之成爲確實樹立得起，傳布得開的革命原理，不單是建國救國的唯一途徑，而同時是救濟東方諸民族，使之脫離受不可能的世界主義支配，自由的團結起來，建設天下爲公的大同基礎的唯一途徑。能行而不能知的俄國民族之錯悞的虛僞的觀念，使不知而不能求知之幼稚的中國青年，誤入歧途；用其名而不建其實之怠惰的國民黨員，更足把幼稚的中國青年，趕向歧途去。過去三年當中所經過的種種錯誤，種種失敗，和現在依然存在着的種種錯誤，種種失敗，應該是我們最明顯的指路碑。我們以後不好再走錯路了，不可再隨意亂跟着人叫口號了。由督朝東遷，宋朝南渡，兩次重大的『民族的墮落』而造成的民族病，中國民族的衰弱，已經到了極點了。以後每逢看一次外力的侵凌，便受一次重大的打擊，而民族的老衰病，便越是加重。現在這一個病人，更逢着最困苦危險的境遇了。四圍的各種流行病，很猛烈地流行着，老衰了的中國民族，於是很容易受流行病菌的侵害，昏庸和粗暴的醫生，很熱心地走攏來，各自使用他錯誤的醫療方法和蠻幹的手術。總理用深刻的民族經驗和精密的世界知識，以四十年努力所經驗而得來的確實的醫案，反被人閒却，眼

見得這一個重病者，一天一天趨於危態。我們要曉得，一個口號，就是一味藥，一個運動，就是一回的手術。當這樣危急存亡的時候，豈是可以隨意下藥，隨意施手術的嗎？同志們，大家猛省啊！『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要實際建設起救國的三民主義，我們老衰了的民族，才有一線的生路呵！

同志們！我們很忠實很深刻的，把現在國民黨內的情形想一想，豈不是令人欲哭無淚嗎？誰人不想把黨組織好，誰人不是很苦惱地東奔西馳，想謀同志的團結？然而一些是『學而不思則罔的盲從』；一些是『思而不學則怠的空想』；一些是『暴虎馮河的亂動』。至於『天下爲公』的積私財，說私話，結私怨，報私仇，用私人的人們，更不用說了。總理給我們的理論，綱領，章程，方略，和過去幾年當中所已經建設起的種種知識的成績，誰也不理，誰也不問；除了作生意的書坊店裏，還替我們編輯了一些人所共見的總理遺著，和斷簡殘編的不重要的章程而外，幾乎改組以來的文獻，都要無所考查了，還不要論到大者遠者！未知者不求，已知者輕棄。從中央以至於地方，任何機關，任何個人，都不懂得作累積知識，整理知識的工作。於是過去的犧牲，都成了過眼烟雲，過去的努力，也

變成秋風落葉。不時時刻刻求繼承的，自然不能時時刻刻作創造。不惟自己不了解求知的途徑，連尊重已知的成績的念頭也起不來半點。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各自以一知半解的零落知識，判斷千頭萬緒的國事，以一時一刻的感想，決定意圖行之久遠的方針。如此浪漫不羈，浮華不實，亂雜不理，昨是今非，東偏西倒，暮四朝三，團體無可據之法，個人無可依之理，一個人在一天裏面，早晚尚且意見不同，更何從求得大家的信守，更講甚麼組織，說甚麼團結？譬如就對人問題來說罷：全黨之中，中央幹部，不過二三十人，二三十人當中，居左右大局地位的，不過數人，何以紛紛之多，竟至如此？甲說乙非，乙評甲錯，到得事敗垂成的今天，和癸丑革命失敗後互攻互詬的情形，差不多將要一樣。究竟誰是誰非，誰真誰假呢？只要把過去的歷史做證明，把總理的遺教做原則，把黨的章程做尺度，細細一量便可以曉得；凡是紛紛的起因，總由於在紛紛當中的人，各有過失，決不會是某人全是，某人全非，如果有全是非的明晰區分，決不會成爲互結不解的紛糾，而會變成斬釘截鐵的離散。現在國民黨內的一篇糊帳，公道地評判起來，欲求全是全非，實在是斷不可能。要想圖根本解決，除非大家澈底下一個決心，從自己的思

想上改革起，各自訴諸良心，不再只責他人之非，而文自己的過，不再只從人的是非美惡上去找原因，而要從實際的事實問題上去求解決。我敢很沉痛地下一句斷語：國民黨的一切錯誤，一切失敗，只緣不明瞭主義，不確信主義，不努力做主義的建設工作，而所以然的根原，都由不確信「行之匪艱，知之惟艱」的基本原理。所以未得政權的時候，覺得事事都有辦法，而一旦拿到政權，便弄到日暮途窮，事事樹立不起。我們把過去十幾年的歷史，仔細想想，就可以曉得。今天世界上，實在沒有一個足以阻止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力量。而最可憐的，乃是中國的國民，建設不起一個能負建國責任的革命黨。今後唯一的希望，只在全國的同志，尤其是負得有學術上的責任和現在學生生活當中的一切教授學生們，要確確實實，立起不盲從，不苟且，不怠惰的決心，做行易知難的真信徒；以求真知者起真信，以持真信者發展真知。而後革命的實際工作，乃能在確實的繼承和確實的創造上面，作有秩序，有力量的發展。集合起全國的真革命黨，以戰場上拼死的將士們破敵的精神，提挈全國的青年，造成「能知必能行的知」。再用這能知必能行的知，領導全國的民衆，努力於「不知也能行的行」。要領路的不是盲人，而後走路的不

變成秋風落葉。不時時刻刻求繼承的，自然不能時時刻刻作創造。不惟自己不了解求知的途徑，連尊重已知的成績的念頭也起不來半點。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各自以一知半解的零落知識，判斷千頭萬緒的國事，以一時一刻的感想，決定意圖行之久遠的方針。如此浪漫不羈，浮華不實，亂雜不理，昨是今非，東偏西倒，暮四朝三，團體無可據之法，個人無可依之理，一個人在一天裏面，早晚尚且意見不同，更何從求得大家的信守，更講甚麼組織，說甚麼團結？譬如就對人問題來說罷：全黨之中，中央幹部，不過二三十人，二三十人當中，居左右大局地位的，不過數人，何以紛紛之多，竟至如此？甲說乙非，乙評甲錯，到得事敗垂成的今天，和癸丑革命失敗後互攻互詬的情形，差不多將要一樣。究竟誰是誰非，誰真誰假呢？只要把過去的歷史做證明，把總理的遺教做原則，把黨的章程做尺度，細細一量便可以曉得；凡是紛紛的起因，總由於在紛紛當中的人，各有過失，決不會是某人全是，某人全非，如果有全是非的明晰區分，決不會成爲互結不解的紛糾，而會變成斬釘截鐵的離散。現在國民黨內的一篇細帳，公道地評判起來，欲求全是全非，實在是斷不可能。要圖個根本解決，除非大家澈底下一個決心，從自己的思

想上改革起，各自訴諸良心，不再只責他人之非，而文自己的過，不再只從人的是非美惡上去找原因，而要從實際的事實問題上去求解決。我敢很沉痛地下一句斷語：國民黨的一切錯誤，一切失敗，只緣不明瞭主義，不確信主義，不努力做主義的建設工作，而所以然的根源，都由不確信「行之匪艱，知之惟艱」的基本原理。所以未得政權的時候，覺得事事都有辦法，而一旦拿到政權，便弄到日暮途窮，事事樹立不起。我們把過去十幾年的歷史，仔細想想，就可以曉得。今天世界上，實在沒有一個足以阻止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力量。而最可憐的，乃是中國的國民，建設不起一個能負建國責任的革命黨。今後唯一的希望，只在全國的同志，尤其是負得有學術上的責任和現在學徒生活當中的一切教授學生們，要確確實實，立起不自從，不苟且，不怠惰的決心，做行易知難的真信徒；以求真知者起真信，以持真信者發展真知。而後革命的實際工作，乃能在確實的繼承和確實的創造上面，作有秩序，有力量的發展。集合起全國的真革命黨，以戰場上拼死的將士們破敵的精神，提掣全國的青年，造成「能知必能行的知」。再用這能知必能行的知，領導全國的民衆，努力於「不知也能行的行」。要領路的不是盲人，而後走路的不

走踏路。總理所給我們的一切知識的遺產，是我們努力向前的踏基石，是我們努力前進的指南針；是全體民衆，一致結合起來，建造中國民族的新生命的原動力；而世界一切人類給我們累積起來的一切知識一切實用的科學，是我們建築的工具和材料。

民族的生存，不是容易得的，今後很劇烈的民族鬥爭，在各種的形式上表現出來；而很猛烈的鬥爭，就是武力的戰鬥。我們不是天天喊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嗎？我們試看過去的一切歷史，一個衰弱了的民族，要想獨立起來，如果不能戰勝侵略和壓迫，那裏可以獨立得起？今天中國的實際情形怎樣了？如果我們不切實地努力，作真實的革命建設工作，從各種方面，豫備起真實力量，在十年之後，中國民族真正和帝國主義者決戰起來，不曉得要犧牲多少無代價的生命。大家總該曉得在歐戰當中死亡的人口在二千萬以上；然而以德國爲中心的東西戰場，真正的戰死者不到三百萬。其他在俄國地方在巴爾幹地方在小亞細亞地方，因饑饉瘟疫和無意識的宗教慘殺而死的，足有一千幾百萬。這一件事足以使我們曉得，沒有真實的科學文化建設，沒有造成真正能應用現代科學的分工合作組織的民族，經濟的生產不能獨立的民族，一旦得到劇烈的民族鬥

爭的時候，由戰爭之副作用而發生的民族死亡，真是悲慘得很。大家試想，中國如果和帝國主義者開戰的時候，在帝國主義者包圍的當中，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封鎖了的時

候，情形怎樣？

一，我們號爲農業國，而我們現在每年食料品的輸入，年年加多，前年已經到了一萬萬兩以上。米的進口，六千一百萬兩，麥粉的進口，一千五百萬兩，糖的進口，九千萬兩，只這三樣就是一萬萬六千多萬兩。這還是稅關的估價，比之市場價格，當然還要少些。如果我們不能趕快圖農產品的增加，到了戰時一受敵國的封鎖，我們的國民，就有許多因糧食不足而餓死。

二，中國自古以耕織立國，而現在我們國民所穿的衣，一大部分靠着外國的輸入品。就前年的統計說，棉花進口，七千萬兩，棉紗進口，四千萬兩，棉布和其他棉製的衣類進口，一萬萬五千六百萬兩，毛織物，麻類，絲織品的進口，共四千餘萬兩。三樣合計，就是三萬萬兩以上。其他染料等尙不在內。如果我們不趕快發展衣類的工業，不趕快發展種棉和畜牧，一旦在戰時受了敵國的封鎖，我們的國民，

就有許多因沒有衣穿而凍死。

三，我們醫學幼稚，製藥工業，更一點都沒有發展。國民對於衛生的知識訓練，社會衛生的組織設備，更是非常腐舊。每次國內戰事，陣亡的將士，不如因傷病而死的多，已是一個悲慘的說明。如果在對外戰事的時候，戰區擴大，人員加多，戰場的士兵，戰地的百姓，會因沒有醫藥，不懂衛生而傷病瘟疫死。

四，今天的戰爭，完全是科學能力的比較，是經濟組織，工業組織的比較。中國的科學如此幼稚，製造能力如此薄弱，造艦，造船，造兵，以及航空工業，鐵道工業，無論那一樣沒有不是毫無人才，技能，組織之可言。一旦和帝國主義者戰爭的時候，兵艦和兵艦比，鎗和鎗比，砲和砲比，飛機和飛機比，唐克和唐克比，一切軍事工業和軍事工業比，軍隊的組織和軍隊的組織比，訓練和訓練比，統帥力和統帥力比，作戰技能與作戰技能比，交通機關和交通機關比，我們樣樣都比不上。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的將校士兵，要戰敗死，我們的百姓，要被敵兵蹂躪死。

我們要爭民族的生存，我們要爭主義的勝利，就要切實地以決死的心，一息不停地努力於科學的建設，要曉得現代的戰爭，是「國民總動員」的戰爭，是「工業總動員」的戰爭，是科學的戰爭。「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我們如果只記得鼓舞國民打倒帝國主義，而不努力作決死的準備，不努力求科學的建設，我們民族的生命，從何建設，主義的勝利，有何保障啊！

同志們啊！大革命是不可逃避的，中國民族和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的大決鬥，是不可避免的。時代逼着我們來了！過去的教訓也儘夠令我們覺悟了！快快努力於真正的科學罷！不要再迷於空想了！

要為革命而求學！只有求科學的發展，才是革命實力的發展。

要為三民主義而求學，要切實把三民主義建設在最進步的科學上，三民主義才能完成。

要為民族的獨立而求學，只有科學能力的獨立，才是國家獨立的基礎。

要為民衆利益而求學，只有科學的發展，才能發展民衆的食衣住行。

『行之匪艱，知之惟艱。』



民權主義的根據和特質

周佛海

甚麼是民權？我們得正確的概念，最好用總理自己的話來解釋。總理說：「權就是力量。：把民同權合攏

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然則政治是甚麼？

總理說：「政就是衆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衆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據 總理的解釋，我們就可知民權，乃是人民管理政治的力量了。

但是管理政治的力量，不一定屬諸人民。而且在歷史上，管理政治的力量，屬於個人的時期甚長，屬諸人民，不過是最近一百餘年以來的事。政權屬諸個人，就是神權和君權，政權屬諸人民，才叫做民權。那末，管理政治的力量——政權，究竟應該屬諸個人，或應該屬諸人民全

體？若以爲政權應該屬諸人民全體，爲甚麼神權和君權在歷史上占這樣長久的時期，現在還有牠的遺跡？如以爲政權應該屬諸個人，爲甚麼有長久的歷史的根據的神權君權，竟逐漸消滅，而爲民權所代？所以政權的「歸屬」的問題，乃是我們第一要研究，要解決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有絕對的確定的答案。我們祇可說時代需要神權和君權的時候，政權便屬諸個人，時代需要民權的時候，政權便屬諸人民。因爲一種制度或社會組織，不是偶然發生的，不是從空掉下的，乃是長期的歷史發展的產物，乃是應着每個時代的必要而發生的。所以一種制度，沒有絕對的理論上的根據，更沒有絕對的利弊。如果應着時代的要求而發生，便爲有利的制度，一旦

時過境遷，對於牠的需要一消滅，牠的弊害，就會漸漸表現。關於政權歸屬的問題，也可以適用這個原則。神權和君權在歷史上之所以存在那樣久，是因為當時的時代需要牠們。現在我們要主張管理政治的力量，應該屬諸人民全體，是因為時代已不需要神權和君權，而需要民權。我們立在這種進化論的立場上，討論政權的歸屬問題，就可以知神權君權和民權，都各具有歷史的價值和時代的意義。

總理說：「世界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為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但是為甚麼以前需要神權或君權，現在却需要民權？因為「從前人類的知識未開，賴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君權神權，都是過去的陳迹。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講，究竟為甚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民權呢？因為近來文明很進步，人類知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小孩子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是到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倚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

以上是從社會進化論的眼光，研究政權歸屬的問題。從

這個見地出發，我們的結論，就是歷史發展到現在，時代需要民權，所以管理政治的力量，應該屬諸人民。那麼，民權，實在具有時間性了。但是如果離開歷史的見地，單從純粹理論的見地出發，我們不能不說管理政治的權力，應該屬諸人民，乃是政治上的根本原則，以前政權之所以屬諸個人，乃是不合政治原則的變態了。現在主張民權，一方面固然因為是時代發展的結果，同時別一方面，當然還有純粹理論的根據。要理解主張民權之理論根據，須理解政治的作用和國家存在的目的。

政治是甚麼？總理說：「管理衆人之事」，便是政治。所以從政治的作用立論，我們便不能不主張管理「衆」人之事的權，應該屬諸「衆人」了。第一，政治，乃是管理衆人之「事」的工具，不是管理「衆人」的工具。不特說，「事」與「人」，常常不能絕對的分開，但是政治根本的，主要的作用，却在管事，而不在管人，不過有時因為管事而附帶及於管人罷了。例如交通警察常常干涉行人往來，其目的是在維持交通的秩序，並不在干涉行人的自由，不過因為要達維持交通秩序的目的，因而附帶及於干涉行人罷了。但是政治的這種本來的作用——管事，向來是不是能夠充分的發揮，是不是沒有為人所濫用，把牠當作管人的工具

呢？我們可以說：在政權屬於個人或一個階級的時候，政治就失去管事的作用，而變爲管人的工具。因爲這個時候，政權既不是爲「人民所有」(of the people) 政治當然不是「由人民而行」，(for the people) 「爲人民而行」。

(for the people) 政權爲一個人或一階級所有，政治當然由一個人或一階級而行，爲一個人或一階級而行了。所以這個時候，政治的主要作用，是爲掌握政權的一個人或一階級圖謀利益。而要爲他們圖謀利益，第一就要鞏固他們的政權，保障他們的特殊地位。因爲這個時候，政權既然祇屬於少數人，社會上當然發生治者和被治者的區別。要被治者伏首聽命治者的剝削和壓迫，而不謀反抗，治者的利益，才能實現。所以治者必然的利用政權，壓迫和束縛人民，使之不能反抗，而維持其特殊地位，於是政治就變成了管人的工具。不待說，就在這個時候，政治也常常用以爲人民管事，而爲人民謀些須利益。但是這不過是附帶的作用，不過是治者要謀人民的歡心，而行的一種手段。政治的主要作用，却是爲少數治者，管理多數的被治者，而維持其特殊地位。因此，無政府主義者，詛咒政治是支配者壓迫被支配者的工具，政府是支配者壓迫被支配者的機關，而根本的否認政治，根本的不要政府。三民主義者的

認識，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不同，我們不以爲政治根本上是管人的工具，而以爲政治之所以成爲管人的工具的，是政治的作用，一時被濫用，所以我們的主張，也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不同，我們不是根本的否認政治，我們是要使政治能夠充分發揮牠的本來作用。詳細說，我們使政治不成爲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管人的工具，而要恢復牠的本來作用，成爲替全體人民謀幸福，爲全體人民管事的工具。但是政治的本來作用，怎樣才能發揮？以前政治之所以成爲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工具的，是因爲政權爲少數人所有，政治由少數人所行。要免去這種現象，當然要政權由全體人民所共有，政治由全體人民所共行。政權爲全體人民所共有，少數人就不能利用政權，來壓迫多數人，消極的方面，政治就不會成爲管人的工具；政治爲全體人民所共行，全體人民，就會運用政治，爲全體人民謀幸福，積極的方面，政治就會發揮其管事的本來作用。不待說，政權屬諸人民全體的時候，政治並非絕對的不管人，要維持社會的秩序和安寧，也常常運用政治，管理個人。但是這個時候，政治之所以管人，是全體人民，管理全體人民，不是少數人管理多數人；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不是外部的特殊勢力，管理人民。所以這個時候，管理就是自治，是

受治於己，不是受治於別人。這和政治的主要作用，在少數人，管理壓迫多數人，完全不同。

總而言之：政治的主要作用，如在管人，政治就是可詛咒的罪惡；政治的主要作用，如在管事，政治就是可慶幸的福音。然而政權如果屬於少數人，政治必然的成爲管人的工具，要使政治發揮其管事的本來作用，就須政權屬於人民全體。這就是主張民權的第一個理論的根據。

復次，政權屬於少數人的時候，如果這些少數人，不爲自己的利益，利用政權去壓迫和剝削多數人，而運用政權去爲全體人民謀利益，那末，政治自然也不會成爲管人的工具，而可發揮其管事的作用。但是我們要知道：政治的使命，在「管理」衆人之事。而要「管理」衆人之事，須先「明悉」衆人之事。如果對於衆人之事，沒有正確的了解，當然不能行適當的管理。然而最能了解衆人之事的，莫過於衆人他們自己。甚麼是衆人的痛苦，甚麼是衆人的利益，祇有衆人本身，知之最明，感之最切。不待說，在民智未開的時候，或者民衆常常昧於目前的利害，不知永久的根本大計，致勞聖君賢相，爲其代管。但是在教育普及，政治常識增高的現在，關於衆人的需要，祇有衆人自己具有最正確的認識和判斷。衆人之事，既然衆人自己，

知之最明，當然由衆人自己管理，最爲適當。把政權委託不知民間疾苦的少數人，即使他們的爲政，目的在求民衆的幸福，然而因爲不知民衆的情況，難免隔靴搔癢，南轅北轍。即使這些少數人能夠明悉民間情況，然而因爲他們的理，不及民衆自己理解的正確和敏捷，因之他們的管，也不及民衆自己管理的適當和迅速。民衆的需要，祇有民衆的自身，最能滿足。而要民衆自身能滿足民衆自身的需要，就要民衆自身具有管理衆人之事的力量。

總而言之，要最適當而敏捷的實行「爲人民的政治」，就要先實現「由人民的政治」；而要實現「由人民的政治」，就要政權先由人民所共有。政權由人民所共有，政治才能由人民所共管，政治由人民所共管，政治才能充分爲人民而設施。這就是主張民權的第二個理論上的根據。

以上是就政治的作用研究，以下再從國家存在的目的來考察。

國家怎樣成立的，爲甚麼事存在？有人以爲國家是神，以神聖的目的而設立的，有人以爲國家乃是君主的家產，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是這些學說，都不過爲神權和君權辯護，沒有社會科學的根據。國家不是神所設立的，乃是社會進化過程中自然發生

的一種社會形態，也不是君主一人的家產，乃是全人民所共有的團體。

人類在自然的狀態之中，個人都是獨立自由的。這些獨立自由的個人，要能夠維持其生存，就如 總理所說：「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但是人類要維持生存，他項動物，也要維持生存。人類要自衛，他項動物，也要自衛。人類要覓食，他項動物，也要覓食。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衝突，便發生競爭」。這便是人與獸爭。同時，這個人的保養，和別個人的保養衝突，便發生人與人的競爭。一個人同時要和獸及人競爭，（有時還要和天爭）以維持生存，就不能不組織團體。所以人類最初，就經營社會生活。不過社會之形態，因社會發展的階段不同，因時而異，因地而殊罷了。就一般而論，最初因血統而結成家，由家族發展為宗族，由宗族發展為部落，更由部落發展為民族或國家。所以國家，從其成立觀察，不是神所設立，乃是社會發展的自然產物；從其目的觀察，乃是許多獨立自由的個人，欲獲得公共幸福或公共利益，集合而成的團體。國家存在的目

的，既在為組織國家的全體個人謀公共幸福或公共利益，就是國家乃為個人而存在，且為全體的個人而存在，不是各個人為某人而存在，尤其不是全體的個人為某人而存在。換句話說，國家乃是人民的國家，而且是為人民利益而存在的國家，不是某個人的國家，也不是為某個人的利益而存在的國家。所以以為國家是君主家產，是為君主的利益而存在的一說，實在錯誤。國家乃是許多獨立的自由人民，為公共幸福，集合而成的團體。

國家既然是許多獨立自由的人民，集合而成的團體，那末，國家的權力，當然出自人民自身，而且最高權力，又當存於人民自身。人民雖用種種官吏，執行政治，然而一切官吏，都是人民的僕役。如以為國家權力，出自某特定個人或某特定階級，而最高權力，應該存於某特定個人或某特定階級，就是和國家成立的情形及存在的目的相反。從國家成立的情形和存在的目的考察，國家的政權，當然出諸人民，而且應該屬於人民。這就是主張民權的第三個理論的根據。

最後，一切人類，都是獨立自由，前面曾經說過。這些獨立自由的個人，都不必服從別人。我們的自由，是我們自己的自由，無論何人，不得限制；我們的獨立，是我們

自己的獨立，無論何人，不得侵害。但是人類是經營社會

生活的動物，要維持團體的秩序和存在，個人就不能不服

從團體的意思。國家乃是一切個人所組成的團體，所以在

國家之下的個人，就不能不服從國家的意思。然而如果政

權操之一個君主，國家的意思，就由君主個人的意思構

成，明白說，君主的意思，就是國家的意思。政權如果操

之少數人，國家的意思，就由少數人的意思構成，明白

說，少數人的意思，就是國家的意思。在這個狀態之下，

個人服從國家的意思，就是服從君主或少數人的意思。一

個人要服從別人的意思，就是損害個人的獨立自由。要一

方面維持國家的秩序和存在，別方面不損害個人的獨立和

自由，就要國家意思由一切個人的意思構成，一切個人都

有了參預構成這種意思的權利，然後國家意思，就是一切

個人的意思，個人服從國家的意思，就是服從個人自己的

意思，個人服從個人自己的意思，當然不致損害個人的獨

立和自由。然而團體的存在，就賴這種服從而確保。

總而言之，一方面要維持團體的秩序和存在，別方面要

保障個人的獨立和自由，就要一切個人，都有參加團體意

思之構成的權利。而要使一切個人，都有這種權利，就要

使政權屬於人民全體。這就是主張民權的第四個理論的根

據。

以上是就一般的理論而言，在中國主張民權，除上述一

般的理由而外還有特殊的理由。

在中國主張民權有甚麼特殊的理由？總理說：「我們

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之潮

流，二則為縮短國內戰爭」。第一，中國要在世界圖生

存，中國人要享受現在的文明，就不能不順應世界的潮流

而進化。如果反抗世界進化的潮流，就要陷于自然淘汰之

列，至少也要陷于時代落伍的狀況。因為「世界潮流的趨

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無論怎麼樣，都阻止

不住的。所以世界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

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向可以反抗」。民權既然

是現在不能反抗的世界潮流，所以中國革命，就要順應世

界潮流，採用民權制度。這就是中國主張民權的第一理

由。

第二，「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

爭皇帝。外國常有因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但是中國幾千

年以來，所戰的都是皇帝問題。……就是到了民國十三

年，那做皇帝的舊思想還沒有化除。有了做皇帝的心理，

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

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總理要免去這種無意義無價值的內亂，所以「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這就是中國主張民權的第二理由。

中國國民黨的民權主義，自然也是主張政權應該屬諸人民全體。然而民權主義，和近代歐美所謂的民主主義（Democracy）有些地方不同。要理解民權主義的特質，須把牠和近代所謂的民主主義，比較觀察。而要理解近代的民主主義的特質，又要把牠和古代的民主政治比較觀察。所以我們先比較觀察古代民主政治的模型希臘民主政治，以闡明近世民主主義的特質；再比較觀察近世民主主義，以闡明民權主義的特質。

第一，近世民主主義，以爲一切國家構成員，都是獨立自由的。所以以這種民主主義爲基礎的近世民主國家，每個個人，都是有獨立的人格，無論何人，不能以別人爲奴隸。但是在古代的時候，差不多沒有人知道奴隸制度和民主政治不能兩立。當時一切學者，雖然也以爲民主政治應該立於平等原則的上面，但是這不過是就參與政治的公民的關係而言，至於奴隸和公民之間，則沒有適用這個原

則。所以古代民主國家，祇有公民階級，才能參與政治，奴隸階級，就絕對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因此，國家乃是這一部分人民——公民的國家，而是爲這一部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國家。從實質上觀察，這種政治乃是一種爲多數人而行的貴族政治，不能叫做民主政治。以近世民主主義爲基礎的國家，經濟上，雖然有資本階級和無產階級等階級的區別，但是法律上却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一切人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所以近世民主主義的政治，法律上，表面上確是全民政治。這和古代法律上是階級政治的不同。

第二，據近世民主主義的基礎觀念，國家乃是獨立自由的個人，要享公共幸福或共同利益，集合而成的團體。此理前面曾經說過了。根據這個觀念，國家是爲個人而存在，且爲全體個人而存在。因之國家祇有爲各個人或全體個人盡力的時候，才能達成國家的目的。離開個人的目的，國家本身沒有目的。但是古代希臘學者，如柏拉圖和亞里士愛德等都以爲國家脫離個人，還有獨立的存在，而存在於個人之上。所以國家有超越個人目的的存在目的，又有比個人目的更加高尙的，獨立的存在目的。個人行動，要遵從國家目的，然後個人存在的目的，才能成就。總而言

之，近世民主主義，以國家為個人而存在，古代政治理想，則以個人為國家而存在。

因為觀念上有這種不同，所以在現代民主政治之下，國家干涉個人，常有一定的範圍或界限，在這個界限之外，國家當令個人自由達成其自存的目的。於是國家和個人就成為同等的權利義務的主體，互相對立，國家有支配個人的權利，然其支配，又負有不超出一定程度以上的義務；個人有服從國家命令的義務，但又有要求國家的支配，不得超出一定程度以上的權利。然而在古代則不然。希臘個人自由，事實上不受國家干涉的範圍，或者和近世國家相同；但是當時的人，未必感覺個人對於國家所有的自由範圍之法律上的性質，也未必意識個人對於國家之法律上的地位。

第三，據民主主義的觀念，一切人類本皆獨立自由，不必服從別人。我們之所以服從國家權力，是因為國家權力，是我們團體的意思，換句話說，乃是我們自己的意思。所以一切人民，都有參與團體意思之構成的權利。此理前面也經說過。根據這種觀念，所以近世民主主義，以為只有使各人都參與政治的政治形式，才是「唯一」適當的政治形式，而使各人都參與政治的政治形式，乃是民主政

治。所以民主政治，乃是一切政治形式中，「唯一」最適當的政治形式。然而古代民主政治，並不是以這個要求為基礎而成立，所以當時的政治論者，都以為民主政治，若和別種團體之下所行的政治相較，或者可謂之最良的政治形式，但是從人類本性來看就不是「唯一」適當的政治形式。總上所述，我們就可知近世民主主義和古代的民主政治不同之點了。中國國民黨的民權主義，自然是近世民主主義中的一種主義，而且是近世民主主義中最進步最完全的一種主義。因為牠是近世民主主義中的一種主義，所以牠和古代民主政治的理想不同；因為牠是近世民主主義中最完全，最進步的一種主義，所以牠有牠的特質，和一般所謂的民主主義又不同。

第一，民權主義，是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

因為是民族主義的民權主義，所以不會成為帝國主義，因為是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所以不會成為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因為民權主義，不是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所以他主張國內一切平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權利和地位；又因為民權主義，不是帝國主義，所以他主張世界上一切平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權利和地位。

歐美所謂的民主主義，表面上，文字上，是主張一切人

類，都是獨立，自由，和平等的。但是他們所謂的一切人類，是屬於一個國家以內，尤其是一個民族以內的人類。

所以他們所謂的一切人類皆爲自由平等，最大限度，不過是說一個民族以內的人類，都是自由平等。他們對內主張平等，對外便主張不平等。在這種民主主義者的眼中，各自以爲自己的民族，是優等民族，別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他們既然有這種不平等的觀念，必然的就以爲自己民族在政治上立於優越的地位，別的民族，在政治上立於從屬的地位，是當然的事。因之他們無論如何高唱自由平等的原則，而這種原則，最大限度不過是適用於一民族內部的個人與個人之間，而不適用於一民族與別民族之間，以及異民族的個人與個人之間。以「人之生也，皆爲平等」爲號召的美洲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本爲近代民主主義的一個具體的表現，但是美國獨立以後，却不承認國內黑人和白人在政治上立於平等的地位，不承認黑人在法律上有獨立的人格，而以之當做黑「奴」而使役和買賣。以後雖由林肯的努力，經數年的血戰，達到解放黑奴的目的，然而這種民族間不平等的觀念，還是根深蒂固，沒有消滅，而且因爲資本主義的經濟上的要求，轉加濃厚。現在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於其所管屬的異民族的殖民地，或整個的不承

認其獨立自治，或不承認殖民地的土民和本國人民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所以近代歐美的民主主義，是一民族的民主主義，對外不僅不適用民主主義的原則，而且實行帝國主義的專制和壓迫。

國民黨的民權主義，是民族主義的民權主義。民族主義，是主張一切民族平等的，所以民權主義，主張一切人類，無論其屬於那一民族，在政治上都有平等的權利。滿蒙回藏和漢族，共同組成中華民國，所以滿蒙回藏的人民，在政治上具有和漢族的人民平等的地位和權利，絕不以爲他們是異民族的人民，而與以不同的待遇。以後如有自動的加入中華民國的別的民族，我們對於該民族的人民，也承認其地位和權利平等。

總而言之：民權主義的第一個特質，就是主張一國的政權，應該屬於組成該國的一切民族的人民，不能由任何一民族所私有，用以壓迫國內別民族的人民，這和歐美的民主制度，爲一國內強大的民族所獨占，用以壓迫國內別民族的不同。

復次，前說近代歐美的所謂民主主義，祇是對內主張一切人民自由平等；但是他們對內所主張的一切人民的自由平等，不過是表面上的自由平等，實際上自由平等，祇有

一個階級——資本階級所能享受，其餘多數無產平民，祇徒擁有自由平等之名，不能享受自由平等之實。在普通選舉制度，沒有採用以前，選舉權的有無，是以財產為標準。有多少財產以上的人，才能獲得選舉權，沒有多少財產，就沒有選舉權。有了這種限制，所以就使許多人排斥於選舉權之外。而在直接民權沒有採用的時代，選舉權就是人民參與政治的唯一手段。沒有選舉權，就不能參與政治。所以在限制選舉的時候，不僅實際上政權沒有屬於人民全體，就是表面上，法律上，政權也沒有屬於全體人民。因之歐美所謂的近代民主主義，在當時，政權露骨的祇屬於一個階級。多數沒有財產的平民，既然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利，當然不能享受平等和自由。

後來普通選舉制度，逐漸實現，以財產為限制的階級選舉，逐漸打破，表面上，法律上，全體人民雖然有了參與政治的權利，然而因為他們的民主主義沒有以民生主義為基礎，所以實際上，政權仍為資產階級所操縱，全體人民，仍然不能享受政權所給與的一切利益——平等和自由。

選舉制度，是間接民權制。就是實際直接參與政治的，不是人民本身，乃是人民所選舉的代表——議員。所以人民的意見，是否能充分實行，人民的利益，是否能充分擁

護，總而言之，全人民的政治，是否能充分實現，完全視人民所選舉的代表，是否能忠實的代表人民意見，擁護人民的利益。如果人民所選舉的議員，不根據人民的意見或輿論而行動，表面上雖然是「由全體人民的政治」，事實上却是少數人的政治。然而選舉競爭的勝敗，全憑金錢勢力而決定，乃是不能掩蔽的事實。無產者在沒有組織政黨以前，選舉全為資產階級所操縱，自不必說，就是無產者有了政黨，而金錢勢力不及資產階級，在選舉競爭上，終不能勝過有產政黨。英國勞動黨雖能一時掌握政權，終為資產階級所推翻，便是明證。再看民主政治的先進英美法諸國的政治，全為資產階級所操縱，更可證明歐美的民主主義是一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了。

國民黨的民權主義，乃是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乃是主張一切人民，在經濟上都立於平等的地位，既不許社會上發生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區別，更不許社會上有掠奪階級和被掠奪階級的存在。所以民權主義不僅打破以資產為標準的階級選舉，而實行普通選舉制，並且要使享有選舉權的一切平民，能夠實際利用選舉權。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道：「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的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

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要一切平民，都有了選舉權，民權制度，才不會「爲資產階級所專有」；要一切平民能夠實際運用選舉權，民權制度，才不會「成爲壓迫平民的工具」。然而政治生活，乃是社會生活的形式，經濟生活，乃是社會生活的實質。社會生活的形式，是以社會生活的實質爲基礎而轉移。所以政治生活，是以經濟生活爲基礎而成立。政治的平等要以經濟的平等爲條件。國民黨的民權主義，是以促進經濟平等的民主主義爲基礎。所以祇有國民黨的民權主義，才能實現真正的政治平等，才能實現真實的民主政治。

總而言之，民權主義的第二個特徵，就是主張一國的政權，應該屬於該國的全體平民。這和歐美的民主制度，爲資產階級一階級所私有，用以壓迫平民的不同。

第二，國民黨的民權主義，不是主張「天賦人權」，是主張「革命民權」。

近世民主主義的潮流，到了法國革命，越形澎湃。但是法國革命之思想的背景，主要是天賦人權的學說。這一派的代表，便是盧梭。他們主張人類一生出來，在自然的狀態之中，本是自由平等的。但是人類不能孤立自存，遂相約而組成公共團體，以保持各人的公共利益。所以團體的

成立，乃根據我們的契約。我們之所以服從團體，乃是服從我們的總意，而這種總意，乃是各個人意思之總集。所以我們雖然服從團體，仍不失固有的自由和平等。總而言之，盧梭主張人類一生出來，都是自由平等，所以都應該享受自由平等的權利。自由平等的權利，乃是天賦與人類的。天賦的人權，任何人不能以強力來剝奪。十八世紀的民主主義者，都以這種「天賦人權」的理論爲根據，而主張民權。

國民黨民權主義所主張的民權，爲甚麼不是這種天賦人權？我們前面曾經說過：一種社會制度，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牠能適合時代的需要，就是好制度，不然，就是壞制度。理論或學說，也可適用這個原則。就是適合時代要求的學說，在當時最有力量，而且最有效用，一旦時過境遷，時代的要求一變更，以前有力量，有效用的學說，就隨着失去其力量和效用。天賦人權說，在法國革命前的時代，是適合時代要求的學說。因爲當時歐洲階級的區別很嚴，從農夫到皇族，都是世襲的相傳。農夫之子，生而爲農夫，貴族之子生而爲貴族。要從農夫做到貴族，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而當時支配階級，又倡「君權神授」的理論來辯護。說君主的權力，是神所給與的，不是

君主個人從那裏奪來的。根據這種議論，就是一切階級的區別，一切社會上的不平等，都是神所造成。農夫之子，生爲農夫，貴族之子，生爲貴族，都是神預先決定，不是人工做成，人類應該服從神的支配，違背神意，就是罪惡，所以神所造成的社會組織，人類也應該絕對服從，不許破壞，破壞神所造成的社會組織，就是違背神意，違背神意，就是罪惡。當時宗教迷信的勢力，狠能支配人們的心理，所以一切被支配壓迫的階級，祇有聽天由命任支配階級的宰割，不敢反抗。

天賦人權說，就是打破這種君權神授說的。根據這個學說，就是人類生而自由平等。神的本意是要一切人都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以後人類社會之所以現出種種不平等的現象，完全是人造的。農夫之子，天生之爲人，不是生之爲農夫之子；貴族之子，天也生之爲人，不是生之爲貴族之子。以後一爲農夫，一爲貴族的，完全是人爲的結果，完全是人造的不平等。這種人造的不平等，是違背神意的。要服從神意，就要打破這種不平等，而返乎自然的平等。這個學說一出，君權神授說，就失掉了勢力和根據。

恰當這個時候，科學相繼發明，因科學的應用，產業逐漸發達，第三階級——工商階級的勢力，隨着產業發達而增

大，於是第三階級，遂以天賦人權相號召，而促成法國的大革命。所以天賦人權說，在法國革命的前後，是狠有效用狠有力量的學說。

但是天賦人權說，在中國現在便不適用了。中國現在的革命，不是要實現天賦人權。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道：「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或者有人會要懷疑：民權主義在主張一切人的政治平等，在實現全民政治；如果照上述的主張，就是中國人之中，有一部分人沒有民權。不管這部分人的人數多少，國內既分出有政權和無政權的兩部分人，就是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既有不能參與政治的人，就是全民政治不能實現。

對於這個疑問，我們很容易解釋：廢除政治上的不平等，實現全民政治，自然是民權主義所欲達到的目的；但

是目的不能離手段。沒有手段的目的，或沒有方法的理想，乃是一種空想。民權主義，既有理想，又有手段。他的理想，是要達到政治的平等，然而要達到真實的平等，須經過暫時的不平等，暫時的不平等，乃是民權主義達到政治的真實平等的手段。我們知道，要達到真實的平等，須先掃除平等的障礙，須先肅清破壞平等的人。中國破壞

平等的人，乃是軍閥，以及，「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個人或團體。這些人不是一擊就可打倒的。他們雖然一時崩潰，終想死灰復燃。如果任他們繼續

參與政治，任他們活動自由，他們就會利用政權破壞革命。所以一切「反對民國之人」，都不授以政治的權利。等到這種人肅清以後，國內沒有「反對民國之人」，然後一切人都享有政權，就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廢除，全民政治得以實現，然而如果我們以天賦人權之說相號召，他們就會根據這種學說，要求民權。因為他們雖然是反革命的份子，反對民國的份子，然而終究是「人」，既然是人，就應該享受天賦的自由平等的權利。所以我們主張「革命民權」。革命民權，祇有革命的平民，才能享受，不輕授這種民權於反革命的人。在革命民權的口號之下，反革命的份子，就沒有要求民權的理論的根據了。所以天賦人權說，在法國

革命的當時，足以促成革命，而在中國現在，反足妨礙革命的進行，和全民政治的實現。革命民權，乃是達到真正全民政治的必要步驟，他和全民政治，不會衝突。

總而言之，民權主義的第三個特質，就是主張「革命民權」，這和主張「天賦人權」的歐美所謂的民主主義不同。第三，民權主義所主張的民權，不僅是間接民權，而且是直接民權。

全民政治的意義，不僅是「為人民的政治」，而且是「由人民的政治」。就是政治要由人民自己去管理。但是現在大多數國家，如英法等國，人民祇有選舉權。人民僅運用選舉權，決不能完全實現「由人民的政治」。因為人民祇能於幾年之間，投一次票，以選舉議員，除却選舉議員以外，實際上對於國家政治，差不多不能參加，怎能說政治由人民管理？例如人民想提議的議案，而因為提案權操之議員，議員如不提議，人民就沒有辦法；又如人民不願通過的議案，而因為決議權操之議員，議員一定要通過，人民無法可以救濟；再如議員貪贓枉法，違背民意的時候，除待其任期完畢，自行解職以外，無法可以撤換。所以在間接民權之下，人民除選舉議員以外，實不能參與政治。盧梭：「英國人民，自己以為是自由了。其實大錯特錯，

在選舉議員的時候，他們雖然自由，然而選舉終結，就都變做奴隸」。人民等到議員選出以後，就變成議員的奴隸；就變成單純的被治者。以後一切政治上的措施。都由議員專擅。這不是明明白白的實際上是少數人的政治嗎？在這種少數人的政治之下，全民政治怎能實現？

民權主義的目的，是要實現全民政治。要實現全民政治，就須人民於間接民權之外，更有直接民權。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道：「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官諸權也」。人民有了創制，複決，和罷官三種直接民權，就不會成為議員的奴隸，就不會祇於選舉的時候，為國家的主權者，就是平時，也可以行使主權者的權利，到了這個時候，真實的全民政治，才能夠實現。

總而言之：民權主義的第四個特質，乃是於間接民權之外，復主張直接民權。這和歐美大多數國家所行的民主政治，祇主張間接民權的不同。

根據上述，我們第一可以知道近世民主政治，和古代民主政治不同；第二可以知道國民黨的民權主義和近世所謂的民主主義，有許多不同之點。綜合起來說：民權主義的特質有四：（一）民權主義，主張一國的政權，應該屬於組成該國的一切民族的人民，不能由任何一民族所私有；這和歐美的民主制度，為國內一個強大民族所獨占的不同。

（二）民權主義，主張一國的政權，應該屬於組成該國的一切階級的人民，不能由任何一階級所私有，這和歐美的民主制度，為資產階級所壟斷的不同。（三）民權主義，主張「革命民權」，這和近世歐美所謂的民主主義主張「天賦人權」的不同。（四）民權主義於主張間接民權之外，復主張直接民權，這和現在大多數國家所行的民主政治，祇主張間接民權的不同。民權主義具有這四大特質，所以他在近世民主主義之中，成為最進步，最完全主義。至民權主義關於民權運用上的兩大特點——權與能的分別，和五權憲法，自然也是使牠和近代歐美所謂的民主主義不同的特質。



中山先生之國民革命與馬克斯之社會革命之比較

薩孟武

中山先生提唱國民革命，馬克斯提唱社會革命；國民革命以實現三民主義爲目的，社會革命以實現共產主義爲目的。此蓋中山先生生於中國，馬克斯生於泰西，二者所處之環境不同，故其革命目的，亦復有異也。詳言之，當馬克斯之時，羅馬帝國已歸崩壞，民族國家早已成立，且自法國革命以來，民權思想澎湃全歐；各國無不發佈民權主義之憲法，當時人民所感之痛苦，惟有資本主義之壓迫，故馬克斯乃提唱社會革命，而以共產主義爲目的也。反之，中國則自滿清末季以來，外有帝國主義之侵略，內有官僚軍閥之壓迫兼以民窮財盡，民不聊生，故中山先生提唱國民革命，而以三民主義爲目的也。中山先生曰：「因爲提出一個目標，要大家去奮鬥，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膚之痛，人民才熱心來附和，」即此之謂也。

革命目的既由社會環境而有差別，則實行革命之手段，

亦當視社會環境如何而定者，更不待論而知矣。馬克斯曰：「共產黨以隱秘其見解及企圖爲卑劣，彼輩敢對衆宣言，惟利用暴力，顛覆一切從來社會秩序，始能達成目的。」恩格爾亦曰：「暴力在歷史上，有一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是也。暴力，用馬克斯之言，表之，實舊社會產生新社會之產婆；實貫徹社會運動，而打破硬化與枯死之政治形態之器具。」是馬克斯——恩格爾，固曾鼓吹暴力之革命也。但馬克斯又有言曰：「勞動階級欲建設勞動之新組織者，必須奪取政權。……然奪取政權之法，各國不能相同，當顧慮其地之制度習慣。余意在英美二國，——荷蘭大約亦然——勞動階級可用平和之法，達此目的。但一切國家則非皆然。」是則馬克斯除暴力之外，又主張勞動階級可用平和手段，實行革命也。然何種國家當用暴力手段，何種國家當用平和手段乎？恩格爾曰：「在議會握有

全權，由人民之去就，而定議會立法方針之國家，舊社會可於平和之中推移爲新社會，如民主的共和國之法美及王室無力干涉民意之英國是也。」蓋在民主政治之國，勞動階級有言論結社之自由，又有選舉之權利，故可利用宣傳組織以及普通選舉，占勢力於議會，由此而奪取政權也。反之，在專制政治之國，則人民只受壓迫，毫無自由，絕對不能用平和手段，達此目的。故恩格爾又曰：「德國不許公表共和主義之政綱。此實可證明：德國不能用平和手段，建設共和制度，更不能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也。」

余意革命手段不限於暴力，一九一八年德意志與大革命的革命，只由議會宣布共和，未曾喪折一矢，即其明徵。然此當有二種要件而後可：第一，中央政府可以駕御各地，故中央發難之際，各地亦聞風而倒；第二，立法議會當有最高權力，故能制勝於議會，即可推倒政府。此二種要件，在今日中國，皆不之有，故中國革命非用暴力不可。中山先生雖未會明言暴力之革命，但若綜合其各種言行而觀之，則知吾言之非僞。中山先生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爲三，第一爲軍政時期，第二爲訓政時期；第三爲憲政時期。而在軍政時期之內，則主張「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故由此點觀之，實無異欲用暴力，實行革命也。

故乙未革命於廣州，庚子舉事惠州，丙午舉事於萍鄉醴陵，此後革命軍起義，連年不絕，其直接受中山先生之命令以舉事者，則有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欽廉上思之役，雲南河口之役；其奮不顧身以擬執政之魂者，則有劉思復之擊李準，吳樾之擊五大臣，徐錫麟之擊恩銘，熊成基之擊載洵，汪精衛黃復生等之擊攝政王，溫生才之擊李琦，陳敬嶽林冠慈之擊李準，李沛基之擊鳳山。由此觀之，中山先生之國民革命，實完全運用暴力以實行之也。

革命之目的與革命之手段，固當視社會環境如何而定。至於革命之步驟，則無論在何社會，大體無不相同。蓋革命之直接動機，在於奪取政權，而後再用政權之力，改造國政，然此須有一定步驟而後可。即最初當準備如何奪取政權，其次當實行如何奪取政權，最後當運用政權，而謀如何改造國政。故革命之步驟可分三期：等一爲準備期，第二爲破壞期，第三爲建設期，此實任何革命，無不相同者也。

關於此點，最能表示馬克斯之思想者，莫如列甯。列甯在其所著《The Soviet at Work》中有言曰：「第一問題，在使多數國民深信其綱領與政策之正當。……吾黨第二問題，

爲政權之獲得及反革命之鎮壓……第三問題最爲緊要，而爲現在時期之特徵，此即俄國之產業的組織也。」由此一文觀之，可知馬克斯分社會革命爲準備，破壞，與建設三大時期焉。但此區別不過其大綱而已。若就其細目而言之，則在準備期時代，尙可分爲宣傳與組織。蓋此時國家權力，尙在有產階級之手，故勞動階級惟有利用言論之自由，宣傳主義，利用結社之自由，組織團體，以備將來奪取政權也。在破壞時期，則一面當顛覆有產階級之支配，而奪取其政權，他面當鎮壓反革命，而掃蕩其勢力。至於建設期則更可細別爲過渡期，半成期，與完成期三種。馬克斯曰：「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間，有一革命的變革期，以乘其缺。因此又有一政治的過渡期與其相應。此時之國家，不外乎無產階級之革命的獨裁。」又曰：「無產階級利用其政治的權力，漸次沒收一切資本於有產者，而集中一切生產機關於國家，即集中於支配階級之無產者之手，盡力謀生產力之迅速增加。」即主張無產階級在過渡期之內，對於政治，當行一種革命的獨裁，對於經濟當沒收一切資本，歸於國有也。一切資本既歸國有，則在經濟上已無階級之別，故無產階級之獨裁，一至此時，亦失去意義。不過人民數千年來，在經濟生活，悉受個人主

義之支配，今一旦欲脫離個人主義而躍爲共產主義者，事所難行，故又有半成期之辦法。馬克斯曰：「吾人茲所討論之問題，非真正之共產主義的社會，乃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產生而來之共產主義的社會。即在一切經濟的道德的精神的關係之上，尙不脫其母體之舊社會之遺風也。在此社會之內，一切生產者——除去社會所必要之費用之外，！可取還其人對於社會所給與者。其給與於社會者，爲其人之勞動量。」即馬克斯主張此時經濟組織當從各人勞動之分量，而定分配之標準。夫各人既應其勞動分量，而有一定權利，則爲保護權利之故，當有一種之組織的社會力，故此時在政治上國家尙有存在之必要。半成期經過之後。始入於共產主義之完成期。馬克斯曰：「在共產主義之更高階梯之中，個人由分業而生之奴隸的從屬，已歸消滅，從而精神的勞動與肉體的勞動，亦無區別。勞動非爲生活之手段，乃爲其自己之第一生活要求，且個人之全面的發展與生產力同時增加，即公共富源，亦極豐富。——此時社會始得躍出有產階級之法律的地平線之外。而以「各盡所能，各取所欲」爲其標語。」即馬克斯以爲：此時經濟組織與前此迥然不同，各人可應其能力而勞動，各人又得從其欲望而消費。然各人既得應其能力而勞動，又得從其欲

望而消費，則社會上已無強制之事，從而組織的權力，亦無必要；故此時國家，歸於「死亡」，而變為「各人自由發展，為萬人自由發展之條件之團體」。今再將馬克斯之社會革命之進行步驟列表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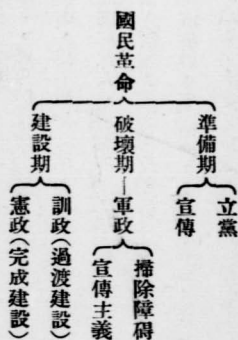
中山先生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爲三，第一爲軍政時期，第二爲訓政時期，第三爲憲政時期。軍政時期，乃從事於破壞。訓政時期，乃從事於過渡之建設。憲政時期，則從事於完成之建設。故由此點觀之，甚似中山先生之革命步驟，惟分破壞與建設二期也。但中山先生在其所著中國之革命中，曾討論革命之運動曰：「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是則中山先生除破壞期與建設期之外，亦曾闢一準備期，以謀宣傳與組織之工作也。

至於破壞期（軍政）與建設期（訓政及憲政），則中山先生曾著建國大綱一書，規定其進行之步驟。又於中國之革命中說明之曰：「此乃蕩滌舊污，促其新治，所必要之歷程，不容一缺者也」。故吾人欲知中山先生之革命思想，對此不能不有詳細之說明。

軍政時期除破壞之外，更當從事於宣傳，故「一而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換言之，即一面當顛覆舊政府之支配，而奪取其政權，鎮壓反對黨而肅清其餘孽，他面又當宣傳主義，使全國民心，盡歸於己也。如斯進行，達至「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爲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此時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暫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中山先生極注重訓政，其言曰：「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未由蕩滌，新治未

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紛飾舊污，以爲新治。第三流弊，由發揚舊污，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卽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又曰：「軍政時期及訓政時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縣爲自治單位。蓋必如是，然後民權有所託始，主權在民之規定，使不至成爲空文也。今於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勝言。第一以縣爲自治單位，所以移官治於民治也。今既不行，則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狀態，專制舊習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於人民者，莫如一縣以內之事？縣自治尙未經訓練，對於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戶籍釐定，皆縣自治最先之務。此事既辦，然後可以言選舉。今先後顛倒，則所謂選舉，適爲劣紳土豪之求官捷徑；無怪選舉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縣自治以爲憑藉，則進而參與國事，可以綽綽然有餘裕，與分子構成團體之學理，乃不相違。苟不如是，則人民失其參與國事之根據，無怪國事操縱於武人及官僚之手。以上四者，情勢顯然。臨時約法，旣知規定人民權利義務，而於地方制度，付之缺如，徒沾沾於國家機關。此所謂合九州之鐵，鑄成大錯者也。」

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此時各省得選舉省長，爲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全國平定之後，而各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各縣「皆得選舉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制定五權憲法。以五院制爲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試院，五曰監察院。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其餘三院之院長，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對總統及立法院負責，而五院皆對於國民大會負責。各院人員失職，由監察院向國民大會彈劾之。而監察院人失職，則國民大會自行彈劾而罷黜之。國民大會職權，專司憲法之修改，及制裁公僕之失職，國民大會及五院職員，與夫全國大小官吏，其資格皆由考試院定之。此爲五權憲法。」至於一縣之自治團體，則「當實行直接民權。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制之權，複決之權，罷官之權，而對於一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負托於國家大會之代表以行之。此憲政時期，卽建設告竣之時，而革命收功之日也。」故中山先生之國民革命之進行步驟，可列表如次。



由此觀之，中山先生與馬克斯關於革命之進行步驟大體相同。其不同者，不過馬克斯分建設期為過渡期，半成期，與完成期三種；中山先生則分訓政（過渡期）與憲政（完成期）二種而已也。

綜上所言，即中山先生之國民革命與馬克斯之社會革命，除宣傳之主義有所不同之外，其他主張大體相似。故吾人最後對於主義不能再有一言。夫革命之目的，在於破壞舊政治，而建設新政治，故宣傳之際，當兼破壞與建設而言，一面使人民要求舊政治之消滅，他面使人民希望新政治之出現，舊者消滅，新者出現，而後革命目的，始能達成。呂邦 (Lebon) 曰：「從來革命，未有不以軍隊為後援，然軍隊之運動，雖可顛覆政府，但革命之有極大效果者，必須一般國民，有不平，又有希望。」蓋有不平，故欲顛覆舊政治；有希望，故建設新政治也。但無論何種

民族皆，有一定心理，一定慣習，一定能力，政治施設即應此心理，合此慣習，并照人民能力而建設者也。故宣傳之主義，不宜貪高務遠，一面當可救濟舊政治之缺陷，他面當可指示新政治之方針，而後始能合於社會要求，為社會之藥石，非可味冒濫作，亦非可傳播外國思想而雷同之也。今日中國人民最感之苦痛為帝國主義之侵略，為軍閥官僚之壓迫，為民生之困苦。故當用三民主義，以救其病。至於共產主義，雖如中山先生所言：「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然只能救濟民生之窮苦。故中國共產黨欲用共產主義改造中國者，實無異欲用「單方」，以醫療百病之身也。况中國共產黨，欲用赤色帝國主義之侵略，以代白色帝國主義之侵略；欲用共產黨之專制，以代軍閥之專制乎？

更進一步觀之，民生主義雖云「就是共產主義」，然其達成之手段，亦復有殊。蓋共產主義乃用革命手段，解決經濟問題，而民生主義則用平和手段，解決經濟問題也。今即假定革命手段，可以解決經濟問題，然據馬克斯所言：則須以資本之集合與集中為前提。蓋社會上之資本，盡集合於大規模之產業，盡集中於少數人之富豪，則將此資本移歸社會公有者，事之至易。且資本之集合與集中，

由他而言之，即爲工廠之發達。因工廠之發達，由是多數勞動者，前之散在各地者，今則盡吸收於同一工廠之中，從而彼此之間，遂有共通感情及共通思想，而有團結之機會也。今中國之資本果已集合與集中乎？吾人若觀各地情形，則誠如中山先生所言：「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且中國小貧之家，多係奸官惡吏土豪地霸，吾人對其財產，儘可根據法律，以沒收之，何必假手於共產主義，更何必因沒收奸官惡吏土豪地霸之財產，而禍及一切平民乎？國內財產，盡分散於一般人民，吾人何能一一沒收之？若欲於沒收之後，再做學蘇俄而行新經濟政策，是無異先破牢而後補牢也。

要之，今日中國人民，因外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內受軍閥之騷擾，無論農工商學，皆奄奄一息，不可終日。故今日中國所要求者，爲產業之發達與麵包之加多。而眼前欲求產業之發達與麵包之加多者，不能不承認資本制度之存在。中山先生曰：「我們要實行民生主義，解決中國吃飯問題，對於資本制度，祇可以逐漸改良，不能馬上推翻」。故今日中國之經濟政策，從企業之方面言，除「企業

之有獨占的性質者及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海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對內政綱十五）之外，其餘產業，皆不宜妄加干涉，應聽其各自努力，發達向上。且對此等新興產業，不但當消極的放任，又當積極的保護。中山先生曰：「我們要發達中國的工業，便應該做德國美國的保護政策，來抵制外國的洋貨，保護本國的土貨。現在歐美列強都是把中國當做殖民地的市場。中國的主權和金融，都是在他們掌握之中。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着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得通，須要先從政治上來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外國貨物不能侵入，本國的工業，自然可以發達」。即此之謂也。從勞動方面言，則宜「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并扶助其發展」。（對內政綱十二）詳言之，對於農民，則凡「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并爲之整頓水利，移植荒蕪，以均地力。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借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對於工人，則凡「工人之失業業者，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爲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

「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之制，周恤廢疾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但如斯政策，雖可振興產業，優待勞工，尙不能防止資本主義之跋扈，故中山先生又提倡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使私有權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并可由此而漸次改造社會之經濟，達於大同主義。中山先生曰：「世界各國因爲情形各不相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是不能相同」。吾人對此數言，當三致意焉。

出版預告

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

周佛海先生著

關於三民主義，除 總理的遺著外，實在沒有一本有系統的著作。本書爲周佛海先生費一年的時間而成的巨著。全書拾伍萬言。周先生曾根據此書的原稿，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央黨務學校，及大夏大學等處講演，甚得學生歡迎。刻已付印，不日出版，特此預告。



蘇聯共產黨內之派爭——正統派 與反對派

悲天

一 我們爲什麼要研究這個問題

蘇聯共產黨因爲要指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實行列寧式的共產主義的緣故，對於中國問題及一切關於國民黨的問題，非常熱心去研究，要研究出破壞中國革命的方法，慘殺民衆的祕訣。所以我們對於共產黨——特別是蘇聯共產黨——也應當與以充分的研究；因爲我們反共，要知道共產黨內的情形及其本來面目，我們攻敵，要知道敵人的力量，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就是這個道理，只知自己，不知敵方，還是不足。現在我要把蘇聯共產黨的派爭，作一個大略的觀察。但只是用客觀的態度具體的將共產黨內正在爭持劇烈的兩派的主張敘述出來，以供大家的研究。我們同志絕對不應當站在某一派的立場上批評別一派。假設

我們因爲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而反共，那麼我們是反對整個的共產黨，並非贊成共產黨內某一派而反對其另一派。無論那一派，要破壞中國，犧牲中國的決心是一樣的，他們的罪惡是無軒輊的。正統派領袖斯達林 (Stalin) 對於中國革命的主張實行了，中國固然是被他們一般搶盜殺掠一空；就是反對派領袖特羅茨基 (Trotsky) 對於中國革命的主張實行了，中國的老百姓也享受不了幸福。若是我們因爲共產黨要以不合於中國國情的共產主義強行於中國，而站在三民主義的觀點上去反共，那我們更應當反對兩派了。斯達林一般人固然要拿中國當作空想主義的實驗場，而特羅茨基的主張更偏於理想。他反對三民主義的程度及罪惡，不減於斯達林輩。若是有人反共而再擁一派反一派，那未免太不明瞭他們兩派的主張了。要使多數同志明

敵他們兩派之主張，也就是我作這節文字的一個原因。現在我們反帝國主義，對於帝國主義者間衝突及情形，需要明白了解。那能對於世界上一個破壞中國革命最力，反對國民黨最力的蘇俄共產黨之內部情形，不加以研究呢？

目下兩派之鬥爭之劇烈，甚至於把有功於俄國革命之特羅茨基也開除黨籍了。現在兩派對於中國革命問題主張不同，起而狂爭。正統派斯達林布哈林輩手握黨國大權，不准反對派向羣衆講演，登文章於報端；而反對派因之更是火上加油的愈烈了。近來不但把反對派的領袖如特羅茨基卡米涅夫 (Kamenev) 齊諾維埃夫 (Zinoviev) 都開除黨籍，此外並且還開除了三萬多黨員。放逐到西伯利亞工作的很多，送至別國去的也有。真是鬧的天翻地覆，油鍋滾開。我們對於這樣劇烈的黨內派爭，也不可加以研討。

二 正統派與反對派名稱之由來

正統派就是所謂列甯的嫡系，如布哈林，斯達林，瑞可夫 (Reikov) 等。因為他們誣斥異己的共產黨領袖為反列甯主義者，是列甯的叛徒，於是衆人就稱他們為列甯的嫡系了。所謂列甯正統派者，不過是要拿着列甯這個怪名，欺騙羣衆，而與異己者相爭，藉之把持政權罷了。所謂正統

派就是如此。至於反對派之名稱因何而起呢？因為俄國政權盡都握在正統派手中，而反對正統派的領袖們，又沒有很大的權柄，故稱之曰反對派。

三 反對派之歷史

反對派之存在，不自今日始。十年以前，俄國共產黨攪到政權時，就有了。但在實際上說，反對派在十五年前就有了萌芽。如一九一——一四年中間產生了所謂八月黨 (August Bloc)。不過那時沒有反對派的名稱，因為共產黨還沒有取得政權，整個的共產黨還是居於「反對派」的地位。在那時和列甯對抗的，就是特羅茨基。列甯在國內辦真理報，特羅茨基在國外也辦真理報與列甯抵抗，筆鋒相戰，惹起了全歐人士之注意。在實際上說，可稱八月黨爲現在聯合反對派最初的組織模型罷了。八月黨內之領袖有特羅茨基馬爾托夫 (Marlov) 和波梯來叟夫 (Petrosov) 等。到了一九一七年四月共產黨執行委員會會議時，卡米涅夫和齊維諾埃夫因爲對於暴動的問題，和列甯主張不一致，遂有走到反對派的趨勢了。及至一九一八年，列甯主張和德國簽定卜來斯梯的和約 (Peace treaty of Brest)，讓給德國許多沙皇帝國西邊的領土如波蘭烏克蘭畢薩拉畢亞

(Bessarabia) 等。那時又產生了一個反對派名叫「左派共產黨」，反對列甯與帝國主義妥協，而把自己的領土割於德國以求和。於是反對派的勢焰更加大了。到了一九二一年，因為列甯主張頒行新經濟政策，取消軍事共產主義，恢復市場的關係，對於農民讓步，於是就又產生了一派叫做「勞工反對派」(Workers' opposition bloc)，反對列甯頒行新經濟政策的主張，攻擊列甯派很厲害，說他們犧牲自己的主義及工人的利益，與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小商人——妥協；並謂實行新經濟政策，就是俄國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步。從此反對派更加上些勢力。一九二四年，正統派與反對派爭鬥的很劇烈。當時手握大權的就是瑞可夫斯達林輩。特羅茨基當時要求公開的討論黨務及政治經濟建設的問題。公開討論倒允許了，但是終究特氏也是被壓迫走到高加索去賞玩風景去啦。特氏雖早已加入多數派，但正統派還認他為少數派。並且眼看特氏之勢力，因列寧去世，日益增加，早想去之以快心，那時不過還不是時候罷了。到了一九二五—二六年，卡米涅夫和特氏等又想提出新經濟政策等問題來討論，攻擊布哈林斯達林為隱諱新經濟政策的危險的罪人，而暗為富農效力，簡單的說，就是攻擊他們為富農的走狗。在一九二五年蘇聯共產

黨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就對於這個問題爭論的很厲害。兩派口舌相戰，如臨大敵，在這次會議上又產生了「新反對派」，卡米涅夫和齊諾維埃夫就正式加入特氏的小組織了。就是列甯的老婆克魯普斯卡亞(Krupskaya)也贊成特氏的主張，齊諾維埃夫更藉他第三國際主席的地位和勢力，從事反對派的工作，到了這個時候，反對派才組織完備而勢力也較前大大的增加了。正統派藉着政府的勢力，加以遏止與壓迫，不准他們在公開大會上及報紙上發表言論；就是開會時，允許他們講話，還是限時很少，不能盡所欲言。並且主席不待限時終結，就搖鈴停止發言，所以反對派領袖常說，他們輪到講話時，錶就走得快了。這是不錯的，因為正統派講話時雖限一小時，但講了兩小時，主席還是裝作不知呢。

四 反對派與少數派之區別

有人誤解反對派就是少數派，這是不對的。雖然反對派和少數派有點歷史上的關係，但並非是一種東西。正統派常評反對派為繼少數派之正統，這也是意氣的話，若明白反對派，並非少數派，非先了解少數派到底是什麼東西不可，非先了解少數派之主張不可。

在一九〇三年蘇聯共產黨開第二次（實際是第一次，因為在一八九八年開第一次會議時，沒有組織起實際的政黨來）代表大會時，列甯主張組織一個堅固的爭鬥的政黨。

當時就有人如蒲力汗諾夫就主張當時沒有組織堅實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也沒有採行爭鬥的黨綱之必要。在大會上，還有一個爭持的問題，就是黨員資格問題。多數派的領袖列甯主張，黨員不只是交納黨費，承認黨義，就算完事，每個黨員還要為黨作實際工作，不然反革命者及不革命者，也可躡入黨內來了。馬爾托夫就不這樣主張，以為黨員只是交納黨費，遵守黨章，就算完事。兩派對於這兩個問題，爭持的很厲害。當然會議席上爭論的不只是這兩個問題，即對於農民問題和對於資產階級的態度問題，也有爭論，不過不如對於以上那兩個問題爭論多的劇烈罷了。從此以後，列甯所領導的一派稱為多數派，蒲力汗諾夫和馬爾托夫所領導的一派，稱為少數派。俟後特羅茨基也成了少數派的健將了。不過他後來（一九一七年二月）加入了多數派，並且承認犧牲少數派的主張。但是反對派與少數派之主張，不是相同的。現在讓我把反對派與正統派之主張分析分析，就不至把少數派和反對派混為一談了。

五 正統派與反對派主張之比較

在論述他們兩派不同主張之前，還要聲明一句：就是反對派之主張不是一致的。有些主張是全體一致所擁護的，有些主張只是幾個人所贊成的。可是正統派之主張，大概總是一致的。這是因為他們口頭上說是列甯的正統派，只有他們釋解的列甯主義才是對的，既然如此，怎能派內還有——就是有也要隱諱——許多不同的主張呢？但是反對派就不同了。我們在上邊已經把該派之簡單歷史說過，在他們組織形成的過渡期間，有許多新的分子加進來，有的不只是因為主張完全相同，不過只是同受執權之正統派壓迫而團結罷了。

A 關於蘇維埃國家的解釋 大多數反對派的首領說：共產黨指導的蘇維埃國家，不是純粹無產階級的國家，並且因此共產黨內就不能統一了。何以呢？國內經濟組織既然非常複雜，就有許多經濟利益不同的派別；而國內又只有一個共產黨存在，經濟利益不同的各派別都擠到一黨中來，這個黨當然不能統一了。再者國內小資產階級勢力很大，怎能不影響於共產黨呢？既然如此，共產黨就很難保持純粹無產階級的面目，因之也就不能統一了。統而言

之，反對派主張蘇維埃國家不是純粹無產階級的國家。如反對派內中堅分子奧叟夫斯基 (Ossovsky) 就堅持此說。

可是正統派就大大的攻擊他們的主張。到底他們怎樣解釋蘇維埃國家呢？他們說：蘇維埃國家是純粹無產階級的國家，雖然國內有經濟利益各不相同的階級，但是無產階級已取得政權，可以自由如意的領導其餘的階級建設新國家新社會，而實行無產階級的政策了。這是兩派對於國家性質不顧事實的爭論，真是所謂 *In sich und für sich* 的爭論。

B 關於蘇維埃國內社會階級的問題 反對派以為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式並存的社會內，實行某種政策時，容易是代表全國各階級的利益，就是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在這種政策中反映出來。有人說反對派比正統派右，大概是從這句話中推出。但在實際上，反對派還是左傾呢。他們講這句話的實在意義，就是在於攻擊現在所謂蘇維埃國家的秉權者。依反對派的意思，在俄國這樣經濟狀況複雜社會內，實現純粹無產階級的經濟政策是不可能的，若想實現這樣的政策，非先用政治勢力將資產階級的經濟勢力和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勢力消除或減於極微不可，不然所謂實行無產階級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只是口頭上談談罷

了。反對派因之主張社會主義資本原始積累 (Socialistic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什麼叫做社會主義

資本原始積累呢？不可不稍微解釋一下。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時期內，西歐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用剝削強掠殖民地，榨取本國農民，販賣黑奴等方法積聚巨資。後來就用這些積累的資本在國內開辦實業，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這個過程在經濟科學上叫做資本原始積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以對俟後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而言。那時剝奪強掠的金錢，為後來資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一。我們可以稱之曰資本主義資本原始積累。依反對派的意思，蘇聯國家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國內毫無剩餘資本，只是恢復歐戰所破壞的經濟是可能的，因為固定資本——機器建築等——完全是沙俄時代遺下來的；但是再要多設工廠，開掘煤礦，採煉石油，煉製金礦；那國內現有的資本，就覺不夠了。想要利用外資，資本主義國家又怕無妥實的担保，恐再蹈一九一七年財產被沒收的覆轍。因此西歐及美國資本家不肯投資於俄國。就是西歐各國的政府想去投資，可是提出嚴苛的投資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蘇聯務要允許將沙皇時代所借之外債，悉數担保償還。這樣苛刻的條件，頑固的鮑爾雪維克怎肯接

收呢？於是俄國求資無門，只得向本國農民實行敲榨了。多加農民的負擔，提高田賦地租，使農民終日操勞不得安居飽食。依反對派的主張，富農固須敲榨，就是中農也要擔負不可支持的負擔，使他們終日度勞苦的生活。向農民多多敲榨以作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的基礎。這個學說，就叫做社會主義原始資本主義積累，為蘇俄國民經濟最高蘇維埃前委員長特載爾任斯基 *Dzerzhinsky* 所發明。

正統派的意見就有點不同了。依他們的主張：在經濟形式複雜的俄國是可以實現無產階級的政策，因為政權是操在無產階級的手中。正統派以為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來，就萬事皆休了。正統派反駁反對派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內，也是同時存在各種不同的經濟形式和經濟利益不同的各派各階級，難道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不能實現「純粹的」資產階級的政策嗎？這就是正統派反駁反對派的理由。

C 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問題 反對派批評正統派太漠視新經濟政策內所含的危險性了。特羅茨基在他著的俄國走向那裏 (*Whither Russia*) 內說。俄國同時有走社會主義發展和資本主義發展兩條路的可能。什麼原故呢？新經濟政策實行，新興的資本家 (*Nepmann*) 物起，資產階級和農民的經濟的勢力不斷的加增。假設他們的勢力超於社

會主義經濟成分，俄國就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反之，則可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特羅茨基當然為俄國社會主義發展說法，但他在這本書中對於新經濟政策之危險性時常論及。反對派別一個領袖卡米涅夫在一九二五年共產黨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攻擊斯達林布哈林瑞可夫為右傾，說他們抹殺新經濟政策的危險性，至少也是加以隱諱。而一意的為富農講話。在一九二一年頒行新經濟政策時，列甯和特羅茨基辯論很烈。依現在所謂正統派的意見，新經濟政策是達到社會主義目的的必經之路。又說政權在無產階級手中，什麼危險也是沒有。他們本着列甯所說：工人不可只是坐在汽車上奔走，而使農民坐在拖車上慢行，不去顧他的話，就說實行新經濟政策，就是工人不肯獨自向前發展，等待農民携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政策。

D 對於世界革命及俄國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兩派在過去和現在都爭論的很厲害。反對派主張俄國自己是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的社會，因為俄國是個經濟落後的國家，機器不精，資本不足，又受外國資本家的經濟封鎖，很難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反對派引了馬克斯的話作根據。馬克斯曾說過這樣類似的一句話：

只是在歐洲幾個強大的國家中一個國家（如英法德等）社

會革命成功了，社會主義才有建設的可能。反對派就根據了馬克斯這樣一句話，反駁正統派，說他們是錯解了馬克斯主義。但是正統派也是覺着自己理由充足，因為列寧曾經給他們留下俄國自己就能築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話。他們就根據列寧的話，反駁反對派。兩派對於這個問題的爭論，就多少表現出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有一部份是衝突的了。列寧曾說過，無產階級取到政權，我們就有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方法和財富。但反對派就說列寧沒有說「俄國自己能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話，因為列寧祇說過這樣的一句話：革命成功後，即可建設社會主義而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權……」。反對派就拿這句話詰問正統派，他們說列寧此處所謂建設社會主義者，不是指的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只是指的掃除反革命資本家的經濟勢力，以便將來建設社會主義。不然為什麼先說建設社會主義，後才說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呢？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條件，前者是後者之因。列寧既先說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後說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當然所說的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不是指建設「完全的」而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了。于是這兩派一個拿着馬克斯作靠山，一派依着

列寧為根據，就爭論起來了。

兩派對於世界革命的爭論，是和對於俄國內獨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爭論相關的。反對派主張目下應當竭盡全力幫助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俟歐洲重要國家內社會革命成功後，俄國才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特羅茨基說：「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不過是為民族偏狹性作一個理論上的遮飾罷了」。這是托氏批評正統派只說國內建設社會主義，不顧社會革命的話。他又說：「俄國工人沒有歐洲無產階級國家的幫助，不能保持政權的」。就是卡米涅夫和齊諾維埃夫在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上，也是竭力攻擊正統派的「偏狹的」見解。可是正統派就不這樣想了。依他們的意思，若說俄國自身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現在要用全力幫助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那俄國的無產階級不心灰意冷嗎？革命後還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那麼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有什麼好處呢？依正統派領袖們的主張，世界革命是要顧的，同時還要努力于社會主義的建設。

E 對於俄國十月革命性質的問題 正統派謂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雖帶點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但的確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是社會發展進程上最後一次的革命。因為俄國革

命時，不只是把大地主打倒了，還同時把資產階級推翻了。此後俄國是不會再有什麼革命發生的。但依反對派人們之意思，俄國革命雖可稱之謂無產階級的革命，但不見得就是最後的一次革命。假設俄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就可避免第二次的衝突及革命爆發，若俄國資產階級和農民勢力太大了，就免不掉第二次流血的革命。況且現在俄國的政權，還不是完全在無產階級的手中呢。

F黨內小組織之公開問題 正統派提出了「列寧的共產黨永是統一的」口號，反對黨內所存在的一切的小組織。

反對派在他們的眼中當然是黨內破壞統一的小組織了。正統派攻擊他們是黨的統一的破壞者，不服從黨的統一組織，而自己另行組織，以破壞黨的勢力。說反對派在各處秘密集議，隨把他數個領袖視去重要職務；現在更開除黨籍了。但同時反對派聲言，他們的團結不是破壞黨的小組織，只不過是要求黨內公開討論一切問題罷了。反對派數個領袖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發表共同宣言，內容是說：他們或因當局之壓迫，而訴諸小組織的方法；這是他們的錯誤，自己也承認。他們的主張一點也不犧牲。現在反對派被開除黨籍，可說是爲着主張不與正統派相同，並非現在特羅茨基有小組織及破壞黨的罪名。在他們發表了

宣言以後，正統派就說是反對派第一步失敗。說句老實話，反對派所要求的不是小組織 (Fraction) 的公開存在，而是團結或結合 (Bloc) 的公開罷了。小組織和結合有什麼分別呢？小組織的意思，就是政黨內或團體內有一部分人和其他的分子意思不合，主張不同，而要在共同組織的限制外，另有組織，藉以擴張自己的勢力。而結合的意思就不是這樣了。結合者，即一部分人之主張及意思一致，結合爲一，而想在某個政黨或團體中實現其主張，但是行動是受整個組織的限制，毫不破壞黨的組織上的統一戰線。黨內的團結或結合是不能免的，並且這樣的結合是有利于黨的。意思不怕相爭，主張不怕鬥勝。但是小組織的作用就不同了。小組織是破壞黨的統一，不只是主張上和精神上之結合，而且是組織形式上的團體。這是任何政黨和團體所不允的。反對派雖不是共產黨內的小組織，可是主張相同的一部分人的結合，因此正統派就罵他們有公開組織的要求，譴罵他們有社會民主黨的思想——小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自由思想。

G 蘇聯共產指導第三國際的問題 反對派主張蘇聯共產黨——鮑爾雪維克的共產黨——不要去指導第三國際。何以呢？蘇聯共產黨內是不曾一致的，其中分子複雜。共產黨

受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很大，自己既不是純粹無產階級的政

黨，焉能使國際無產階級的大團結——第三國際——受鮑爾雪維克化呢？若是指導了第三國際，也只是使之右傾而不能促之純粹無產階級化。所以反對派結合德法諸國的左派共產黨反對俄國共產黨指導第三國際。正統派就反對他們的意見，並且攻擊反對派爲黨的叛徒。依正統派的意思，蘇聯共產黨是「鮑爾雪維克」的黨，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共產黨。別國共產黨有右傾的危險，而獨鮑爾雪維克的政黨沒有這樣的危險。所以他們主張第三國際鮑爾雪維克化。但讓我們局外人看，第三國際不必再鮑爾雪維克化了，現在已經是蘇聯共產黨之御用品。蘇聯共產黨願意誰當第三國際的主席就是誰，外表的選舉，還不是欺騙世界的無產階級嗎？蘇聯共產黨在第三國際內的黨團作用真大，在名義上第三國際是各國共產黨的總機關，各國共產黨爲第三國際之支部。但在實際上怎麼樣呢？蘇聯共產黨成了第三國際的「上司」了。中國共產黨口頭上說是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骨子裏還不是惟蘇聯共產黨馬首是瞻嗎？這大概也是有「經濟基礎」的，因爲蘇聯共產黨已經取得政權，可以向農民剝削些「社會主義資本原始積累」的資本，幫助各國共產黨。各國共產黨更不管青紅皂白，誰給錢就聽誰的命，

那裏管什麼別的呢。

且官僚化的問題 反對派攻擊正統派官僚化，不與民衆接近，說他們手攬大權，倒行逆施，不顧黨內羣衆意嚮如何，只是一意孤行而已。黨的指導機關——幹部——和羣衆完全脫離。操權者之黨內領袖，不許黨員自由發表革命的言論，因此反對派罵斯達林——共產黨中央執委總秘書——是第二個拿破倫。這就是因爲斯達林一人操攬大權，隨便可以支配第三國際，反對派近來受黨之壓迫很大，自己又無絲毫權利，就是言論也不能自由發表，于是自己就覺得是居於「平民的」地位了。遂攻擊正統派爲官僚化。可是正統派的官僚化，也是事實，他們的領袖在大會上演說時，可著很壞很破的衣服，表示他是無產階級的領袖，但是他們的姨太太穿的，比尼古拉第二的皇后還要闊綽呢。

I 對於中農的態度 俄國的農民分爲三類：富農，中農，貧農。富農不但可以煖衣飽食，有足用的耕田，還能雇用工人代他們自己生產，有時還開設一座商店，農具當然足夠的了。並且還把剩餘的田地和農具倫租與貧農，從中取利。中農只是自耕自食，田地是足夠耕種，但不雇工人，換言之，就是不剝削剩餘勞動和剩餘價值。有時中農之富裕者與富農之較貧者，沒有多大分別。貧農的地位就

貧困極了。自己的田地或者足用，但農具和牲畜不夠用，或者一點沒有，於是因經濟之困難，不得不仰仗富農的鼻息。俄國農業不與中國美國的農業一樣。俄國是地多人稀的國家，勞力不足，田地剩餘，農業「疏種」(Extensive cultivation)。什麼叫做「疏耕」呢？疏耕的意思，就是勞力和資本用於田地者很少，不同中國農村中所說的「七遍高粱八遍穀那」樣使種土地。在俄國農業上，工具比起田地所佔的地位還要重要呢。

反對派說中農與富農的界限有時很難分清，貧農既是為富農剝削，黨國對於中農當然不能優待了。實際上上層中農和下層富農，簡直沒有多大分別。若是一意的優待中農，那就太對不起貧農和無產階級了。反對派對於中農的主張，就是多多增加中農之負擔，使他們沒有農村變為資產階級的可能；同時主張免去貧農的負擔。但是正統派就不和他們的意見相同。依正統派的意見，中農佔俄國農民全額的40%以上，剩餘農產品之生產全仗他們，輸出國外之麥糧也大半是他們的剩餘農產品，若是剝削他們太厲害，他們不就樂意多多生產了。國外貿易即可因之而頓減，國內經濟亦能因之而搖動。就是對於「工農聯合」的本意，也是不合。既如此，何必取這樣的政策呢？富農固須

剝削，貧農當然幫助，但對於中農只能取「友誼」的態度，這就是兩派對於中農問題爭論的大意。

J 工資增加問題 正統派主張工資應在生產力提高後增加。何以呢？因為國內資本缺乏，若是立時增加工資，實在是辦不到的事。目下最急切的責任和工作，就是促工人多多生產，同時提出「經濟時代」(Regime of economy)的口號，使工人少浪費，若是這層工作的目的達到了，工資自然可以增加；因為生產力已增加，生產消耗減少了。反對派就批評是夢想虛構。依照反對派的意思，不給工人增加工資，他們是不肯努力生產的。他們還沒有到自覺提高生產的程度。無識的工人還能知道什麼「無產階級的責任」嗎？若要提高生產，非先增加工資不可，不然，只是喊些空口號是無用的。須先給工人以實惠，然後才能從工人手中得到什麼啦。正統派還有理由去駁他們說，先加工資是可以的，但國內沒有剩餘資本，外債又借不得來，提高工資非求於提高貨價一途不可了。但提高貨價，受損者不只是農民，工人也是如此。國內大多數的消費者固是農民，蒙損很大，但是工人也是工業品的消費者。增加工資，還不是等於不增加嗎？但對於農民只有害無益，怕使他們不相信「無產階級國家」是為他們謀利的吧。于是反對派就和

德法的左派共產黨員如馬斯勞夫 (Maslov) 羅梯斐舍爾 (Rut Fischer) 等攻擊斯達林輩，罵他們是犧牲了工人的利益，去求農民的好，獻媚於富農，簡直成了「富農之王」了 (King of kulak)。

K 關於俄國工業發展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在上邊已經提過，但只是順便論及，現在再稍做補充幾句。依反對派的意思，工業發展的速度加大，就是保障蘇俄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若是農業發展的速度比工業發展的速度大，農民的經濟勢力便比工人之經濟勢力大，那樣俄國就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的危險了。因為大規模的工業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小生產的農業即為資本主義的根基。於是正統派就引他自己的統計數目，證明工業比農業恢復得快，而反對派就引他們自己的數目表示農業比工業發展的快。我們局外人在此地引他們的統計也是無用，反正他們的統計數目相差很大。正統派怎樣駁反對派呢？他們說：俄國的政權操於無產階級的手中，要快些發展工業是可能的，但是無產階級是要農民聯合，若使農民太墜乎其後，而不加照顧，那就不大對了。況且俄國工業品銷售之基礎，完全在於國內之商場，若是工業發展的太快（其實要發展的太快是不可能的，作者註），生產品過多，農業再

發展得太慢，農業品減少，購買力也因之降低，那就供給與需要 (Supply and demand) 太不相副，就發生了西歐所謂「剪子」的現象了。

L 開禁鄉間雇用勞動的問題 俄國在革命後，實行了所謂軍事共產主義。買賣的關係嚴加禁止。全社會的生活沒有秩序，紛亂到了極點，農民生產之剩餘，悉數運往前線和工廠，供給兵士和工人的需要。農民都不樂於從事生產，不過受鎗刺刀背的逼迫，不得不應付罷了。那時真正沒有階級。誰不工作，誰就沒有飯吃。地主資本家商人當然是逃之夭夭，在那種情形之下，誰也不願意多加生產呢。雇用勞動是政府所不許的，及至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商場關係——買賣——雖已恢復，但是鄉間雇用勞動還是為國家嚴禁，田地仍是不准買賣。但漸漸的因為鄉間貧人夥多，非開禁雇用勞動不可，於是政府就應當時之困難而允許了。並且貧農又因農具和牲畜缺乏（革命後雖把一部分田地收為國有，按當地人口重新分配，但農業生產工具沒有收回國有，只把光地分給貧農了），眼看自己所分的大片田地，不能耕種，要賣租給富農，在當時又為政府所不許。但是富農因人口較多，多分些土地，而又有充足的生產工具，再加之開店營商，剝削貧農，偷租土地，漸漸

的土地多了，非雇用許多人耕種不可。他們就雇用許多人替他們生產，就是違犯政府所定的雇用勞動章程（鄉間的）也是可以。因為俄國地廣人稀，調查極難，監督更爲不易，雖是命令發出，奉行的還不是幾個近城的農民嗎？反對派不贊成正統派大大的開禁鄉間的雇用勞動。俟後鄉間雇用勞力推行太廣了，剝削貧人的程度也隨之增高。反對派更加攻擊政府的政策了。以爲這是在「蘇維埃國家內」縱容「人剝削人」的惡例，非嚴禁不可。但是正統派也有他們的理由。依他們的主張，雇用勞動——在城市和鄉村中——是可以的。因為俄國的輸出品，多半是農產物，若是國內不竭力提高農業生產，那就生出入超的危險來了。就可以影響國內的金融狀況。但是怎樣提高農民生產呢？地多人少，生產工具又在富農中農手中，若不允許雇用勞力，貧人既不能自己獨立生產，又不能爲中富農生產，豈不降低農業生產嗎？況且國內工業不很發達，不能盡容失業之農民，若不允許富農雇用貧農，貧農豈不活活的餓死嗎？這就是正統派主張開禁雇用勞動所根據的理由。

M對於合作社的問題 兩派對於合作社的爭論，是和對於中農問題的爭論有很密的關係。也可說前一個問題的爭論，是因對後一問題意見之不同。兩派對於合作社，到

底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呢？合作社現在在俄國鄉間的經濟生活上，佔很大的勢力。固然他的生產勢力不如他消備國家貨物的經濟勢力大，但是有一小部分工業品，也是合作社生產的，現在俄國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的競爭很厲害；合作社是屬於那方的呢？合作社是屬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勢力，還是屬於資本主義經濟勢力呢？這就是兩派爭論的焦點。俄國的合作社，大半是由農民合股集資組織的，但受國家的制裁。合作社大概是農民的組織，裏面的分子就成問題了。依反對派的統計調查，合作社中富農和中農勢力比較貧農勢力大的多。在實際上合作社簡直成了富農——鄉間資產階級——操縱的經濟勢力了。所以反對派主張合作社務要加以肅清的工夫，使貧農和下層中農在合作社中佔優越的地位，然後合作社才是幫助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勢力，不然就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推促物了。但是正統派以爲反對派的意見也帶有「左傾幼稚病」的色彩，並且是完全不正確的見解。依正統派的意見，現在俄國鄉間居於生產上和消費上重要地位的還是中農，若把中農從合作社中剔除出去，合作社豈不漸漸成了富農的手中物了嗎？並且——正統派說——合作社尚有國家的勢力加以嚴奇的管理，不致於成了資產階級的勢力吧。

N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策略的不同 兩派的主張不同，意見紛歧，大概雖是直接間接發生於對農民政策見解之不同，但是兩派對於每個問題都有爭論。他這兩派都說是根本上主張衝突；但在實際上好像兩個頑皮小孩，因為對於一個小事吵嘴，便對於什麼問題都意見不一致了。兩派對於中國革命的問題，也有不同的意見。兩派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及中國革命中勢力的關係等問題，都有爭論，但是對於這些爭論都加論列，那麼費時就很多，更非數篇所得講盡的。現在只可說說兩派在寧漢分裂後對於本黨的策略的爭持吧。在本黨沒有分裂以前，兩派對於國民黨還沒有什麼主張顯然不同的爭論。所討論的問題，不過是怎樣破壞國民黨，捏造派別分散國民黨的勢力，藉國民黨的名義，以作共產黨的工農運動，引吸本黨之優秀分子以破壞本黨之根基等。但在本黨不幸——那時竟是不能免的了——分裂之後，情形就不同了。南京政府成立，肅清惡化共逆，武漢『討伐令』下，東征業已前進。正當此時，兩派在莫斯科就爭論起來了。依正統派的意見，國民黨雖已分裂，共產黨還要依附着國民黨這顆大樹，以實行其寄生政策。當時正統派就謂南京政府是資產階級政府，武漢是小資產階級的政府，（依正統派的意思那時還是革命的政府），並

且同時就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脫離了革命的戰線了，此後中國革命的責任，應歸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負擔了。這派力主與武漢政府合作，與『左派』國民黨合作。反對派有什麼意見呢？依他們的意思，南京政府固是『反革命』的政府，就是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的中央也不見得是怎樣『革命』吧。所以他們主張在中國秘密設立蘇維埃，組織『赤衛軍』，以和南京政府和武漢政府相對抗。依反對派先生們的意思，率領十數萬戰士從廣東出師北伐的蔣介石現在已經『反革命』了，（讀者注意：共產黨所用的『反革命』三字的意思和我們字典上那三個字的意思不同，一切不聽共產黨指揮，不仰仗他們鼻息的人，都有受封『反革命』榮銜的可能），沒有革命認識，而不久以前尚為軍閥的唐生智還能革命嗎？正統派當時就大加批評反對派，並且說道：『蘇維埃是農工政權的組織，和工農政府一樣，組織起來須有反對的目的物，若在武漢組織蘇維埃，就是得反抗武漢政府了。反對革命的政府，就是反革命』。正統派在『口頭上』也是不主張組織紅軍的。

可是武漢本年七月清黨，共產黨的正統派又說：小資產階級也脫離革命的戰線了。反對派自己覺得勝利，以為他們的預言已為事實所證明，遂起而攻擊正統派為投機。

兩派互相爭辯，鬧個不休，但是『權』在正統派手中，反對派終究爲了失敗者了。

六 結論

以上我們已經見到兩派爭論之大概和主張之不同了。可是看了這兩派的主張以後，我們同志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可否贊成一派打擊一派呢？當然是不必且不可的了。兩派在表面上是爭論紛歧，莫衷一是。可是在骨子裏，他們的策略的破壞性都是很大。我們且舉他們對於中國國民黨和俄國農民兩個問題作例證吧。反對派主張剝削農民，提高地租，增加田稅，用政治的勢力壓迫農民。但是正統派

在實際上何嘗對於全國最貧苦的農民加以『優待』呢？不過兩派剝削農民之態度不同，反對派要怒面沖沖的剝削壓迫農民，正統派要滿面笑容的剝削壓迫農民。骨子裏還不一樣嗎？對於國民黨也何嘗不是如此。反對派主張早退了國民黨，公開的去作破壞中國革命，慘殺中國羣衆。焚燒平民居房一類的罪行。正統派主張先秘密——到了相當的時期當然退出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外面還是說和國民黨聯合。這就是兩派不同之點；一派是『笑中有刀』，一派是『我們無以名之，暫且就稱作『恨中有刀』吧。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三日完稿。



十年來共產黨專政下的蘇俄(續)

潘公展

三、紅色恐怖的政治狀態

共產黨所標榜的政治，完全是「暴力政治」；共產黨所慣用的手段，完全是「殺人手段」？上面我已經說過。中國共產黨最近秘密散發一種暴動須知的小冊子，鼓吹什麼「挨戶號召農民荷鋤持槍起來參加爭鬥，以反革命紀律制裁不參加者」；「殺盡土豪劣紳政府官吏及一切反革命派」；尋

根究底，就是祖述蘇俄共產黨「紅色恐怖」的政策；我們再從兩湖一年以來被共產黨蹂躪的經過情形來看，更可以見得「紅色恐怖」的可怕了。現在且把蘇俄「紅色恐怖」的政治狀態，略說一說。

「紅色恐怖」，在共產黨統治的蘇俄歷史上，已經成爲一種官文書的名詞了，他的意義，正如一九一八年某一種宣言裏說：「撲滅一切反對無產階級的理想者和領袖們」。實際上創造「紅色恐怖」的領袖之一，拉德西斯也曾說過：

「我們並不向個人宣戰，却是我們要消滅資產階級」。從這

些「撲滅」消滅」的字義上，可以看出「紅色恐怖」實在是共產黨用殘忍野蠻的方法對付政敵的一種表現。「紅色恐怖」的最厲害的領袖特載爾任斯基，以及列甯，卡米諾夫輩，都想說明他們所以宣布恐怖政策，是由於被「反革命者」逼迫使然，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

執行「紅色恐怖」的屠殺機關，在蘇俄是有一個全俄特別委員會叫做契卡(Cheka)。規定設立契卡的計劃的，就是特載爾任斯基，他秉承了列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所開示的意見，從事規劃。那時候憲法會議還未召集，蘇維埃執政領袖也並沒有受過人家的攻擊，國內的赤白戰爭實際上還未開始，而一九一八年初他們已經施展恐怖政策，可見這是共產黨的原定計劃，所謂被迫使然，實在是騙人的話。不過蘇俄正式宣布「紅色恐怖」，總算在那年八月間刺死渥里次克和行列甯兩案發生以後罷了。

全俄宣布「紅色恐怖」以後，共產黨就大批的拘捕人民，肆行槍殺，一個俄國有名的歷史家梅爾根諾夫新著的俄國

紅色恐怖一書裏，對於屠殺的人數，列有可驚的統計，這裏姑不繁引。某域的桀卡曾說：「我們必須剷取資產階級幾百個人的頭顱來抵償我們一個領袖的頭顱和生命」。莫斯科戰爭委員會曾有宣言說：「爲無產階級的一滴血，我們要使反對蘇維埃的領袖流血成渠來抵償他」。全俄桀卡報在他的第一號裏就明白的說：「關於紅色恐怖的一切冗長的無結果的言論，我們一概拋棄罷。時候到了，不要坐而言，却貴起而行，趕快實行那最無情的最嚴肅的羣衆恐怖罷」。諸如此類的言論，都可以顯示當時全俄在何種恐怖狀態之中。

錢也就更加可想而知。

桀卡的組織，是精密不過的，遍布全俄，有如蛛網，幾乎沒有一城一鎮找不到桀卡的分支的，桀卡於是成了蘇俄政府的神經中樞。甚至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莫斯科機關報 Pravda說過：「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的口號，現在應改爲「一切權力屬於桀卡」了。究竟桀卡是一個什麼東西呢？在他們看，他是一個保護革命的機關：不是司法機關，而是法外的機關；不受法律的死條文的拘束，而受「革命經驗」和「革命意識」的指示。換言之，桀卡簡直是一個可以不必講法律講道理的殺人機關而已。殺人機關既如此嚴密厲害，殺人自然看做極平常的一件事，而國人生命的不值

共產黨所以設立桀卡的機關，初意原是要屠殺資產階級

的人們，可是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初期屠殺的結果，受害的大部分是智識階級和農民。前者他們稱爲資本家的奴隸，後者他們稱爲小資產階級。據一九二三年的統計，被害的有百分之四十以外是屬於工農的，梅爾根諾夫在他的俄國紅色恐怖一書裏，有一節描寫殘殺農人的說：「：紅色恐怖在農村比在城市兇狠的多，——在農村，每一個民房都被掠了，牛羊都被掠了，許多農民全家被殺，不分男女老少都殺的殺盡的盡了。：同時沿路沿巷農民死屍堆遍着，全身傷痕之多，簡直使人難以認領，而且也不許家屬認領，不許掩埋，……各農市農村的公衆場所，和歸時屠場的周圍，都陳列了無數「示衆」的屍首……。」又有一節描寫殘殺工人的說：「一九二〇年九月，加森城的工人代表要求共產黨許以八小時工作和增加工資的權利，桀卡就馬上拘捕工人代表六十名而一齊槍決了。」我們從這些地方，可以證明共產黨所標榜的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革命，爲消滅資產階級而宣布「紅色恐怖」，依然不過是一個幌子，實際上受他們荼毒，仍舊是整千整萬的無產的勞苦民衆！等到內戰停止，共產黨願意放棄恐怖政策以後，全俄

卡也就於一九二〇年初，由特載爾任斯基署名發表宣言，停止使用最嚴酷的刑罰。可是話雖如此，而實際上紅色恐怖依然繼續流行。例如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許多地方，在正式宣布廢除死刑的幾天裏，反有大批的槍決，桀卡並且分發了一個通令，囑各地的桀卡支部把擬處極刑的人們統交軍隊處治，因為廢除死刑的宣告在那裏是不適用的了。

一九二二年，共產黨在策略上把桀卡廢除，改設了政府政治處，但是換湯不換藥，桀卡的組織實質上却並沒有改變，G.P.U.的名詞就代桀卡而興。那時以後，『紅色恐怖』到了一個新時期，稱為『安靜恐怖』，因為全國在恐怖之下，一切政治生活的痕跡都已煙消雲散，人民的心理被壓抑了，體力被用乏了，絕無政治活動之可言。反對執政的共產黨的人，不是監禁，就是放逐，而一九二四年以後，G.P.U.也仍復可以隨便槍決人民。不過這種恐怖政策行之過久，其原始的效力當然逐漸喪失，因為人民對於屠殺的事，司空見慣，倒也不見的有什麼驚懼，所謂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其結果，反足引起人民的反感，

對於少數專政的領袖。漸漸醞釀着一種革命的活動。我們從蘇俄共產黨內部的分裂，就可以猜度俄國歷史上不久又將發見一個新時期了。

那麼，在過去的十年中間，蘇俄的人民死於『紅色恐怖』之下者究有多少？這一個問題，可惜是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就是將來的歷史上恐也難得回答出來。因為在蘇俄內戰蔓延的時期，混亂不堪，恐怖空氣徧於全國，誰能估計遭受槍決的人數？譬如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拉德西斯估計有四千五百人被槍決，而梅爾根諾夫却說有五千人，並且他們都是就桀卡的中樞機關而言，自然難免遺漏。曾經有一委員會，調查台尼金將軍時代，共產黨於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在南俄施行紅色恐怖所屠殺的人數是一百七十萬人，但又可惜不能連中俄，北俄，西俄，伏爾加河流域，以及西比利亞都有統計在內。總之，無論如何，在蘇俄『紅色恐怖』的政治狀態之下，其人民屈死於非法的殘忍的屠殺，必定是整千整萬，而至少有一半乃是顛連無告的工農。——這是共產黨專政的結果！（本節完）

蘇俄國家的富力

愛和

蘇俄自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國家的富力逐漸恢復，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之交，經濟狀況頗可樂觀。可見共產主義的效果，弄得國亂民貧，如其沒有採用國家資本主義變相的新經濟政策，恐怕不能收拾。茲將關於蘇俄國富的統計分列數表如下：

一 國家富力總表(以一九二五——二六年物價為標準)

項目	盧比
1. 農業	三,000,000,000
2. 工業	六,600,000,000
3. 原動力	三,000,000,000
4. 運輸	10,000,000,000
5. 貿易和堆棧	400,000,000
6. 行政、衛生、和教育	1,300,000,000
7. 地方自治經濟	2,100,000,000
8. 城市房屋	10,000,000,000

二 國富增加百分比表(以一九二二——二六年物價為標準)

項目	一九二二—二五年	一九二二—二六年	一九二二—二七年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國富總額	二·二	三·七	四·六
1. 農業	四·五	四·六	四·三
2. 工業	〇·五	七·四	九·八
3. 原動力	一五·五	三·三	四·一
4. 運輸
5. 貿易和堆棧
6. 行政、衛生、和教育
7. 地方自治經濟
8. 城市房屋

三 財源分配表

類別	一九二四年十月	盧比	二四—二五年	百分比	二五—二六年	百分比	二六—二七年	百分比
國家	二七,一四九,〇〇〇,〇〇〇	〇·三	
合作社	五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一五	
私人	二七,五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三·六	



羣雄角逐之巴爾幹

從 予

一、近東問題的中心

巴爾幹半島，自昔本土耳其奧托曼帝國領地。

自一六九六年加羅維茲 (Carlowitz) 條約以來，土耳其年復一年，趨于衰落之境，最初喪失了匈牙利地方；一七八年，失其脫美斯瓦 (Temesvár) 及塞爾維亞之一部；一七三四年失去巴可維那及小泰塔利；一八〇九至一八二二年失去得尼普河與多腦河間地；一八二〇——三〇年，希臘叛土而獨立；一八二九年失亞美尼亞之一部及慕爾大維 (Moldavia) 華拉基 (Wallachia) 與塞爾維亞之餘地；一八三三年失去阿爾及耳；以後，又有保加利亞之獨立，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之被併於奧，埃及與撒普拉斯島之只在名義上為土領，而實則已夷為英屬。這是大戰以前的衰

况，奧托曼帝國，既是這樣的不振，自然要引起列強的覬覦，為衆雄角逐之場了。

原來巴爾幹半島，地處東歐南部，正當地中海之東端，實為列強東向發展的衝要。列強如欲自歐洲以東向發展，則其道惟三：北部陸路，即西伯利亞之大鐵道是；南方海道，即自地中海以通印度洋之航路是；中間一道，即由巴爾幹以至亞細亞波斯，印度。北部陸路，是俄國的勢力；南方海道，在英國的掌握，巴爾幹既為中間東向發展的道路所自出，在一方面，又遏地中海東面交通之咽喉。所以巴爾幹若為一國所有，不但列強東向發展之路，為其阻斷；即地中海上的勢力，亦將為其所獨霸。故列強不欲擴其勢力於東方則已，否則，必須先佔有巴爾幹。

溯自工業革命以來，資本帝國主義一天天的發展，非洲

既已瓜分完了，其勢非向東方擴張，以東方為其資本主義的尾閘不可。而近東巴爾幹，實為其至中東（波斯印度一帶）遠東（中國）之第一步。是到中東遠東來的門戶。所以近百餘年來，常為俄英德奧法意的競爭逐鹿之場。雖言其地點偏在東部，却一舉一動常能影響歐洲全局。這次的大戰，其突然爆發，是由於奧皇子之被刺，而其原因即由於奧國吞併二州。但此尚不過是原因之一，其最大者，則為德國的三B政策，想由巴爾幹以向中東方面發展。列強的利害不一致，所以巴爾幹問題也狠複雜。然而事情尚不止此，在巴爾幹內部，以民族，宗教，言語等的殊異，及民族國家主義的興起，致問題愈益糾紛，簡直令人莫可究詰。

歐戰以後，德奧勢力可說消滅，俄國亦無餘力以向巴爾幹發展，然而英德意外交的衝突，却依舊猛烈；加以內部的爭鬥，不但不比前稍減，反因了戰爭，加倍糾紛。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不和，保加利亞又與希臘有隙，而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亦有衝突，奧匈俄土環伺其旁，英意及法操縱於後，內部弱小民族又時時發生動亂。巴爾幹這個火藥庫，雖然轟發了一次，然而餘燼猶存，仍隨時有爆發的可能。將來的歐洲大戰，也許仍將以此為導火線罷！

最近巴爾幹方面外交關係，最緊張的是法意的對抗，英俄穿插其間，變化迷離，煞是好看。法國在這方面本有小協約 (Little Entente) 之締結，然而最近，羅馬尼亞折入意國，意國一方面與匈牙利訂結友好條約，一方面侵入阿爾巴尼亞，而儼然自為其保護人，英國站在意國的背後，想團結各國都在自己勢力之下，一致反俄；同時俄國則竭力想破壞他們的團結；所以雖說巴爾幹，實際上殊無異歐洲外交的縮影，不過要明白最近羣雄角逐的情形，我們似得把法意兩國向來的外交關係約略述說。

一、法意的對抗

法意兩國的邦交，在初時本來是很好的，意大利的獨立，拿破崙三世曾盡了不少的力，所爾弗列諾 (Solferino) 與麥根泰 (Magenta) 之能脫奧國的羈絆，法軍之力為多。但是拿破崙三世為德不卒，其後如威尼斯之解放自由。却全恃普魯士的助力。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事起，意以不助法攻普，致法人心中不無快快。加以意自建國以後，立即聲勢隆隆的成為法國地中海上的敵國。迨至一八八一年法國佔領土尼斯，意大利亦心滋不懌，當即加入德，有所謂三角同盟。

但是以後的法意關係，却漸有改善，其間以英國調停之力爲多；因爲英國此時與德正開始艦隊競爭，極意聯絡法國，不願法意衝突。迨一九〇五年，摩洛哥事變，法國允意侵略脫里波里，兩國糾紛乃漸泯滅。原來一九一一年，意之佔據土耳其領地，實是違反三角同盟，因爲土耳其是德的同盟國。但因英國在地中海，佔有蘇夷士，馬爾他，及直布羅陀，控制着意大利向外發展的道路，所以在他，奪取脫里波里，以爲經營非洲之根據地，這個政策實是必要；並且，照情勢看，他亦不能隨着德國與英作戰。

以後接着是一九一二至一三年之巴爾幹戰爭，但意大利仍舊是站在三角同盟當中，與奧國同樣禁止塞爾維亞向海岸發展及希臘前進至愛披拉斯。(Epirus)固然，在亞得里亞海的利權上，意之與奧，彼此衝突，但其不願在東岸有一斯拉夫民族的強國，則是意見一致的；並且，他們都竭力想使阿爾巴尼亞，不爲任何勢力所染指，以爲他日單獨併的地步。因此之故，在一九一二年冬之倫敦會議上，阿爾巴尼亞自成一國，塞爾維亞既不許其有海岸，希臘想越過愛披拉斯以北的希望也給打消。

大戰發生，東歐疆界問題，遂無形擱置，以後，意大利轉而加入反德的聯合，但是却在英法俄答應他得佔有大爾

馬與 (Albanian) 海岸，得利亞士得海港及以阿巴爾尼亞爲其保護國以後。惟實際上，迨既加入戰爭，意大利軍隊即佔領阿爾巴尼亞南部，爲在薩羅尼加的聯軍的右翼了。

巴黎和會既開，意大利向日野心，至此受了一個打擊。大爾馬與海岸現在歸一新立的南斯拉夫所有，甚至如亞得里亞海之良好港口，包括加太羅 (Cattaro) 在內，亦歸其統治。意大利爭之久久，後來幾與南斯拉夫相見以兵，好容易纔得到阜姆。並且，尤使意大利憤憤的，在亞得里亞海東岸，現在出現了一個強大的斯拉夫國家，在經濟上政治上簡直是他的敵人。所以當和會以後，意大利的失望到了極點。他覺得出力爲協約國作戰，結果反爲協約國所賣；而在小亞細亞方面，又有希臘來代他的位置，在阿爾巴尼亞的駐軍，則因其地發生大暴動，勢不能不撤退。意大利這樣，由戰爭所引起大夢，現在破滅了！

意大利人心當幻滅之後，非常悲憤，他們覺得自己是一個堂堂大國，然而列強却以二等國來待他。以後登沙里尼之出現，可說大半是由這緣故。登沙里尼既得勢，即以恢復國家地位於世界，使人有新的認識，號召國人。所以意大利之爲極端的國家主義，也不是無因的。

其間，法國自大戰以後，在大陸上勢最強大，儼然霸

主。波蘭，比利時，是他的擁護者，並且在中歐，有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三國的小協約，受他的指揮。他這樣不但是歐洲諸軍國的領袖，並是意大利在亞得里亞海的敵人南斯拉夫的同盟者。意大利這樣自己覺得真是羞憤而且慚愧。加以法國佔有土尼斯，阿爾及耳，摩洛哥，使意大利對於昔日羅馬在北非的聲勢的憧憬，無由實現。而因凱末爾的蒼頭突起，使意大利植其勢力於士麥拿或佔有阿代里亞 (Adria) 地方的利權的希望，亦不可能。然而意大利在安那多利亞 (Anatolia) 失了勢，法國却都認他佔有敘利亞，英國可以有美索不達米亞與巴勒斯坦。再在埃及方面，英國亦仍是非常有勢。

塞沙里尼因此，第一步即着手來毀壞法國在巴爾幹的勢力，使其小協約趨於破裂。這四年來的爭鬥，便是意大利向這目的而努力的成績。從不來格以至蘇非亞，便是法意兩國外交衝突之地。誠然，普拉巴羅條約 (The Treaty of Pratib) 時，塞沙里尼對於阜姆問題曾與南斯拉夫有過解決，兩方面是和平過一時的。

在巴爾幹方面，塞沙里尼的外交最著成功的是羅馬尼亞。意羅之間既有和好的條約之締結，而最近復擴充到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這是羅馬尼亞從俄國方面奪來

的地方，以意大利的承認，羅馬尼亞的主權乃更確定。(本來是已有英法認此為羅馬尼亞所有，只餘意國尚沒有簽字。) 這樣漸漸的，至去年之夏，小協約的團結，遂為其所破壞，法國在巴爾幹的勢力馴致發生動搖。小協約的締結，其主要目的本是在一致反抗匈牙利恢復失地之謀；不過羅馬尼亞對於捷克及塞爾維亞人的能否援助其抗俄，實有點懷疑，加之對匈牙利的恐懼的減少，益覺俄國之可畏，於是懷疑亦愈甚，結果遂自然的趨於疏遠，由法國而折入於意大利。

至於匈牙利，則以意大利外交活動的結果，彼此關係，亦漸改善；最近匈總理白得倫 (Count Becken) 遊羅馬，有友好條約的締結，意大利答應以得利亞士得為匈牙利貿易交通之自由港。但是，在布達佩斯，在布卡來斯脫，意大利的外交，雖著着成功，他的處境，却依舊是很困難。因為意大利外交的根基，到底是在阿爾巴尼亞。

三、阿爾巴尼亞問題

阿爾巴尼亞是歐洲大陸上一個最小的國家，先前曾引起各方的不安，最近因南斯拉夫與意大利的糾紛，突然又為世人所注意。阿爾巴尼亞的地位，在意大利，恰如比利

時之於英國。數世紀來，英國以比爲對下游各國的防禦，時而對德，時而對法，意大利之於阿爾巴尼亞，也是同其作用。因在這一面有杜來查（Durrizzo）凡羅那（Valona）等港灣，而意大利海岸，則竟付缺如。所以凡羅那若在敵人的手中，其意便是亞德里亞海的鎖鑰，爲他人所掌握。意大利欲控制亞德里亞海，自然非把阿爾巴尼亞置在自己掌握中不可了。故意大利之必欲使阿爾巴尼亞，獨立自建成國，實不是無故的。

但是，即從巴爾幹的情形來說，阿爾巴尼亞似不能說是一個國家。國中人民宗教的信仰既不同，部落派別，亦甚複雜。數百年來，名義上雖屬土耳其統治，但各地方仍保持着獨立狀態。且其地山嶺重重，道路不興，是歐洲最便於出沒襲擊的戰爭的地方，而阿爾巴尼亞人便是最善襲擊戰的戰士。

意大利的對阿政策，第一是在其地扶植自己的勢力，使之受自己的支配。所謂狄蘭諾條約（Treaty of Tirana）（結於一九二〇年八月）雖似在保證阿爾巴尼亞的安全，但阿爾巴尼亞却因此成爲意大利的保護國。其王查古（Ahmed Zogu）成爲意大利的臣屬。本來，阿爾巴尼亞王法伊里（Nali Fairi）是一個親意的，查古以南斯拉夫之力

把他推翻，（一九二四年）然而自己得勢之後，却又去親意，轉而聽命於意大利。所以當條約訂成以後，南斯拉夫的憤懣，實難以言說。於是一面內閣辭職，（一面向日內瓦提出抗議。以後，接着是南斯拉夫侵入阿爾巴尼亞，與阿爾巴尼亞人反對查古的暴動，謠諑紛繁，一時歐洲，鬧得滿天星斗。

南斯拉夫的處境只有兩種辦法。他們或者訴之戰爭，或者不爲實際的行動，任遊擊部隊向阿爾巴尼亞邊境去騷擾。據意大利的宣傳，南斯拉夫探的是後一種辦法，想藉此以侵入阿爾巴尼亞。一時兩方的報紙，先開始了筆戰，意大利派軍的謠傳，接着喧傳四處；但是事實上意大利若真向阿爾巴尼亞出兵，則第一阿爾巴尼亞的部落就要起而反抗外軍的侵入，以他們這樣的善戰，意大利至少即非有十五萬人不行。並且，戰事一開始，意大利的全力都將集中於此，國家財源，不免要發生枯竭；而反抗此行動者，固不僅阿爾巴尼亞土人，南斯拉夫之外，即希臘亦不願阿爾巴尼亞爲意所有，他們一定要爲阿爾巴尼亞人的後援。這樣，意大利的境地，也許比西班牙之於里夫民族還要艱難哩。

再，即使南斯拉夫與希臘守着中立，使這戰爭不過是殖

民地的征伐，但也是得不償失。因為阿爾巴尼亞沒有天然的富源，即佔據了來，也是不足以資經濟的發展。且照意大利目前財政狀況，決不能長久用兵，負擔大宗軍費。所以意大利若真不悔禍，試伸足巴爾幹，據阿爾巴尼亞為已有，則結果必將失其自由的行動，全世界的情感，尤其是巴爾幹方面的，都將一致集於意大利，與意大利以不利，因為這太像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征伐戰爭了。

意大利的情形是這樣，而南斯拉夫亦因歐洲各國的壓迫，到底不敢妄動。於是決由委員會先來調查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的境界，及意大利所控訴各節，南斯拉夫究竟有無潛行進兵的陰謀。這樣聳動一時視聽的阿爾巴尼亞事件，纔平息下來。但是當前的危機雖然過去，全局的根本問題却永久存在，我們於此，還得認清，現在是更進一步為意大利反法的外交了。

意大利與南斯拉夫的協約，現在破裂了。意大利與南斯拉夫彼此不但在阿爾巴尼亞方面成為相對抗的敵人，並且是沿亞德里亞海東岸的競爭者。南斯拉夫人不但想管理北阿爾巴尼亞，並且還欲據利亞士得，科立齊 (Coriza) 及阜姆為己有。但意大利的示威於地中海，到底非法國所能坐視，所以我們於倍爾格來得方面的外交，當可見法國

在後面的暗示。意大利這樣立在法國——這是他在地中海在巴爾幹方面所挑引起的——與南斯拉夫——是他在亞德里亞海的自然的敵人——之間，在一方，意大利想在巴爾幹打倒法國的優越地位，一方面遂使法國與南斯拉夫的聯合更為親密，至最近乃有同盟條約的締結。

自然，在意大利這樣從維也納以至布卡來斯得的外交，著著成功的時候，法國必然的要採用反意的政策。從前蒲羅公爵 (Prince Biliow) 曾說，摩洛哥像一口鐘，德國時時以此驚動法國。同樣，阿爾巴尼亞在法國也如鐘樣，不論何時，意國在巴爾幹或在北非有什麼行動，他立即會驚醒過來。

總之，巴爾幹的全部局勢，若列強間的對抗沒有消滅，無論如何是不能甯靜下來的。俄奧在多臘河南的利害衝突，雖以大戰而消滅，但是却新發生了法意的對抗。故欲求巴爾幹的和平，第一當屏除大國間對抗的關係，然後相互以洛加諾協約的辦法，來謀自保。但是若羅馬尼亞以意為領袖，南斯拉夫以法為盟主，而塞爾維亞與阿爾巴尼亞間繼續着邊境的擾亂，那末蘊釀復蘊釀，這個噴火口，必將又有不可收拾之一日。

四、小協約的分裂

因為法意外交的活動，致小協約內部發生裂痕，這是我們在前面已略說過一點了。但是小協約的分裂，法意外交的活動，固是其主要原因，而內部利害的不一致，也是不能輕易看過的。

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小協約成立的主要目標，是在防匈牙利的報復。七年以來，在中歐及巴爾幹的國際政局上，是實居着最重要的地位。固然他們對於匈牙利的恐懼與憎惡，是依然如昔。匈牙利仍舊固執的要奪還三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基，即小協約的三國的侵地，而其內閣總理白得侖又是一個深心有爲的人，最近的奧意大利交好實使小協約三國，尤其是南斯拉夫因對意的關係，覺得更爲可慮。在從前，匈牙利是卑弱已極，大似一不當心，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三國，即將把他分割以盡的樣子；但是現在，他的地位不同了，他簡直已與小協約三國平等，有向他們要求的權利。照理，匈牙利勢力，既日強盛，小協約的團結，宜乎更加堅固，但是事有不不然者！

現在，三國協約的根基，反一天天的不穩了。因為除匈牙利外，各國都有其自己的敵人。如南斯拉夫則希望三國能一致反意，羅馬尼亞則希望一致反俄，捷克則對於德

奧的聯合，心存恐懼。當然，這幾種目的——尤其是先兩種——是很難得一致的同意的。所以當五月間三國總理會議於捷克的約乞斯答爾 (Joachimthal) 的時候，一般人都以爲三國協約若沒有新而具體的根本條件加入，恐將成爲紙面的協定。

據稱當羅馬尼亞提出共同反俄時，謂最好使波蘭亦共加入，小協約；但是在南斯拉夫，則因爲要對抗意大利，反甯願承認俄國。於是結果對於對俄態度問題，只得由各國自去決定，認這爲各國單獨的問題。同樣，南斯拉夫一致反意的要求，自然也難得各國的聽從了。捷克總理倍尼士 (Dr. Benis) 雖很同情南斯拉夫的主張，但要求他不得與匈牙利太接近，因爲最近有這樣傾向；可是羅馬尼亞總理米鐵里鈕 (Mitilinen) 却堅決的反對這主張。

彼此的內幕是這樣，所以這次會議，可說於重要政治事件，實很少成績。據紐約時報的通信所說，在將來，這三國的結合雖仍舊保存着，但是關於真正的結合，各國外部應有他種計劃；以後，各國應當集中力量於共同的文化，經濟及貿易事業的建設上。據稱當時米鐵里鈕因各國的不能一致，曾說關於國際政治及軍事同盟，率性由各國自由的去對付，協約只是文化與經濟上的合作。他覺得在這方

面，還是利害比較能夠一致的。果其如此，則所謂小協約者，實在狹小得很，不過如國際聯盟關於文化合作的委員會及三國的聯合商會而已。

再，除彼此利害的不一致外，還有一種爭奪領袖的暗鬥在裏面。小協約自成立以來，向來由倍尼士主持，但是最近米鐵理鈕大有取而代之之勢；所以下次會議已決定一九二八年一月在羅京布卡來斯得舉行。

但是，小協約的破裂其最主要的原因，到底不得不說是由於意大利在巴爾幹方面的勢力之發展。我們現在，關於一切巴爾幹事件，都直接或間接的可以看出塞沙里尼的手腕在其間活動的形跡。由此，我們並可看出先前藉小協約以操縱中歐的法國，現在是勢力大減了。當此情勢，法國為求同盟者以抗意大利在巴爾幹的勢力起見，自然與南斯拉夫合。至於羅馬尼亞則為反俄起見，自然去求英國作他強力的後援，而意大利便是英國的同盟者。不過捷克則要看那德奧合併問題——這在其他二國雖不甚重要，但在他却是最切身相關的——其新的發展是怎樣來決定了。

五、匈牙利與保加利亞

小協約的分裂是使巴爾幹趨於混亂的由來，但是還有

匈牙利與保加利亞也是使巴爾幹問題所以更複雜難解決的。匈牙利與保加利亞，自經大戰，土地的喪失最大。在保加利亞，既失去了西答拉斯（Thrace），致斷其出愛琴海之道，而第二次巴爾幹戰事為羅馬尼亞希臘所佔，在大戰初期重又克服之地，現在也喪失了。至匈牙利，其人口與領土之三分之二，都是以被迫而割讓於捷克，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的。戰後這種解決的辦法，自然非二國所能堪，但是迫於威權，亦無可如何。他們的心中固無時無刻不想圖謀恢復的。因此，意大利的鼓動匈牙利，使之與南斯拉夫為敵，實是很容易成功的事。因為南斯拉夫不但佔據其克羅西亞（Croatia），並據有其多腦河左岸富饒之地。故如最近匈總理白得倫的訪羅馬，在南斯拉夫看來，其實質即是向他示威。是想在南斯拉夫的背後，埋下危險的種子，使意大利與南斯拉夫一旦發生戰事的時候，有匈牙利對南斯拉夫帶着作戰，意大利可更立於優勢的地位。

同時，在羅馬尼亞與捷克方面，以匈的交好，勢必也感到一種不安。在捷克，法國的勢力也未嘗動搖過，白得倫由羅馬歸來，他當然知道此行在捷克方面所造成的危險，而為意大利所不能與他以保護的，因為玻希米亞仍是沒有海岸，而布達佩斯入海之路，則仍非經南斯拉夫不可；

同樣，在羅馬尼亞，匈牙利本是他的大敵。匈牙利良好的土地，是爲他所佔有。而匈總理白得倫便是脫蘭雪耳凡尼亞 (Transylvania) 人，羅馬尼亞人真是誰都知道匈牙利遲早總是要恢復他的失地的；所以這次意匈的和好，在他們也覺得是增強匈牙利的勢力的。

在保加利亞，事情也如這樣，保加利亞因爲其馬其頓地方之大部是被佔於南斯拉夫，所以倒很希望南斯拉夫有什麼動亂，可以恢復失地。同樣，從希臘，他們也希望有機會能夠奪回加瓦拉 (Kavala) 並獲得薩羅尼加 (Salonica) 而他們的對於羅馬尼亞，也是這樣。但因南斯拉夫與意大利的對抗關係，所以保利加亞與南斯拉夫間，情勢更爲緊張。在兩國的邊境上，常有科米太奇 (Komitadjii) 的侵害與騷擾。

說起科米太奇是一種屬於馬其頓革命委員會的人員。自大戰以來，即竭力的以謀先期保加利亞的馬其頓從南斯拉夫與希臘底下之解放爲目的。這是一種有組織的團體，專向兩國境內來劫掠焚殺，遇有軍隊追剿，即遁入保加利亞山中，這便是他們的大本營所在。他們近來，更到處暗殺，擲炸彈，炸鐵道。如塞爾維亞某將軍在伊斯梯哥 (Zabljak)，被刺，便是他們的活動。南斯拉夫因其屢次擾邊，管主

張進兵保加利亞追剿。但是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在這科米太奇的背後，却站着意大利，助以餉銀，資以軍械，使之在巴爾幹方面引起戰事，而自己可以從中取利。

保加利亞的情勢如此，匈牙利的情勢如彼，巴爾幹各國似乎儘有協同一致的可能，但實際上却不能步調齊一。如羅馬尼亞與匈牙利固彼此有隙，但却以共同的危險，竟聯合了起來。原來羅馬尼亞的地位正當俄國斯拉夫人與南方斯拉夫人之間，他把這兩種斯拉夫人隔絕不能相聯而在匈牙利的側面，如捷克，斯洛伐克亦都是斯拉夫民族；所以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在他們心中，常懷着大斯拉夫主義復興的恐懼，俄國的勢力倘若一旦起來，必定要重爲南方斯拉夫民族的保護者，而這些斯拉夫人便是大斯拉夫主義的先驅。

同樣意大利也抱着這種恐懼，因爲大斯拉夫主義一旦復興，則在亞得里亞海東岸，他便將有強大的敵國，簡直非他的力量所能抗。所以在他，最好能夠把羅馬尼亞與匈牙利聯合爲一，這樣便可有一廣大的國家橫隔在俄人與南方斯拉夫人之間，可無虞他們的聯結爲害了。現在意大利正在努力的謀消除匈牙利與羅馬尼亞間的意見，使他們能夠融合。因此之故，小協約三國，遂不得不趨於分裂了。

現在小協約的三國，二國爲斯拉夫民族，——捷克與南斯拉夫，而羅馬尼亞則爲拉丁國家。照分裂的現勢，南斯拉夫已成爲法之同盟國，捷克依然保着親法的態度，而羅馬尼亞則轉而親意。意大利的目的是想使羅馬尼亞與匈牙利利合而反法，反俄，爲意大利的助援。這樣，法國方面的政策，自然要竭力的結合斯拉夫民族的國家以與之抗。而此斯拉夫國家是波蘭，捷克，南斯拉夫三國，本來戴法爲盟主，他們是法國歐洲政治勢力及武力政策的基礎。將來形勢急轉，以彼此民族間的同情，他們與俄國，或者能夠諒解，至少在英意反俄的聯合戰線上是有問題的。

六、羅馬尼亞的王位問題

羅馬尼亞的王位問題是這樣：·非迭南王 (Vilg Jorj-
mand) 於今年七月二十日去世，繼位的是王孫米哈伊
(Mihai) 年不過五歲，要到十八歲才能正式登位，現在由
非迭南王的次子尼古拉斯公爵 (Prince Nicopolas) 大主教
克利斯替 (Patriarch Miron christee) 及最高法院第一院
長蒲杜干 (Banzhgan) 攝行政事。這是一半年以前該會議
決的。但是王太子加羅爾 (Prince Carol Caraiman) 因依
然在世，他現在巴黎，只因數年以前，他與一個羅馬尼亞

的民婦，發生戀愛，因此自願放棄王位，由其子米哈伊繼爲嗣王。

非迭南王死後，王孫於七月二十四日繼爲羅馬尼亞君主，這似乎是很合法的，但是加羅爾自接其父王死耗後，即欲歸國繼爲君主，謂前次之放棄王位，係被強迫，非由本意。他是幼君米哈伊的父親，希臘公主海倫 (Helen) 的丈夫。她正很誠切的望他能夠從巴黎歸來。但是事實却不許，甚至在父王病篤時，歸國省視，父王安葬時，歸國盡禮，亦都不許。因爲羅馬尼亞一切政事大權，都在勃拉夏諾 (Ion Bratiano) 的手中。他有時身任總理掌握國政，有時則在後面操縱一切。他是羅馬尼亞建國的勳臣，地位簡直比國王還高，並且又自由黨（實際是保守黨）的領袖，全國第一的富豪。

但自大戰以後，情勢發生變化，羅馬尼亞的疆土是比前大擴了，反勃拉夏諾的氣勢亦日增大。原來羅馬尼亞的人民雖大半爲羅馬尼亞人，而馬奇耶人 (Magaraz) (即匈牙利人)，斯拉夫人，保加利亞人及猶太人，可也不在少數；並且有許多是受慣外國的統治的。如在脫蘭雪耳凡尼亞，幾乎有四百萬人是匈牙利人民，在蒲庫維那 (Sokovna) 則有七十餘萬人曾爲奧屬，在比薩拉比亞則曾屬俄國

者約有三百萬人。因此之故，要想把這許多人民，都加以同化，實在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加以這些人民，其政治法律比統治他們的人都為進步，所以羅馬尼亞人雖是多數亦非常困難。因為羅馬尼亞向來是一個農業國家，居統治地位的是極少數的貴族。所謂代表政府，議會機關等等，都尚在草創時代，一般民衆，全然沒有政治的自覺，選舉不過一種形式，統治大權始終不出統治的人們手中。

戰後新被併的省分，對於羅馬尼亞這種貴族政治，當然不能滿意。這樣，昔日無足重輕的少數自由主義者，因所建各省進步分子的贊助遂在政治上嶄然露其頭角；但是直至最近，一切政權，依然是在勃拉夏諾家。非迪南王既死，使勃拉夏諾的權力更為擴大，總選舉後，議會全部控制在他們手中，而攝行政事的執政；又都與勃拉夏諾有利害關係，是受他的指揮的。他這樣操縱着全部政權，名雖總理，實為迭克推多。加羅爾的回國復位，與他實處在絕對利害衝突的地位，他是無論如何要反對的。

他在先前因為加羅爾比較有新的傾向，所以嘗設法竭力排擠，一九二六年的去位，正是他的企圖。加以近來如比薩拉比亞的農民黨，他們頗對加羅爾表示好感。他們最反對的是現在布卡米斯得的寡頭政治，現在正好趁着王位間

題，於是大為活動起來。農民黨領袖馬尼 (Juliu Maniu) 的演說實明白表示着對攝政者的法律問題的懷疑，他們想由此進一步來討論王位繼承問題。

當此之時，勃拉夏諾為維持其自己的政權，所以手段非常嚴厲，凡是反對派，不論是太子的，太后的，都一律加以壓迫，農民黨人民黨等在野黨簡直沒有活動的餘地。前內閣財次馬諾來斯扣 (Manolescu) 因為太子通消息被捕，雖審判無罪，亦足見其威風之一般了。但是到了十一月末，這個具有絕對權力的迭克推多，忽然以病去世。乘這機會，一般雌伏的政客，當然要起而活動，或迎加羅爾王復辟。現在由攝政會議決定內閣總理一席由勃拉夏諾之弟財長文弟拉 (Vintila Brantiano) 繼任。但文弟拉才具大家都知道不及其兄遠甚，所以能否平安下去，或者組織聯合內閣，或者解散議會，現在殊未能預說。

羅馬尼亞的內政，倘有改變，則其國際關係，當然也要受影響。羅馬尼亞的地位，當着蘇俄的西境，他與波蘭同樣，負着阻止蘇俄向西發展的使命。同時，他與蘇俄因為比薩拉比亞地方，意見甚深。比薩拉比亞是當得尼斯脫河 (Dniester) 與普魯處河 (Pruth) 間的一塊地方，其中有羅馬尼亞人二百萬，佔大多數；自一八一二至一九一八

年，向屬俄國。但是以後以當地議會的請求，爲羅馬尼亞所吞併，這在俄國不但布爾什維克黨人，實全體俄人都認爲是「失地」(lost province)。莫斯科政府始終沒有放棄他的主權。

這幾年來羅馬尼亞的地位，與波蘭同樣，時時刻刻要提防俄國：羅馬尼亞懼拉比薩比亞之被奪於俄，波蘭則自尼門河(Niemen)至得尼斯脫河東方境界，常要受俄國的

威脅。因爲波蘭是法國所與國，所以羅馬尼亞也被拉入法國的中歐同盟。但是羅馬尼亞除東方有俄國的威脅外，在西方，匈牙利亦時時欲恢復其故地脫蘭雪耳凡尼亞與巴乃脫(Banat)。因爲這是匈的恐懼，於是亦自願加入小協約，以維持脫里亞農條約(Treaty of Trianon)所定的境界。同時，在南方有對保加利亞的嫌隙。俄國自對土戰爭勝利奪得比薩拉比亞後，柏林會議，以黑海與多瑙河間之杜勃魯耶(Dobruja)之大部分地方與羅馬尼亞以爲代。羅馬尼亞這樣得以有康斯坦查(Constanza)以入黑海。但此爲保加利亞人求一統與自由的夢想所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以後，保加利亞以失其北部地方，本甚爲不滿，迨一九一三年第二次戰事，保加利亞正與塞希二國作戰而羅躡其後，故對羅的怨憤，因是益烈。而戰爭結果，羅又得杜勃魯耶

之餘地，包括薛里斯脫里(Silistria)是多瑙河岸旁的大埠。大戰既起，羅馬尼亞加入協約方面，保加利亞則投於德國旗下。以麥根森(Mackensen)軍的襲擊，羅軍大敗，布卡來斯得條約，在勃魯耶地方全部爲保加利亞所有。但是，一九一八年德軍敗績，保加利亞遂不得不放棄其所得地方，回復至一九一三年所訂的疆界。

這樣，俄，匈，保三國，始終對羅抱着敵對態度。這實是羅馬尼亞真正統一的障礙，各國都藉着其在羅的少數民族，以爲其活動糾紛的中心。惟此爲直接有關於於羅馬尼亞的，至間接的相同者則法意勢力近數年來在東歐方面的衝突。實使此拉丁國家，亦不由自主的捲入其中。但是巴爾幹的形勢，照例是由大國的對抗，使許多小邦成爲其利害角逐之場的。

大戰以後，法國成爲大陸方面軍力最強的國家，是由和約所造成的局面之惟一的保障者。新歐政局，全藉法國軍力來維持，其下各國，都惟巴黎的馬首是從。不但波蘭，如小協約三國，都以法國爲強力的後援，所以在不來格，倍爾格來特，布卡來斯得及華沙，法國勢力俱極優越。但是自法西斯黨興起，意大利勢驟張。意國政策，在打倒法國的優勢而自稱雄於東南歐洲。故在中歐方面，慕沙里尼

竭力謀破壞小協約，因為這是在法國羽翼下，而其中之南斯拉夫則為意大利亞得利亞海方面之敵人。

最近，意大利於羅馬尼亞之絕離小協約，頗著成功，內閣阿佛來斯扣（Averesch）係親意派，為勃拉夏諾之政敵。以他的力量，致比薩拉比亞的合併，乃得意大利的承認。故一時意羅和好之說其囂塵上。加以匈總理之訪意，意國勢力之在巴爾幹方面者，因以大擴。然正當此時，阿佛來斯扣內閣突為勃拉夏諾所推翻，大似法國勢力又將復興，而小協約的團結，亦現着較為鞏固的樣子；但是，這在意大利，當然要圖恢復，於是便欲擁其政敵加羅爾，俾回故國。

故照目前的政情觀，由羅馬尼亞的統一政策，不但在俄、匈，保三國直接要推翻現政府；即意大利的外交；因欲擁加羅爾以代親法的勃拉夏諾，也是立任反對的地位。

現在勃拉夏諾既死，這使反對者的活動更加有力。但是意大利的政策，若不能使羅馬尼亞與法國的勢力絕離，則必將進一步謀反羅的團結。於是匈牙利與保加利亞，便是很好的助手，而阿爾尼巴亞則為其最有用的根據地。照此情形，希臘因與保加利亞的仇隙，必將轉而入小協約方面。

這樣，巴爾幹又回復了一九一四年時對壘的情勢，不過先

前的主角是俄奧，現在則為法意而已。

七、德奧合併問題

先前巴爾幹問題，德奧兩國實為其動亂的中心，現在德國敗績，奧國分裂，似乎已完全失勢，無甚關係；然而二國若一旦聯合，則其力量，固亦足左右歐洲政局，未能輕視；所以德奧合併問題，即所謂（Anschluss），因為這與小協約各國尤有重大關係，我們在這裏，應得說一說。

自德國革命以來，一國之合併成為解救奧國的唯一方法，亦為德國現行政策目的之所在。二國若一旦合併，則德意志共和國不但可增加人民七百萬，土地三萬方里，以補償其戰事的損失，並且包圍捷克四境，與匈牙利接壤，勢力直入歐洲東南方面的中心。

在法國看來，德國一旦擴張人口至七千五百萬之多，而自己則不過四千萬，這顯然是一種威脅。而在捷克，以國內含有不少德國民族，也當然是一種當前的危險；至於波蘭，則以德國始終沒有放棄其恢復東境失地與壓迫波蘭迴廊的決心，也覺得這是一種非常的恐懼；可是在意大利，他的危險却也不小於此。得利亞士得，本是奧國從前入海的主要港口，而阿地奇河上游（Upper Adgiri）德

語人民之被意人所奴視，德意志共和國固嘗抗議而含憤於心，今一旦接壤，自然免不了要發生衝突。且意大利由戰事所得的大部利益，都是從消滅哈布斯王朝，代以許多弱小國家而來，現在德國勢力若一旦到了維也納，則此等利益，便將難以保持。故在法意二國看來，德國的前進，其實實即是他們在中歐與東歐的勢力之消滅。那時，匈牙利因為對捷克，其行動是一致的，必將轉而為德的與國。保加利亞與匈牙利一樣，亦必將求助於柏林以恢復為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所據的地方。

總之，德國勢力若一旦達到多瑙河中流，則全部巴黎協約俱將立等於廢紙，而一方面也許又要造起 Mittel-europa——這是霍亨查倫家作戰目的之一，在大戰時會暫時實現過。

但是照目前情形。我們大家都知道德國尚不至成爲真正的危險，因為在德國，愛和平的心理比好戰的爲強。他的即欲向中歐東歐發展，也是經濟的，財政的，而不是政治的。從波羅的海以至亞得里海及愛琴海一帶，他方不能有經濟的與政治的控制的勢力，要想與奧國聯合起來到底也不容易。況且德奧內部雖很多同情於合併的人，可是反對的也不少呢。

原來奧人對於普魯士人，向來不甚融洽，他們以普人爲未開化的正經人 (Uncivilized martinet)。他們恐奧國之加入共和，便如從前那樣的須受嚴刑峻法的節制。其間雖沒有種族的觀念之存在，但他們甯願自己獨立，所謂合併，到底是追到無法可以生存的道上所採的最後手段。

至於德國則態度較複雜。國民黨人並不主張合併，他們以爲奧國共和氣味太重，一旦合併，則德國的共和分子必將以奧國社會黨與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前者加入德國之社會民主黨，後者加入加特力教黨——的加入而益得勢。原來德國現在是共和與帝制兩派平分天下。以奧國分子的加入，必將打破此種平衡的局面，而成爲共和派最佔勢力之情形。再，奧國的共和分子無論矣，若其不忠於哈布斯王朝者，恐亦未必肯効順於霍亨查倫，他們勢必亦與巴伐利派立在一邊，以反對復辟。再，奧人爲羅馬加特力教徒，在德國，宗教問題也是很重要的。現在是新教徒當權，因爲其數倍於加特力教徒。但若加入七百萬的奧國加特力教徒，則德意志共和國中舊教徒的勢力必大增，即新教徒的勢力將大減。

總之，德奧合併問題，固然可以使德意志的共和政體，以議會中普魯士勢力的減少，而得到安全的保證，且因此

可以阻止外國勢力的覬覦，但在同時亦要引起國內政治的糾紛；況且照目前形勢，也是萬難實現的。

八、德國的態度

法意對峙的形勢，我們在前面已說的很明白。他們是地中海上與巴爾幹方面的敵人。照阿爾巴尼亞的情勢觀，他們的對峙，是只有一天天的趨於嚴重。但是在兩者中間的德國，其態度的向背，也是大可注意的。由表面觀，在這兩個敵人中間，他也許要乘他們相互的爭鬥，而謀漁翁得利；但是若照理論上說，他也許與意國站在一邊以對抗法國。

不過就全體來觀，德國現在似不便有真意的表示。倘若德國仍是對法懷着憤恨的話，那末對於一九一四年意大利的背盟，他一定要覺得更可憤恨。加以意大利戰後，割據上阿地奇河地方，奴視其少數的住民，強行拉丁化，尤使德國覺得可恨。因此就現狀說，德國的感情，似還與法相好而薄於意，但在他方面，有些事情為德國所渴求，以格於法國的反對不能實現。其中德國所望最切的是恢復但澤迴廊與上西勒西亞，然因此等地方現為波蘭所據，而波蘭實為法之與國，惟與意結合始能達到此目的。再，在從前

法意兩國都一致反對德奧的合併，但現在意大利的反對已不十分堅決，且是可以疏通的。

可是在現今德國是被壓迫着，簡直動彈不得的。他雖然渴欲恢復東方失地，可是關係最切的還是能夠撤去西方各地的外兵。因為法軍若在萊茵地帶駐紮一日，德國就一日不是完全獨立的國家。照情勢看，他決不能冒險與法國發生衝突，致延長法國駐軍的期限。所以法國的政策倘若是在防止德國的恢復東境各省及與奧國的聯合，則意大利政策之欲在多腦河一帶造成拉丁匈牙利同盟，為德國久遠，不是只顧目前設法，實還是矛盾的。

因此之故，德國最近的政策，純然是隨機應變的。因為從德國的立場來看，將來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他全然沒有明瞭。歐洲事件，倘若像現在樣，把俄國屏之門外的，則一切結合，到底不過暫時，不能久長。所以德國以迫於時勢，雖一面與其西方的敵人和好。而與俄國則始終沒有永遠斷絕的表示。德國現在固然也有接受解決西境的意思，況洛加諾協約是永久的事物，他也沒有與法發生新戰爭的意思，但是，他與俄國可亦不願有站在一邊的明白的表示。

總之，德國的政策，現在還是一個未明的問題。如恢復

波蘭的失地及聯合奧國等，都不過是空虛的目的。倘若這幾個目的，而必欲求其實現，波蘭捷克，必欲使之與其餘歐洲隔絕，使之經濟的爲德國的隸屬，那末以與奧國的聯合與匈接壤，必將使他在巴爾幹方面亦成爲一種有力的勢力。

實際上，由現在一切事實之所示，歐洲各國的外交政策，大都是隨機以變的。因爲將來的局勢是怎樣，現在還完全沒有明白。惟在一方，在許多國家最顯著的如英法德，大家都希望和平，希望有一種像洛加諾性質的東西，使戰後紛亂的局面得以重新振興起來。同時在他方面，那互相對峙的國家及其爭鬥的野心，實表示着大戰前照例的情勢；以後將同樣的引起重大的結果。

歐洲當大戰以前的時候，彼此疊疊鮮明的嘗成爲二大同盟。現在，這二大同盟是解散了，由目前的蘊釀，將來會形成怎樣的新團結，真是誰也不能預測。一般新聞記者雖大聲疾呼的認阿爾巴尼亞與羅馬尼亞爲引起戰爭的危機，但是照目前的情形，列強之間似尚不至立即發生戰爭。因爲法意德都是同樣的，其財政軍備，不足以從事爭戰。但是戰爭雖不至立即發生，在歐洲，其敵對的結合之分野，不但是可能，並且正在蘊釀中。各國外交當局，縱橫捍

闖，正在作種種實驗的結合。但是在目前。因爲俄德兩大勢力還沒有加入漩渦，致各國都無所遵循，所以此種結合還不十分重要，俄國仍然是在布爾什維克黨的手中，其目的在世界革命，與各國之只圖擴其本國的勢力者不同；而德國則當外國駐軍之下，似還沒有能力來活動。

但這是完全可能的事，有一日法蘭西與斯拉夫結合以抗德與意的團結。這樣，其勢力與大戰前的中歐同盟及東歐西歐的聯合實無二致。但這也至少是同樣的可能，以洛加諾會議或引起法德的協約。惟在現在。因爲波蘭問題，法德和好及法俄同盟這樣的事，殊無實現的可能哩。

以上所述，都是在實驗時代的事。歐洲大戰的毀壞，現在是漸漸的恢復了。有些國家正在邀結同盟與國，以保證其所有的利權。有些國家則在圖謀怎樣去恢復其所喪失的利權，及獲得其國家安全上或偉大上所必需的事物。

在這種歐洲政治家中，慕沙里尼便是最活動的；惟斯脫來斯曼或可與之匹敵。但是其政治概念的根底，實都是機會主義。慕沙里尼的條約，像斯脫來斯曼的一樣，都不是他永久的政策。這都是暫時爲着適應現狀而締結的。他們巧妙的運用其外交手腕以獲得其必需的利權，因爲恐在沒有準備妥當以前，即發生爭戰，所以實際上，兩方面都是

竭力想避免衝突，暫時保持和平的。

九、英俄的對抗

法意的對抗是現在中歐巴爾幹方面糾紛之所在；但是其將來的趨嚮與變化，似仍將由歐洲外交最大的動力英俄的對抗來決定。但是英俄對抗的形勢，不但是在歐洲，並且延長直及我遠東的。俄國主張世界革命。以推翻資本帝國主義，而英國便是他最大的敵人。協約各國爲防止他的西進，於是有波羅的海諸國以爲障阻，有波蘭以間隔他使不致與德國聯合。近來，以俄國的東進政策，致英國在東方的勢力，大受打擊，於是俄國在歐洲造成反俄的聯合。波羅，羅馬尼亞，及波羅的海各國便是他活動的地方。

原來在英國，自克利米戰爭以前直至柏林會議，其間的外交，無一不受俄國的威脅。現在以俄國的活動不但其殖民地都動搖不安。即其本國亦有陷於政治的及經濟的無政府狀態之勢。當此之時，英國爲謀報復及自己防衛起見，於是在東方施其政策，以離間革命勢力，在歐洲則團結各國以反俄。老實的说一句，最近歐洲各國無一不在看英國的外交，以定其轉向。而最值得人注目的，則爲在諾曼的諾曼以後，意大利即有與比薩拉比亞的條約，同時

，英國對波蘭的外交與輿論，至最近亦漸漸的大有更變。比薩拉比亞本屬俄國，戰後被奪於羅馬尼亞，意大利的承認確定了羅馬尼亞的主權，這在俄國當然是非常憤恨。他們雖然於里加條約的失地表示承認，但於比薩拉比亞則始終不肯放棄其主權。英國外交策政，自巴黎會議以來，對於東方境界問題向主調和，路德喬治對於波蘭境界之依照一九二〇年的俄波戰後的情勢，尤深致反對。所以有許多人對於羅馬尼亞之佔比薩拉比亞，亦頗不以爲然。因此，當時一般人意見以爲英國對於巴黎會議所定東歐與南歐方面的境界，是贊成修改的主張的。這是由於英法之間根本的主張不同。法國主張和約之整個的實施，反對一切變更，尤其對於波蘭的邊境。

反之，在英國方面，則對於波蘭頗示不滿，尤其於邁那維爾那（Vilna）及但澤，責難最烈。英國的主張，以爲如羅馬尼亞，波蘭，尤其如波羅的海諸國，其東邊境界，都是暫時的，將來終有一日俄國要出而要求其主權，若既確定，則勢必反成爲俄國自身的威脅，徒增加俄國的活動與糾紛。原來那時的英國是不主以極端態度對待俄國的。

但是現在，俄國反英的活動進一步加緊一步，於是英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在過去幾年裏，我國經濟建設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是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團結一致，辛勤勞動的結果。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工業體系，農業生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些成就的取得，是與我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幹部的辛勤勞動分不開的。我們必須進一步動員全國人民，發揚奮鬥精神，為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努力。

（一）要進一步動員全國人民，發揚奮鬥精神。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需要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我們必須進一步動員全國人民，發揚奮鬥精神，為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努力。

（二）要進一步加強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幹部的團結。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需要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幹部的團結，為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努力。

（三）要進一步提高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幹部的政治覺悟。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需要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我們必須進一步提高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幹部的政治覺悟，為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努力。

新華日報社編印部出版

（一）要進一步動員全國人民，發揚奮鬥精神。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需要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我們必須進一步動員全國人民，發揚奮鬥精神，為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努力。



新華日報社編印部出版

新華日報

一、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語言。

二、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文字。

三、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生活。

四、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精神。

五、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理想。

六、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希望。

七、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力量。

八、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榮光。

九、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幸福。

十、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未來。

十一、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生命。

十二、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靈魂。

十三、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血肉。

十四、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呼吸。

十五、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心跳。

十六、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微笑。

十七、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淚水。

十八、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汗水。

十九、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血脈。

二十、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骨幹。

二十一、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神經。

二十二、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血管。

二十三、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毛孔。

二十四、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細胞。

二十五、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組織。

二十六、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系統。

二十七、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結構。

二十八、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功能。

二十九、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作用。

三十、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價值。

三十一、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意義。

三十二、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目的。

三十三、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方向。

三十四、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道路。

三十五、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橋樑。

三十六、國語是我們的共同的舟楫。

(一)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二)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二、

(三)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三、

(四)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四、

(五)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五、

(六)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六、

(七)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七、

(八)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八、

(九)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九、

(十)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一)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一、

(二)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二、

(三)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三、

(四)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四、

(五)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五、

(六)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六、

(七)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七、

(八)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八、

(九)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

的有賴。後來又做過首相的。他說：「如果有人說社會主義是反無個人所有制的，這是對於社會主義的謬誤。社會主義，不僅不反對個人的所有權，並且還要保護地使財產落到市民大衆。」

(三) 賈斯 (Guesde) 賈斯說：「假使我們是資產主義者，那麼，資產主義，一定不要破壞合理的且有財產制的，遺產主義。一定是把現在的富有財產制破壞並且還要把它普遍化的。」

(四) 拉法格 (Lafargue) 拉法格是馬克斯的女婿。他說：「小小的田園，對於小農是必要而不可缺的，與野別家的刀具，農家的毛筆一樣。一由此，可見農地也是主張保護小農的。」

上述的幾種論調，都是法國社會主義者裏面的紛紛的，因為他們的農業理論，簡直與馬克斯的背道而馳，以致大受正統派馬克斯主義者的攻擊。其中，攻擊最力者，當推恩格爾。他說：「馬恩綱領，就是不敢破壞資本主義制度，也可以實現的。我們一方面說小農地的滅亡，不能避免，

而另一方面又要保護小農地；這是何等矛盾！我們不敢讓這綱領，無論如何，是不能救助貧農階級的。」此外，小農地滅亡論者，對於這兩種農業綱領，亦攻擊甚力。

二、法國社會黨諸名士之修正派的農業論

如上所述，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法國的社會黨——社會主義勞動黨——一方面，在實際的政職時有改權農法之必要；他方面又要求要修改遺產法。理論的政黨不如實際的政黨之適宜。因此，他們把從前那種完全偏於理論的綱領廢除而改用與無產大衆的現實的要求相合之暫定的現實的綱領。

法國的社會主義，自馬傑及博特大會以後，漸次右傾化，這是很顯著的事實；縱使一八九七年下半年社會黨議員的言論，也可以看得出的。一八九七年，下院社會黨議員賈斯，關於農業問題與反對黨論爭甚力；由他的言論，可以看出對於社會黨對於農業的態度——尤其是對於小農的關懷。

賈斯的論旨，大要如次：

「共和黨員裏面，有主張保護關稅可以救濟小農的；有主張金銀兩本位制可以救濟小農的。但是我們社會黨員，與共和黨員極端者的意見不同。我們覺得小農現在是很窮苦的，第一要改良的還是農村的組織化。再進而

財產制，不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存在，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亦可以存在的。不過在後者，須能不受重利權的壓迫，並且沒有救濟的必要；這是與前者不同的點。」

他又說：

「社會黨一視政權，將國家要解決農業問題的。社會黨首先應增大法國的經濟力以增大農業生產，然而要增大經濟力，則非禁止大經濟生產與小經濟生產及農業者與其勞動者的鬥爭不可。確實說起來，社會主義對於生產的利害關係比對於分配的還要深！」

勞動新形式的改革各點，約記之如下：

- (一)勞動者要合法的選出代表加入農業合作社；
- (二)對農業勞動者的最低工銀制；
- (三)對農業勞動者的失業保險之樹立；（以上是關於農業勞動者方面的）。

(四)兵役之制限；

(五)關稅之改善；

(六)關於抵當權的種種改善（以上是關於農業方面的）。

其次，農業問題，成爲法國社會黨的重大問題。一九〇

二年的法國社會黨第四次總會決議以下各條：

(一)關於農業信用制度；

(二)對於農村自治團體，須給以補助金以便編置農業機

械及其他建設；

(三)調停農利須擴張到農村勞動者；

(四)疾病災害及廢除保險；優待年金及對於所有勞動者

——工業、商業、及農業勞動者——的失業保險。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的大會，又決議由各聯合會選出一名委員組織委員會，專研究農業狀態。由此，就可以觀察法國社會主義者對於農民運動之熱烈。當時農業委員會的主張政治運動關於社會黨的目的，發表了一篇論文，他主張對於農民不能用那些一般的公式或革命的文詞，應該給他們一種現實的領袖；如關於農作物之價格，抵當問題及肥料之購買等。這個思想，不久就在農業委員會的報告上面表現出來了。該會所做的報告，就是下述的特定的改革案。茲摘要錄後：

(一)使社會保險擴張到農業勞動者；

(二)農業勞動，採十小時勞動制，一週不得過六十八

時；

(三)由雇主合作社與被僱者合作社決定的最低工銀制；

(四)輸入及小兒勞動之取締；

(五) 星期休定制；

(六) 農業勞動者住宅改善法之制定；

(七) 農業調停局之設立；

(八) 禁止分益佃農交付收穫之一半以上的法律之制定；

(九) 制限裁判費及承繼費的法律之制定。

上述的這幾項，一看就知道，可以稱為社會主義的改革案的很少；大多數，差不多自由主義的政策也很容易贊成的。法國社會主義者對於農業問題，到底泊莫翰的時代，遂發由一般的概念的態度變為科學的現實的態度；惡意的說，也可以說是極端的右傾。一九〇九年莫翰及格爾等發表的有名的農民雜村論，主張小規模經營農在農業經濟上頗為必要，很反對小經營農的社會化。其後不久歐戰爆發，乃入大戰時期。

四、大戰後之法國社會黨與農業問題

一九一九年法國社會黨對於農民發表了一篇宣言，說社會黨就是農民黨。對於小經營農決不反對的。這個宣言，喚起了許多農民的同情；所以一九一九年社會黨納黨費的黨員增加到十一萬五千人之多。一九二〇年，因共產派分子之脫退，被到只有五萬五千人。因此，法國社會主義運

動。乃由社會黨中心時代而入共產黨中心時代。自此以後，共產黨的農業理論一直活躍到現在。法國共產黨的農業理論要言之：就是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各國共產黨的農業理論，大體差不多；當無容再說的。現在只把 C. G. T. (勞動總同盟)最近對於農業的態度，約略說一說：

C. G. T. 原來對於農業勞動者，不大注意；雖在一九〇〇年，對於農業勞動者的組織化稍為討論過一下，但是並沒有積極的努力，以促其實現。大戰後，才知道農民的向背，對於勞動運動，影響很大；於是在一九一九年的里昂大會，他們也提出一種農業政策（如：八小時勞動制；農業勞動者的住宅改善；災害保險之制定及農業勞動檢查官之設置）等。想拉攏農民——尤其是農業勞動者。但是他們這種政策，並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

綜上言之：法國的農業社會主義，一直弄到現在，還沒有相當的進展；農村的宣傳，也沒有什麼效果。加之，小自耕農反佃農等農業人口階級間，常充滿了不滿的空氣，並且實際上，現在的貧農，也大有反對大地主而要求分割土地的傾向；所以農村的階級，恐遲早是難免分裂的，這種狀況，很可以給共產黨活動的餘地與機會，這是不可不特別留意的。



中國的人口問題

劉光華

一、中國人口不確的原因

二、中國人口的推定

三、中國人口過剩的原因

四、救濟策

五、結論

一

我國人口號稱四萬萬，其實從來既沒有可憑的國勢調

查；又沒有完備的戶籍法，那裏有什麼確實的根據。我國

自古以來，就是以家族制度為建國的基礎，以家庭為社會

組織的單位，因之歷朝的法制都重視戶籍，調查戶口的數

目，而且主要的目的是為課稅或抽丁，不是要知道全

國的人數。換句話說：我國原來國家的收入是賦役；賦是

田賦的意思，即與今日的地租相當；役是力役的意思，即

與今日的人頭稅相當，所以調查正確的時代要有，以其所

舉的人口，大概是根據賦役者的數目，不是全國的人口。

尤其是我國調查的主要目的在定賦役，名曰重視戶籍，其

實沒有編成過完全的戶籍，這個裏面說是有隱瞞的，誰

也不敢贊同。是以如安巴爾稿及東華錄等所載的統計：在

禹王時代（紀元前一八二一年）的人口為一千三百五十五

萬，以後一直到漢一統天下的時代，還只千數百萬，西漢

盛時——平帝之世（紀元二年）雖說是五千九百五十九萬，

然自此後到隋隋時代約千七百五十年間的人口，依然沒

有超過五六千萬，甚至如康熙五十年（紀元一七一一年）的

時候，反說只有二千四百六十二萬。這樣看來各時代的人口調查，不過是依據前代的統計而奉行故事罷了。

隆及清初，對於調查比較認真，自順治元年（紀元一六四四年）起，每五年調查全國丁數（自十六歲以至六十歲的男子數）一次，以後且改爲一年一次，然而到乾隆年間止丁數一點也沒有增加。這是因爲我國從來賦稅的改革，比王朝的更迭還難，其稅制的根據差不多是古今一貫，沒有變動的，國家的收支也是固定的，呆板的，當然這種調查也不過是照例奉行而已。所以一到康熙時代，看破了這種人口調查上的隱情，遂於五十一年，下諭把這種形式的調查免掉，令各州府縣的丁數，都以康熙五十年數目爲定額，以後丁數總算增加，也不再多徵稅。自康熙末年經雍正年間，更爽爽快地把直省的丁賦歸併於地賦，於是俗有地丁錢糧之稱，而對於調查人口的實數乃另立新法；不過以後的人口也不見很大的增加。乾隆年間又利用各地方的保甲制度，（十家爲牌，十牌爲甲，十甲爲保，可以說是一種自治制）依其報告，以統計戶口，於是戶口調查與徵稅沒有什麼關係了。因之人民不生了抽稅的憂慮，隱瞞的自然比較少，人口數遂致激增，乾隆六年（紀元一七四一年）已達一億四千三百四十餘萬了。但各種統計上

十六歲以上六十歲未滿的男子丁數，大概都占人口數的二成五，上達五六千萬的數字，若是表示全國丁數的，則當時全國的人口不得不說是已滿二億了。果然一經乾隆兩次下諭督促戶口報告，口數益增，到乾隆五十五年，竟超過三億，尤其是乾隆以後，歷朝都以戶口的繁盛爲榮耀，人口數的增加更快，道光二十五年（紀元一八四五年）說是四億二千一百三十四萬，距乾隆五十五年不過五十餘年，竟增加了一億二千萬。其後都是照例任意增加，光緒二十八年（紀元一九〇二年）說是有四億三千九百九十四萬餘了。我國人口號稱四萬萬的來由就在這裏。

清朝末年，新政設施，欲知全國人口的實數，乃由內務部頒布調查戶口章程計畫，調查戶數，以宣統元年（紀元一九〇九年）至翌年十月爲限，調查人口，以宣統元年至三年十月爲限，至五年即編成完全的統計，通令各地切實進行。由是戶數調查始得辦到，二年七月，發表第一回戶數統計，三年七月又發表第二回統計；只是人口調查畢竟沒有結果，而清朝已滅亡了。但依當時所發表的第二回戶數統計全國的戶數共爲六千二百四十八萬餘，一家的平均人口大致是五·五，則全國人口當可由此推定是三億二千萬了。該章程規定：每戶編釘內務部所定的門牌，二戶以

上開調查則有正戶附戶之分。先收門牌調查戶數及戶主的姓名。然後再調查口數。以內務部所定的表口表分給各戶。填記居住者的姓名、年齡、職業、籍貫等。限十日內提出。其法不可謂不善。然而我國向來缺乏健全的集體的國家組織。上下官廳間的統屬關係不嚴。尤其在清末。中央既沒有威信。可以統馭地方官。數字的概念又很薄弱。及沒有統計的知識。人民對於這種調查更沒有相當的瞭解。而不出巨額的調查費。只漫然令其進行。其報告之不近事實。是可想而知的。結局。和從前的丁數調查一樣。不過是一種形式的報告罷了。革命後民國十年（紀元一九一九年）。我國郵務管理局依賴各地方官廳的援助。來調查人口。依地方別編成人口統計。發表全國人口除蒙古西藏之外。為四億三千零十九萬餘。但其結果亦不外是由地方官以從前的數字為基礎而任意報告得來的。算不了什麼憑據。加之國內時常發生兵禍。飢荒。瘟疫等慘害。依理論說起來。在人口統計上應有消長的代表。而實際這種影響差不多完全不能看出。所以我國的人口究竟是增加還是減少。真是莫名其妙。

然則要曉得我國人口的多少。全由大量觀察來推定。沒有別的方法。中華民族增殖之大。可以拿台灣做個例證。台灣雖於三十餘年前（光緒甲午年）割讓於日本。而其住民中。中國人至今還占九成六。依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大正四年及大正九年。前後三次的調查。其本島人的增加率。在過去的十五年間。平均為一二・三%。此日本內地還高得多。或者有人以為這種增加率。是台灣文化發達。衛生設備完備的結果。不能拿來我國做比例。也未可知。但大凡人口的增加是與文化程度成反比例的。歐洲文明各國的事實很多。便是現在的台灣也莫不如是。在明治三十八年止。五年間的平均增加數。一個年為五萬四千。大正二年止。五年間的平均數就減少到四萬四千。大正九年止。五年間平均數更減少到三萬四千了。不待說。這個裏面當然有許多是因為日本政治上的壓迫而遷徙了的。然亦仍不失為人口增加與文化發達成反比的一例。所以台灣人增殖力大的主要原因。還是由於民族性。因之我國人口的增加率決不在小。也可以想見。原來我國家族是社會組織的單位。是社會發展的中心。獎勵生育之風盛行。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無子為七出一」，都是深入人民的脈筋的。人口論的著者馬爾薩斯(Malthus)列舉我國

人口增加的原因有三種：第一是天惠的豐厚，尤其是土地生產力之大；第二是採用農業立國主義，生活資料的生產豐富；第三是婚姻的要勵盛行。這三點固然都不失為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而尤以婚姻率之大為最重要，例如台灣的我國民族每千人中有二十組以上，實為世界各國之冠！

不待說，中華民族的增殖力雖大，然而因天災人禍（江河的汎濫，瘟疫的流行，兵匪的擾亂）的人口減少，却不可樂觀；又滿女墮胎的積習也不可抹殺（多半是因人口繁雜生活壓迫所致）；但這些事情不外是自然的或人為的人口調節的作用。明朝以前的統計暫且不論，只就明初的統計來看，數字已有五千八百萬之多，假設這是表示全國的丁數的，則當時全國的人口為二億三千萬；若是按全國的戶數而言的，則當時全國的人口已滿了三億。如是直到五百餘年後的今日，人口就驟四萬萬，當然不是亂說，並且恐怕還不止此數。如今假定為四億，使本部十八省的面積來對比，則一方哩的密度為二百九十餘人，較之日本內地的密度三百七十四人少多了；加入東三省的面積（共二十一行省）來對比，則一方哩不過一百七十餘人，較之台灣本島的人口密度二百六十餘人還相差得多；若以我國全領域的面積來分配，則一方哩只有一百人，僅僅與

希臘的人口密度相匹敵。加之從來所發表的統計中，東三省的人口最多也沒有超過二千萬的，新疆蒙古西藏的人口沒有算到九百萬以上的，便是在本部十八省內，也因為交通經濟不發達，人口多集中於河川及其他交通的要路，例如北方則在黃河流域之山東河南，中部則在揚子江流域，南部則在珠江流域。所以全國的人口，大致沒有超過五億，總在四億和五億之間。

三

如上所述我國的人口擬合假定為五億，而在本部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地方，還算不到十分稠密，至於本部以外的滿洲，蒙古，新疆，西藏，更有人口稀薄之嘆，又何能說是人口過剩呢！但實際上，多數國民已受生活上的脅威，人口問題已為我國重大的社會問題了。每年雖送出四百萬以上的移民於海外，而國內還是流徙遍野，事如蓬，不僅有害地方的治安，並且軍閥將以剝利用，來互爭權勢，當為和平統一的大禍根。原來我國國民拘守「各人自掃門前雪，不替他人瓦」的成見，對於國事毫不過問，以致政治完全為少數無聊政客和軍閥所操縱，而一班遊民就變為他們攫奪權利的工具。試看現在我國累百的軍

隊，每人幾塊錢的月餉，還不能按期發給，甚至有寒時無衣，飢時無食，和乞丐差不多的，而官僚們僅僅去沙場拚命，這不是因爲生活的壓迫，爲的什麼？又我國民族戀鄉戀家之心很重，除掉最下級的勞動者之外，凡是客死於他鄉的，其遺骸必使歸葬於故土，即在海外萬里樂享餘生的資產家，埋骨也必指定故鄉，而乃不惜到處受排斥的侮辱，近則南洋，遠則歐美，每年移出至四百萬以上，這又不是因爲生活的壓迫，爲的什麼？

我國自古以地大物博自豪，採用極端的農業主義，以農業爲立國之本，即世界各國也莫不認我國的經濟資源是無盡藏的；然而時至今日，國民的主要食品如米，麥，砂糖等，已不能不仰給於外國，棉花，煤炭，煤油等原料，也不能不由外國輸入。依一九一五年的貿易統計所載，輸入品中食品占一成九，原料品占一成五，至一九二五年，則食品占二成四，原料品占二成八，大有繼續增高之勢。以地大物博的我國，尙不能謀天產品的自給，而必依賴外貨的輸入，實在是因爲人口年年增加，生活程度漸次向上，而國內生產不能與之俱加的緣故。換句話說，就是我國今日的人口過剩，完全是因爲沒有充分利用自然界的生產力。無論經濟資源怎樣豐富，若不力圖開發利用，而人口又增

加無限，則遲早會弄到人口過剩，乃當然的歸結。馬克斯(Marx)說：『在資本家的生產所支配的社會，資本的一切要求都是以絕對的形式而現出，所以資本所不要求的人口，是絕對不用的過剩人口』。又祖述馬克斯主義的學者常說：『現代過剩人口的苦惱，是由資本主義末期的疾病而生的，就是由於潛在資本家生產的機械本身的原因，使資本家所能雇傭的人員增加率，趕不上人口的自然增加率，而起的一種鬱血症』。但我國今日的人口過剩，決不是這種道理，當可說是資本家的生產沒有發達的結果。考完我國農業不發達的原因(就一般產業而論，也是一樣)雖多，而其主要的大概不外下列的三種：

第一 政治不良天災流行

原來我國的重農政治太過極端，所有的政治都以農業爲基礎，租稅勞役的義務一概加在農民的肩上，以致農民異常疲弊；並且重農賤商的結果，又足以阻止物資的交易，甚至妨礙農業的發達。加之古來的政治是很消極的，例如孔子說：『道千乘之國……使民以時』；孟子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又說：『網罟不入污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大概都是只主張不要妨礙農作罷了，並沒有切實爲農民謀利益的積極政策。有時一般農民不僅不能受國家政府的保護，反因國內的秩序紊亂，還要大感生活的壓迫，因之農民的心理是保守的，農民的經濟是自足的，消極的。惟其政府不講積極的政策，所以對於農業經營上最重要的灌溉排水等設施，差不多完全沒有顧及，其結果，現在有堤的河川很少，以致常常洪水汎濫，旱魃爲虐，餓季遍於全國了。

施政不良，最足以阻礙農業發達的，更要算租稅制度及阻礙令。

(一)租稅制度 我國的租稅體系，以消費稅爲中心，其次就是地租，勢必使租稅的負擔多偏在農民的肩。詳細些說，對於耕地多課不公平的煩雜的地租，有時還不僅地租苛重，一想販運土地的生產品於未到商埠之先，就要繳納什麼生產稅，貨物稅，及其他種種名目的厘金，當出商埠的時候，又不論是運往外國，或運往內地，都一律要課輸出稅；若想再運往本國的其他商埠，則在移入地又要抽貿易稅；有些地方且有常關稅的負擔，甚至一到消費地，又有什麼銷場稅或落地稅的負擔。如是貨物一運搬就要加稅。價格當然增高，簡直是政府自己阻礙國內物資的交

易，何能促進生產的發達呢？又何能使生產者不陷於消極主義呢？再就對於本國貨物的輸出稅而論：我國的輸出以販路競爭不大激烈的農產物爲主，固然不能說輸出稅就是自殺的制度，但其輸出品並非他國不能生產的獨占品，則在競爭上還是難免處於不利的地位。尤其我國的農民階級是極端保守的，消極的，若對於其生產物不與以有利的販路，則生產必沒有增加的希望，所以像這樣梗塞生產的販路，縱說是一種經濟上的自殺，也不爲過言。有人以爲對於天產品的輸出課稅，可以使國內的供給豐富，助長國內產業的發達；殊不知輸出稅的設定，是只以保留原料品於國內爲目的的，運用稍一不慎，則不僅未必能夠促進國內的產業，其結果甚至反足以使原料天產品的生產衰頹，所以對於本國貨物的輸出稅，無論如何，總算是一個惡策。至於對於外國貨物的輸入稅，目下完全爲外人所把持，絲毫不能自主，其有害於我國的產業，更是人人知道的，不待我來再說。

(二)阻礙令 我國自古以來，穀米不單是禁止輸出國外，有時且禁止流通於國內各省；不僅國內國米如是，即外國米一旦輸入，便不准再行輸出。這是因爲穀價一貴，則貧民無食，動輒引起暴動，大鬧飢荒；而爲維持秩序，救

濟貧民，乃不得不出此。不特說，當四年的時候，一時禁止穀米的輸出；各國也不甚絕對沒有先例；但像我國的阻礙令那樣時常發生，並且各地方可以自由行使的，實在是沒有的。這種制度是國際交通未發達的舊時代姑息的治安策，一到海外交通自由的今日，當然不能適用；不撤廢這種制度，反不能刺激生產，而使穀米增加。況且國內各地方間，穀米的自由交易一經阻止，則各地形成經濟的割據，不得不講求自給自足，結局助長各地方的不統一，妨礙分業的進步；阻止國民經濟的發展，其弊豈不更大！近年我國穀米的生產之所以減少，外國米的輸入之所以日多，這也是一個原因。比方湖南本是產米之區，自去年冬季共產黨唆使農民協會以來，到處阻礙，弄得水洩不通，卒致穀價大跌，農民花了許多的生產費，而所得的結果，反不值其半，於是買田的，退耕的，相繼而出，若是無人接手，就只好用粗放式的耕種法，以求其足以自食罷了。即在平時因阻礙令而妨礙生產的增加，也實在不少。

第二 交通經濟的不發達

我國農業發達的第二障礙，是交通經濟的不發達，其中於經濟上有直接關係的，就是交通機關的缺乏，和貨幣制度的紊亂兩點。交通通信機關的進步，是生產發達上最重要

的一個條件，試看從來鐵道建設的地方，便是農產物集散的地方，且其量日益激增，就可以證明我國因為這種機關不發達，大足以阻礙生產的增加，結局現在我國還有許多地方，因為交通不便，是和原始時代一樣，經營自給的經濟。交通機關是貨物的空間的移轉所必要的，同樣，貨幣度量衡是貨物的社會的移轉所必要不可缺少的手段；而我國關於這種制度完全沒有統一，其紛亂的狀態，真是不可以言語來形容的，在國內的買賣上，也與和外國交易一樣的煩瑣，不能不受匯兌上的危險，其有害於交易的發達，及生產的增加，更是用若觀火。

第三 經濟組織上的缺點

我國經濟組織以行會制度 (Guild System) 為中堅，這就是組織上最大的缺點。在國家組織不健全的中國，固然行會制度是維護國民經濟的唯一保障，商工業雖不能充分發達，也可藉以維持；但究其實，還是利少害多。尤其是行會限制會員的人數，禁遏自由競爭，來獨占一定的事業，更屬有礙經濟的發展，中世歐洲各國已飽嘗這種滋味了。然在中世的都市經濟時代，這種獨占制度或者是出於不得已的事情，一到經濟社會進步，交通經濟發達的時代，當然不能適合時勢的要求，所以歐洲中世的組合制度

到了近世，依然封鎖門戶，強行獨占，卒致自取滅亡。我國的組合——尤其是商人以同業者為中心的組合，極端地厲行獨占制，完全和歐洲中世的行會一樣，於是商人行會左右物資的需給，壟斷獨占的利益，其有害於生產的發達，自不待說了。近年我國固有的砂糖業，製茶業等，所以日趨於衰頹，這種行會制度的弊端就是一個最主要的原由。單就製糖業來說：現在的生產額，每年至少雖還有四億斤以上。然而在五六十年前，除掉供給本國的需要之外，每年輸出外國的還是不少；一八八四年輸出外國的達一億五千七百斤之多，一千八百八十七八年的時候，單是輸出日本的，每年也有四五千萬斤。以後漸次受外國糖的壓迫，到如今，漫說是輸出，連本國的需要都供給不來，每年還要由日本、香港、及夏威夷等處輸入六億斤左右。種種甘蔗糖的生產地都有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四省，而弄到這樣失敗，其重大的原因不在行會制度在那裏呢？詳細些說：砂糖的製造本來是作甘蔗的農民的副業，後來耕作者和製造者分離；到近年，製糖業的大部分屬於糖商，小部分屬於大業主，他們預先拿錢去定買甘蔗；而供給砂糖原料的，大概不是佃戶，就是先借耕作費的農民。又通常那班糖商（一）是佃戶的地主，徵收其耕地所生的甘蔗的一成

乃至一成五，充當租穀；（二）是供給耕作費的資本家，徵收其放款的一成乃至一成五，作為利息；（三）更為製糖業者，徵收其甘蔗的五成乃至六成，以為製糖之用，其所得的利益很大。反之，作甘蔗的農民獲利甚小，當然談不上什麼土地的改良，甚且連債務（先借的耕作費）也不能償清，而陷於奴隸的境遇。如是糖商利用他們的行會的力量，只曉得壓迫作甘蔗的農民，貪謀獨占的利益，而對於耕作上的改良，收穫率的減少，却一點兒也不顧及；同時國民的生活程度又日益向上，結局品質較優的外國糖便入了。而稍有獨立能力的自耕農，則放棄甘蔗的栽培，另行從事於其他有利的農產物的耕種，例如豆類，花生，芝麻，高粱，粟等的生產近年非常增加，其輸出額也較前日多。所以我國的輸出貿易，至今依然以天產品為大宗，依一九二五年的貿易統計看起來，輸入品中食料品原料品占八成三，加工品只有一成七。這樣說來，在和外國品的競爭上，處於不利的地位的生產一減少，則沒有什麼競爭關係的新農產物代之而興，這在我國的國情上，也可以說是當然的路徑。但此長彼消，結局我國的食品難，還是一樣。

我國人口的過剩如彼，產業的萎頓又如此，則其救濟方策勢不能不急加講求。有人以爲我國物資豐富，一稍開發，即足以供給本國的需要，無庸倚靠外國，大有以自給經濟爲國的傾向。不待說，我國國內沒有不生產的東西，勉強自給，固無不可；然當此國際交通發達的時代，一國經濟界發生動搖，馬上波及全世界。像經濟幼稚的我國，若必強行自給政策，決難免阻止經濟的發展。又有人以爲我國未必缺乏資本，不過沒有現代的資本主義化罷了；但我國是以農立國的，至今農民還占全人口的八成以上，則其資本的蓄積不大，運用不靈，乃當然的事情，尤其是自國外貿易稍發達以來，連年入超，在國際貸借上清算已成困難，國內還有什麼資本的蓄積？詳細些說：我國海關開設以來的貿易入超額，總計達三十五億兩之多，此外在銀的輸出也入超三億八千萬兩，只有金爲出超，但其總額不過九千四百萬兩而已。而清償這種入超，全靠海外移民匯歸或帶去的現金以及各國公私的投資。以此等款項來抵消三十八億以上的巨款入超，說是還有餘裕，是誰也不肯相信的。所以我國經濟沒有發達的原因，不能說不是由於資本的缺乏。因之對症下藥，就不得不採用中山先生的實業計畫。

先生在其第一計畫中說：「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爲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今欲利便個人企業之發達於中國，則中國從來所行之自殺的稅制，應即以廢止，紊亂之貨幣立需改良，而各種官吏的障礙必當排去，尤須輔之以便利之交通。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今茲所論，後者之事屬焉。此類國家經營之事業，必待外資之聚集，外人之熟練而有組織才具者之雇傭，宏大計畫之建設，然後能舉。以其財產，屬之國有，而爲全國人民利益計，以經理之。關於事業之建設運用，其在母財產子尙未完付期前，應由中華民國國家所雇專門練達之外人任經營監督之責，而其條件必以教授訓練中國之佐役，俾能將來繼承其乏，爲受雇於中國之外人必盡義務之一；及乎利源清償而後，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所雇外人當可隨意用舍矣。於詳議國家經營事業開發計畫之先，有四原則必當存據。

（一）必選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資；

（二）必應國民之所最需要；

（三）必期抵抗之至少；

(四)必擇地位之適宜。

先生根據上列四個原則，而定其全般計畫如左。

「甲 交通之開發：

子 鐵道一十萬英里。

丑 碎石路一百萬英里。

寅 修濬現有運河：

一 杭州天津間運河，

二 西江揚子江間運河。

卯 新開運河：

一 遼河松花江間運河，

二 其他運河。

辰 治河：

一 揚子江築堤，游水路，起漢口迄海，以便於航

洋船直達該港，無間冬夏，

二 黃河築堤，游水路，以免洪水，

三 遼西江，

四 遼河，

五 鑄其他河流。

巳 建設電報線路，電話及無線電等，使遍布於全

國。

乙 商港之開闢：

子 於中國中部，北部，南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如

紐約港者，

丑 沿海岸建種種之商業港及漁業港，

寅 於通航河流沿岸建商場船塢。

丙 鐵路中心及終點並商港地設新式市街，各具及用設

備。

丁 水力之發展。

戊 設冶鐵製鋼並造土敏土之大工廠，以供上列各項之

需。

己 鑛業之發展。

庚 農業之發展。

辛 蒙古新疆之灌溉。

壬 於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

癸 移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

世人往往以為這種計畫規模太大，不易舉辦，其實按步就班，逐漸進行，並非極困難的事情。倘得實現，再加以「設備革命」，「關稅自主」，則前面所述產業發達的第一條二種障礙，可以一掃無餘，就是第三種障礙，也必因民生主義經濟的出現，而自行消滅了，如是所謂引起人口過

剩的原因——食品原料品的缺乏，更屬不成問題。何以故呢？各種障礙既已一概打破，『如將廢地耕種，且將已耕之地依近世機器及科學方法改良，則此同面積之餘地，可使其出產更多（第五計畫）』。同時依其治江計畫：在整治江口一段說：『中水道具有三堆積場，以受泥沙而成新陸地，即海門坦，崇明坦，銅沙坦是也。此外尚有停水窪地千數百英方里，循現勢以往，不過十年至二十年便成陸地』。在由黃浦江合流點起至江陰一段說：『此兩邊河堤

之所圍淺灘共約四百五十英方里，其中大部分已成陸地，亦有一部已於低潮時露出。此等地方若令不與濫流相遇，則其填塞之進行更速，所以謂廿年之內，此四百五十英方里之地，當完全填成實地，可供耕作』。又導淮『則以洪澤合之其旁諸湖；依詹美生君之計畫，六百萬畝之地咄嗟可致』。改良廣州水路系統，則『在廣州河口左岸可用之地有四十英方里，其右岸有一百四十英方里。在西江河口東起澳門，西至銅鼓洲，可用之地約二百英方里，此三百八十英方里之中，四分一可於十年之內填築成爲新坦，即十年之內有九十五英方里（等於三十六萬四千八百畝之地可以填築，變爲耕地）。其他類此增加新耕地的地方還很多，則將來農產物的豐富更可想見。且一面將人民生活所

必要的食、衣、住、行及印刷等事業統歸國家機關管理監督，以調濟分配及輸出，使從前阻礙令等弊竇不會發生（第五計畫）。他而又『以工業發展所生之利益，其一須攤還僱用外資之利息，二爲增加工人之工資，三爲改良與推廣機器之生產。除此數種外，其餘利益須留存以爲節省各種物品及公用事業之價值。如此人民將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樂矣』（結論），還有什麼人口過剩的問題呢？

五

如上所說，我國現在的人口推定有五億了，土地雖大，資源雖豐，只因有種種的障礙，阻止產業的發達，弄得食品原料品缺乏，大起人口過剩的恐慌了；而想救濟這種恐慌，又非實行中山先生的主張尤其是實業計畫不可。但遍觀我國無一片乾淨土，北方各省軍閥橫行，亂七八糟，固不待說，就是國民政府的勢力範圍內，也是共產黨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反動勢力到處潛布，老實說起來，目前完全是軍政時期，沒有那一處配說訓政；加上帝國主義者校焉思逞，動輒以武力阻撓我革命的進展。處於這樣環境之中，一部實業計畫到底從何行起？一切惡勢力（帝國主義，軍閥，共產黨，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俱包在內）

不倒倒，則民族不能平等，民權不能發揮，因之民生問題

努力去國民革命！

（就是人口過剩問題）當然沒有解決的希望，所以我們要想

一六，一二，一八，脫稿於滬上旅寓

『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樂』，現在就應該大家團結一致，

日本農工政黨的樹立

詔舞

日本是君主立憲國家，牠的政治完全是政黨政治。所以他們有很多的政黨：貴族院有研究會，公正會，同成會，茶話會，交友俱樂部；衆議院有立憲民政黨，立憲政友會，實業同志會，新正俱樂部，在一九二六年因為普通選舉通過的緣故，農工政黨相繼樹立。現在把他大概的情形，寫在下面：

勞動農民黨——勞動農民黨在三月五日舉行結黨式。有二十萬黨員。然因左右兩翼主張不合，在十月二十四日自退去的實在不少。僅領導日本農民組合俾給生活者聯盟，東京市從業員組合，橫濱市電共和會，東京市電自治會的一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黨員約三萬人。

日本農民黨——日本農民黨是在十月十七日舉行結黨式。完全是農民的組合。領導的團體是：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黨員約有九萬。首領是北澤新太郎。

社會民衆黨——社會民衆黨是在十二月五日舉行結黨式。有十九萬黨員。領導的團體是：日本工人俱樂部，官業勞動總同盟，日本海員組合，海員協會。首領是安部慶雄，鈴木文治，島中雄三。

日本勞農黨——日本勞農黨的組織，是麻生久派主張排斥極左極右兩派，所以不容於勞動總同盟。在十二月九日與三宅正一派合作成立日本勞農黨。領導的團體是：日本勞農總聯合會，日本勞動組合同盟，全日本農民組合，日本組合總聯合會，日本廚司同盟，日本海員組合，海員協會。黨員約有三萬人。

其餘的還有關西民衆黨，也是在一九二六年成立的；不過黨員僅有八千而已。又有勞農民衆黨的組織，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成立的。領導的團體是：中都日本農民組合，剝削農民向上會，黨員約二萬人。



耕者有其田之研究

壽毅成

自孫中山先生以「耕者有其田」之說爲社會倡，國中經濟學界，殆已莫不認此爲農民經濟改造之中心問題。惟有之方法若何？其實施之次第及必具之條件又若何？則尙有詳加商榷之必要。此篇之作，蓋亦欲就見聞所及，略事指陳，以備有志農業建設者之參考云爾。

我國今日各界人士所竭智盡慮以求得有適當之解決者，殆莫過於失業問題。黨國領袖所日夕焦勞，視同洪水猛獸而深懼防遏之不易者，又殆莫過於共產問題。惟此兩種問題，簡單言之，實僅一種。蓋失業問題與共產問題，實皆以社會經濟生活之不安定爲其背景也。中山先生早見及此，故其解決失業問題之方案，既具載於其所著之實業計畫，而其消除共產危險之政策，又詳見於其所倡導之民生主義。試觀其實業計畫中所述：(甲)交通之開發；(乙)

商港之開闢；(丙)鐵路中心及終點，併商港地，設新式市街，各具公用設備；(丁)水力之發展；(戊)設冶鐵製鋼并造士敏土之大工廠，以供上列各項之需；(己)礦業之發展；(庚)農業之發展；(辛)蒙古新疆之灌溉；(壬)於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癸)移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十大端，擊劃何等周詳。而民生主義中所提倡之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扶助農工，勵行合作諸政策，亦皆切實可行。果能逐漸實施，則失業問題之解決，自必游刃有餘。乃今之從政者流，仍多以爭權奪利爲主旨，依然在甲起乙仆乙起甲仆之舊圈套中討生活，致今日則此派之大政客及小政客失業，明日則彼派之大政客及小政客失業，後日則此派之大小政客又復失業。長此反復循環不已，政治固每况愈下，而平民生計，更不堪復問。工作

其名，權利其實。現象若斯，正不知何以爲國。今欲爲挽救計，舍勵行實業計劃，實現民生主義外，甯有他道？今茲所論，雖僅實業計畫中農業發展策中之一小部分；而却爲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政策實施上之一大綱領。中山先生謂「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見民生主義第三講）可知其對於耕地所有問題之至爲重視矣。

耕地所有問題，主張國有制者有之，主張私有制者有之，主張農業合作社所有制者有之，主張自耕農所有制者亦有之，而中山先生之所主張，殆屬於第四種。徵諸各國實例及最近學說，則耕地農有之政策，自有竭力提倡之價值。丹麥向稱貧國，乃自自耕農所有制盛行以來，農業遂日見發展。今則其九十億之貿易品中，什九爲農業產品，而自耕農又佔全國農民百分之九十二，竟獲有世界自耕農國之稱。究其原因；一方固由於合作制度之盛行；一方又由於國庫資金之貸與。蓋小農類皆貧乏，非由國家貸以資金，而欲使其能以鉅額之金錢，購買耕地，事實上固萬難辦到也。該國自一九〇〇年迄今，自耕農購地資金之貸自國庫者，計有左列之數額：

年 份	小農地創設數	國庫貸與金額(單位庫諾勒)
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五	一、八五九	六、五三〇,〇〇〇
一九〇五至一九一〇	三、二三三	一四、八一九,〇〇〇
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五	二、五四四	一五、七八〇,〇〇〇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	一、五六五	四、二一四,〇〇〇
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	四、一三	三、一九二,〇〇〇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	二、七四	二、一八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	二、二五	一、九三四,〇〇〇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	一、五〇	一、五一一,〇〇〇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	一、三七	一、二七三,〇〇〇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	四、六〇	七、一六一,〇〇〇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	九、六四	一七、五二二,〇〇〇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	六、二六	一〇、六一六,〇〇〇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	五、四七	九、〇七二,〇〇〇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	五、六一	九、九一四,〇〇〇

按右表見一九二七年三月份丹麥外交部所發行之丹麥商業雜誌。(Danish Foreign Office Journal, Danish Commercial Review, no. 74, march, 1927, P29) 彼以面積一萬

六千六百零四方英里人口三百萬之小國，而逐年國庫所支出之金額，多者一千七百餘萬，至少者亦在一百萬庫諾勒以上。矧在地廣民衆之我國乎！美國加省大學教授米德博士。爲研究農業政策之專家，而其所持論，則謂耕地整理，在在需費，至最近而需費更鉅，故欲達耕地農有之目的，實以有相當之資本及信用爲最要關鍵。否則，一回到

田間去」等口號，不過欺人自欺之談而已云云。（見該氏所著「耕地農有之扶助方策」第一六三頁 Elwood Mead, Helping Men Own Farms: A Practical Discussion of Government Aid in Land Settlement, McGoniklan Co, N. Y., 1920, P163）足見耕地購買及耕地整理所必需之資金，國家方面，實有代任籌集之責任。而借方之自耕農，僅須負分期償還之義務。蓋必如是而後集事始較易耳。中山先生實業計劃中，論「蒙古新疆之殖民」一節有云：「土地應由國家買收，以防專占投機之家，置土地於無用，而遺毒害於社會。國家所得土地，應均爲田莊，長期貸諸移民，而經始之資本種子器具屋宇，應由國家供給。依實在所費本錢，現款取償，或分年攤還。而與辦此事，必當組織數大機關行戰時工場制度，以爲移民運輸居處衣食之備。第一年中，不取現值，以信用貸借法行之」。亦正有見於此耳。

雖然。以我國地域之廣漠與各省各區農村習慣之互殊，若過求劃一，恐轉滋窒礙難行之弊。蓋同一農民問題，而甲地方農民所感之痛苦，與乙地方農民所感之痛苦，未必盡同，即甲地方所能適用之土地政策，未必定能適用於乙地方。就其最顯而易見者言之：則人滿爲患之東南各省與

土滿爲患之西北諸部，其情形即截然不同。蓋前者之所患，在有耕者無耕地，而後者之所患，則在有耕地無耕者也。易詞言之：則移民諸省之耕地分配問題與被移民各部之耕地分配問題，其解決方法，應隨時隨地而異。唐初均田之制，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一夫受田一頃，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八十畝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桑，棗，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制今雖不能盡採，惟耕地分配之多寡，宜以耕者數與耕地數之比率若何爲衡，則固不易之原則也。我國耕地問題之解決上所當時加注意者，此其一。同在人滿爲患之東南諸省矣，而甲地之佃租習慣與乙地之佃租習慣異，宗族共有耕地之佃租習慣又與私人所有耕地之佃租習慣異。有預付佃租而荒歉損失由佃戶任之者；有不預付佃租而每遇凶年卽行免納租金者；有僅納佃租者；有於繳納佃租外加繳押租者。至其以收穫作比例分配者，則其比率或爲佃戶四，地主六；或爲佃戶六，地主四；或爲地主佃戶，各得其二分之一。實際習慣，既彼此互殊，則斟酌損益，自僅能就其現狀漸圖改善。蓋經濟立法，首貴能因時因地而制其宜。若現行制

度，略加修正，即可使耕地收穫所得，歸於均平，則耕地所有權屬於自耕農固可，屬於宗族或其他合作團體亦可；屬於國家固可，即屬於私人而以他種政治上之方法達平均地權之目的亦無不可。中山先生對於蒙古新疆之土地，主張由國家買收，長期貸諸移民，而對於內地，則主張耕者有其田。一方既主土地國有，一方又主土地私有，其主張歧異之故，殆亦由斟酌內地住民與蒙古新疆移民性質互異所致。而近世諸國之兼採耕地農有制與耕地國有長期佃租制者，亦復所在而有。誠以地權但求其平均，而方式固不必拘拘於一格也。我國耕地問題之解決上所當特加注意者，此其一。關於耕地問題之立法，固以能因地制宜為貴；而為執簡馭繁計，則立法之初，自亦宜定有簡要之原則，使一般社會得藉以養成耕地整理之基礎觀念。美德教授嘗謂「達漢歐區為美國加省公營農區之首告成功者。而其最可效法之處，則為下列十端：(一)在購買耕地之前，首當調查該地之氣候及其生產力若何。蓋氣候攸關農民衛生，而土質之高下及交通之便否等等，又與耕地之生產率有關也。(二)耕地之代價若為已墾者，當以該地生產之純所得為標準而規定之。如加省之通常利率為五厘，而某地之純所得(即由生產收穫之總所得除去賦稅維持費及薪工雜費等開

支後所剩之餘額)為每畝六元。則該地之售價應為每畝一百二十元。若係未墾地，則其售價須視國家所用於開墾或灌溉之費額若何而定，而宜以定價失當為大戒。(三)農區移民，以合組移住者為最相宜。蓋農區開發，全賴信用，而移民若彼此相知有素，則督察固較為易力，即勸勉亦較為易為功也。(四)合作為農村進步之基本要件，而移住民之個人或少數人之結合，其成績決不能與全區農民之合作相提並論。(五)移住民所有之資本，除有特種情形者外，最少應有開墾費用十分之一，以為分期償還國家代墊開墾各費之準備。蓋償還墾費，通常雖以取之於耕地所得之收穫為原則，而要亦不可不有相當之準備，以保個人之信用而免國家之損失也。(六)耕地之所有權最少應由國家保留十年，而在此期間內，除因病他出外，該耕地所有者自己或其家屬應常川居住該地，以示其愛護農區之誠意，而祛除投機家善價而沽之惡習。(七)土地投機，固宜嚴加防遏；而耕地之所有權，則又宜力予保障。通例凡由政府購買耕地而長期貸與人民者，則其人民可利用其資本於土地之整理及改良而不必負擔購買土地之費用。故能實行耕地農有之制，固屬最善；否則以永久佃租之權予耕戶，而使其子女有繼承之權，亦不失為良策。(八)農區發展宜有續

密之系統的計劃。而使耕戶有及早收穫之機會。(九)農業專家及工程專家之指導，亦萬不可少。而最初五年，則此種農事指導及工程監理之支出，常屬甚鉅。其在應行灌溉或改良溝洫之區，則此項支出，爲數尤鉅。(十)農區範圍，不宜過小，其所有耕戶，必使能互相集合，養成一種優美之團體生活。此項農區中之小農地數，在英國以一百小農地區爲每一農區之最低限額。而在美國則由二百小農地區所集成之農區，其成績實爲最著。蓋必有二百小農區佃戶之協力而後農區合作之事業，始能期其充分發展也。」(見前引美德氏書一八七至一九一頁)我國國情誠與美國不盡相同，惟根本原則亦當不能盡異。矧借鑑他邦歷史，免致重蹈覆轍，亦未始非計之得者。故我國耕地整理之方針，雖不必定以他邦成例爲法，而却不可不以他邦耕地整理之歷史爲鑑。(赫伯德氏所著美國土地政策史一書，亦頗有參考價值(B. H. Hibbard, A History of the Public Land Policies, Macmillan Co. N. Y., 1924)所謂不知今，視諸古。不知來，視諸往者此也。我國耕地問題之解決

上所當特加注意者，此其三。夫我國自秦漢以降，地官失修已久。故一般社會，已多不知土地政策溝洫政策等名詞，究作何解釋。而自王荊公青苗法行之不得其宜，宋後儒家，亦遂以不干涉政策爲政治極則。其結果則戶口分配與耕地分配之比例，既失其均衡，而土滿爲患之西北諸部，又以財政不裕，交通不便，保護不周，遂致移民實邊之計劃，亦復徒託空言。所幸中山先生既以「耕者有其田」爲農民運動之最高目的，而國民政府又以平均地權政策之切實施行爲己任，則傳統的不干涉政策，固將於是一段落，而耕地農有運動與西北移民運動，亦定將爲新中國之新經濟史增添光彩不少也。好男兒，向西去人向北去。大好河山，豈真忍令他人侵略殆盡，而不一爲熟計乎！每讀美國之經濟發展史，嘗深有感於其西部移民運動影響所及之至鉅。我國青年同志，若能以開發西北，引爲己責，而奮勉以赴之焉；則豈獨西北經濟改造之幸，抑亦全國經濟改造之幸也。

我國面積及人口的統計

韶舞

區	城面積(平方哩)	口每平方哩人口	區	城面積(平方哩)	口每平方哩人口	
直隸	一一五,八三〇	三四,一八六,七一	廣西	七七,二二〇	一二,二五八,三三五	
山東	五五,九八四	三〇,八〇三,二四五	雲南	一四六,七一四	九,八三九,一八〇	
河南	六七,九五四	三〇,八三一,九〇九	貴州	六七,一八二	一一,一一四,九五	
山西	八一,八五三	一一,〇八〇,八二七	奉天	九〇,二二四	一一,一三三,四〇三	
江蘇	二八,六一〇	三三,七八六,〇六四	吉林	八一,〇一八	五,五八〇,〇三〇	
安徽	五四,八二六	一九,八三二,六五五	黑龍江	二一一,三八五	二,〇二八,七七六	
江西	六九,四九八	二四,四六六,八〇〇	新疆	五五〇,三四〇	二,四九一,〇〇〇	
福建	四六,三三二	一三,一五七,七九一	蒙古	一,三六七,六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〇	
浙江	三六,六八〇	二二,〇四三,三〇〇	西藏及青滬	四,六三,二〇〇	七六〇,〇〇〇	
湖北	七一,四八二	二七,一六七,二四四	合計	四,二九六,六三五	四五七,〇一三,二五三	
湖南	八三,三九八	三八,四四三,二七九	附錄仍未收回的租借地		一一〇六	
陝西	七五,二九〇	三〇,八三〇,二四五	租借地名	省名	租借國	面積
首龍	一二五,四八三	五,九二七,九九七	旅順大連	奉天	日本	一,二五六
四川	二一八,五三二	四九,七八二,八一〇	威海衛	山東	英國	三四五
廣東	一〇〇,〇〇〇	一七,一六七,七〇一	膠州灣	廣東	法國	二八五
						三三五



留別中國 (續)

長虹

西湖

1

狂颯來迎接我了，
迎接牠的上帝，
反使我停止在中途，
沒有學會那和平的聖禮。

如何赤着腳走過橋上，
既有這負累的攜帶，
我也做了相像的負累，
伴着牠店宿在湖外。

2

我的情調，
更多於湖光，
所以她不是我的愛人，
她是一個偉大的畫家；
但不是那個最偉大的。

可是，也讓我愛了西湖，
因為我愛她的緣故。

早上，
晚上，

晴天，

陰天——

一個晚上，

一個時刻，

我有更多的情調。

昨天的晚上，

我走入我的畫像裏，

我忘形於我的畫像了。

我將怎樣贊美她，

如其除了體現以外，

我沒有別的話句？

我有更多的情調，

是未開的蓮花，

白蓮有千樣的白，

經過了千樣的光程，

一個光程有千樣的顏色，

而至於紅蓮。

蓮花又何必說話，

既然從未開而至將開。

我有更多的情調，

塔是七級的高塔，

每一級中又有七級，

又有無數級，

一級是一座七級的高塔。

當湖夜眠時，

我有更多的情調，

在夢中，

在湖上。

3

因為我知道她的苦楚，

我看了她一年；

但是，她沒有看過我一眼。

如其她步遊於她的詩中，

雖已住得久了，

却仍像是陌生。

她的苦楚是美麗的，

如她的姿勢，

如她的純潔。

我的隣院，唉，隣院，

是一座池塘，

蓮花四時開放。

一雙雙青年伴侶，

時從湖邊過去，

我知道她的苦楚。

她於是想了又想，

她想起了一件事情；

但沒有被人看出。

美人掩護她的心思，

像雞兒掩護她的小雞，

只有眼睛中藏不住秘密。

她脈脈含情，

偷望了我兩次，

當我向他望了兩次時。

唉，只是些太多的苦楚，

我走過去了，

而苦楚仍留着。

從今天我不敢再望她了，

當我想她時，

我將望着那湖水。

4

他向着他問：

「有當火夫的地方沒有？」

只因他們相離不遠地歌涼，

所以像一對朋友。

「當兵是有的，

當火夫可很難，

而且南方當火夫——

你可會燒乾飯？」

「我不會燒乾飯。」

「那你當兵好了。」

「我也曾去當兵，

年紀老了不要。」

「就在湖的那廂，

可去尋你老鄉，

那裏都是北方人

你可尋去看看。」

「我年紀老了，

我也不願當兵。」

「有火夫當時，

那裏還會有兵！」

「有火夫當時，

那裏還會有兵！」

當兵嫌年老，

火夫不嫌年青！

十二，七。

5

近來的空氣很不合適，

特別是對於我自己，

我忘記了我的責任，

本應我責備空氣。

我沒有再表示什麼，

除了我的病痛，

我的影兒隨着我，

告我以心兒的寒冷。

當雲在山間湧出時，

我自己也湧出悲哀，

像那不雨的雲，

又只在山頭徘徊。

八，十三，一九二七。

上海

昨日我得到一個消息，

今日便這般疲倦，

空眼望天邊，

工作都中斷。

她已到家裏，

作客我爲誰？

她的家也是我的家，

西方美仁里。

沒有八千子弟，

如何能從戰場歸？

因此留滯江東，

日日在花雕中醉。

醉中我夢見花香，

醉中我夢見雕像，

兩個人兒一雙雙，

就在這個瞬間，

有幾人在把我想念？

你們叫什麼名字，

住在什麼地方？

可知道我的身邊

是這樣一個人地孤單？

不悅近而來遠，

遠處人影三。——

酒肉朋友不久長，

一時十錦五香；

爲甚愛人者，

反沒有客人量？

八，廿八。

本刊啓事

戴季陶先生所著八覺及梅思平先生所著五權憲法的精神及其運用的方法兩篇續稿，因爲沒有整理完竣，本期不及繼續發表，準於第三期登載，望讀者原諒！



破滅之前

(續)

沐鴻

四、生之回溯

男：唉，我不能安睡；有甚麼要求我告訴似的。

女：你對生命發生了懷疑麼？

男：呵，不。我看牠是很快樂的。

女：藉了愛，牠永遠是快樂，吾愛。

男：牠，唉，是那條一條亘長的戰線——一望無盡頭的高峯。

女：牠是美麗如虹橋一般呵！我們是仙子，浮游在上

面。

男：但是，吾愛，我曾走過牠的迷惘悲涼的開端呵。

女：在當我初遇到你的時候麼？

男：是呵，那是個陰霾的雨天，我正迷失在泥塗裏。

女：我從未曾遇過雨天，我永遠抱着光明與快樂。

男：真的，可愛的。你的脚步是幸福的，步步跳上了快

樂；但我覺被迷惘羈留了，等待着，等待着甚麼似

的。

女：唉，你等待着我們！

男：那時呵，我看不到一班的紅的顏色，幾乎是一片空

黑吧，牠時常懸掛在我的眼前。

女：我的眼睛，却未曾一次看到這不幸的黑色呵。

男：爲了甚麼，一般生命的嫩芽，都焦枯到敗了呢？但

是分明的，前此不久，有那樣個華美光明的世界。

女：我便是從那個世界裏，一步跳到你的抱裏——那是

個幼小的世界呵。

男：那是個幼小的世界，我也曾佇足在裏邊的；但當我

離開牠時，我却被悲涼和迷惘捉去。

女：呵，你遭到可怕的劫運了。

男：我變做一個木偶，一切都不敢去應接。我的心收縮到不可捉摸的空虛裏，小到散失無有的地步。

女：這是可羞慚的，活人變做木偶。

男：是呵，女孩兒們唱道：唉，春天去了！春天去了！

——然而春天沒有被叫喚回來。

女：於是，你便學着女孩兒們哭了麼？

男：於是，我哭了。我看着迷惘的可怕的面孔，慢慢的哭到無聲。

女：我却許正在歡唱呢，在我的快樂的小雲彩裏。

男：天地睡倒而死亡了，一切都給以證明。萬物背負着沉重悲苦的命運，歸向一個遠遠的墓裏。

女：唉，人類也許會給你以春光的。

男：天地不能拿着人類，來支持他莊嚴的門面；因為人類的莊嚴呵，那才是罪惡的花臉！

女：你太早的揭開人類的面具了，不幸的人！

男：我揭開人類的面具了：虛偽，醜惡，污穢，糊塗着的花臉。殼棘與驚恐使我撒手了，如蛇蝎攀緣上手臂。

女：我所見到的，不如你這樣的兒。

男：我向那面具要求，洗去你花雜的塗色。但牠說：世

間那有淨白？淨白是愚弱者的血色。——我不能制服他們的巧辯了，我失落到他們的行伍裏。

女：你開始衝鋒了麼？

男：我沒有力量。你知道我是如何嬌嫩地剛從幼小的世界裏跑出的呵。

女：那麼，你投降他們了。

男：不，我祇是失陷。我由困鬥，犧牲，詛咒而躺下了。

女：唉，可憐的命運！

男：我知道生命了，牠是一隻破殼的載罪的船。

女：呵，牠是一隻破殼的載罪的船麼！

男：我將尋求甚麼呢？在這裏破爛的罪惡的船中，我敢睜開我的眼睛麼？我將被嚇死去了。

女：於是，天地便黑暗下來了呵。

男：於是，天地變成了一隻黑洞，我怎樣也摸不到牠的邊際。

女：呵呵，你又該哭了。

男：我哭泣到無聲，永沒有個回應。我好像一個水泡，漸次消散為汽；却又漸次還原為木偶。

女：唉，生命的奇變呵！

男：我還原爲木偶了，呆板地無爲地凝坐着。我知道水

泡消散爲汽時，我已飛化了，這裏祇存留着我不一個冷硬的外殼。

女：呵，愛人，這些事敘述着令人戰顫呢。

男：我回憶着已往，天地會變了顏色。

女：但你怎樣終會跳上快樂上面來呢？

男：那是由於碰到你。

女：不害羞呵！我並不便是快樂。

男：我那樣迷惘着，那樣一個空殼浮游着，那樣一個微癢微痛的飄泊——

女：呵呵，你微癢微痛的飄泊者！——

男：我已失却沉痛了，生命如氣般輕輕地飛化。

女：可憐的男子呵！

男：我浮游着癢癢地飄泊，——我似乎要求甚麼；但我不知道是甚麼。

女：那是我麼？

男：也許正是你，我不知道。——我似乎要求甚麼；但我不知道甚麼在那裏。

女：那是我的所在麼？

男：也許正是你的所在，但我不知道。——我浮游於空

虛中，要求一點充實。

女：那充實便是我呵。

男：呵，愛人，正是你呢。當我無意中飄過你的門前時，你住所中飛出紅色的光。

女：那是我的容顏呵。

男：我被喚醒了：我驚異這樣的顏色。

女：我看見你停足時，癡呆的真是一個木偶。

男：我要求這一道紅光麼？我當時微微地默想。——我還能默想，微癢微痛的。

女：可憐的人，你開始碰到愛了。

男：呵呵，我怔忡着。我漸次愛這道紅光。我終究跪倒在紅光之下了，如一個嬰孩對於慈母。

女：你拜倒在愛的腳下了。

男：我於是死了……

女：你於是再生了……

男：我不知道我如何再生……

女：你不知道有人扶起你來麼？

男：在我醒覺時，我知道我臥在你的抱裏。

女：呵呵，這是如何美麗的一段時光呵！

男：我被愛了，我驚異的如抱着太陽。

女：可怕的，可怕的愛的烈日呵！

男：我開始渴望安睡了，享受着你的親吻，撫摩，和歌

詠。

女：你睡倒在愛的懷中了。

男：那是個薰香的時代，她喚回我的春天。我覺得我的

冷硬軀殼上，簌簌的剝落下粗糙的皮頁。

女：你蛻化了，愛人！

男：我開始覺得我自己活動起來，圓潤潤潤的像一顆早

晨的露珠。

女：美的神呵，你醒了！

男：我由一顆露珠漲大起來，變做一個水晶體的人形。

女：美的神呵，你生長了！

男：我恍惚一粒小的太陽，發光的，透亮地，起在天

空。

女：美的神呵，你變化了！

男：我恍惚飄揚於光海中，脚下有浪水奔放。

女：美的神呵，你踏上實地了。

男：我不患空虛了，我胸中吮吸青天空裏和靄的氣息。

女：美的神呵，你得到營養了，你將偉大。

男：於是，有歌曲笑笑的撲落在我的口腔，她想要飛向

外面。

女：你的歌：融靜地，飄揚地似一條流水。

男：我的歌，似無聲的鳥翅；似大鵬，似鸞燕，似一般

就宿前的催眠的唱曲。

女：落日也愛聽這般歌曲，悄無聲息的讚美詞呵。

男：落日和晚霞，組成了我的歌曲的顏色。

女：你拜倒於自然了吧。

男：我拜倒在自然的足下了，自然的愛之足下。

女：我未曾喚回你來麼？

男：親吻你，可愛的，我已把你融消在我的心頭了。

女：給我親吻，可愛的，你當時變做何等的美麗呵！

男：當我被你親吻時，我由自然的愛裏轉來了。但你的

愛又令我融消，我散布成一泊海，無聲而在溶流
着。

女：我那時曾說：轉來吧，吾愛，莫飄去了。

男：我於是化作一隻鳥 撲朔在你的抱下。

女：我那時又說：轉來吧，吾愛，莫飛去了。

男：我於是化作人，直立在你的對面把愛情給你。

女：親吻我罷，愛人，你的回憶使我迷醉了。

男：我化做你的愛人：我不再變化了。

女：不消變化了，吾愛。祝福我們的過去和永久吧！

男：我成了你的愛情的俘獲了，我安心飲食着愛，安心寢處着愛了。

女：但你曾記得你那狂蕩的歷史麼？

男：我變做你的愛人時，我狂蕩了。我日日游泳於愛的享受中，樂而忘返了。

女：是呵，你那時好像一隻狂樂的野獸呵。

男：我盯着你的紅顏，我想一口吞下了；我覷着你的白肉，我想摟抱入我的體內。

女：你想吞嚥了愛呵。

男：我腐蝕我的耳目，不使覺見愛之外有甚麼異響；我猛烈的吞嚥自己，使生命奔集於愛的焦點裏。

女：但你的天地寬敞麼？在那樣緊張的時代？

男：我以寬敞爲淺薄了，我祝福那時代利那的華美。

女：然而你何以會轉到現在呢？

男：因了你的給予。

女：我曾給予你以勇敢麼？

男：最後的給予是這個。

女：我未曾給予你甚麼呵，除了愛情。

男：勇敢是愛的變形。

女：我懷疑你的解釋呵，愛人。

男：我逃遁一切，無聲無述的休養於愛之宮內。我正如一個有道的和尚，拼棄了門外的塵囂。

女：這個我已知道呵。

男：但我漸次飽滿了，因飲了過量的愛的酒漿。我的力量漸次恢復了，因了愛的神聖的力量。

女：你今是愛之產兒麼？愛使你復活起來？

男：我的眼睛漸次清明了，迷惘與昏醉的雲彩，一齊退却；我重新看到外面了，那天地在演着一齣錯誤的劇。

女：爲了這齣錯誤的劇，你現在躺倒在這裏。

男：呵，天地在有意演出這錯誤的劇，令創造的施其巧藝。所有我的巧藝已施展了呵，我應甘心躺身在血泊裏。……

女：唉，你當時如何走出愛之宮門呵，那外面冷抖抖的

世界？

男：我富有力量了，那明白是愛的給予。我不怕一切了，因了力量的充足。

女：力量是這般鐵石的東西麼？

男：力量是最高武器，一切創造者的工具。當我被力

量鼓漲了時，牠歎息自己無用武地。

女： 你需要創造了呵，

男： 是呵。我的力量喊啞了，牠像一隻生野的獅子。牠不能安伏下去了，安伏使他疲倦。

女： 這隻獅子睡醒了，牠要散步到門外。——這個噬人的東西！

男： 一切共演着錯誤的喜劇，挑撥獅子的鬚鬚；獅子冷笑他們了，將重新安排他們去。

女： 這不是個小玩兒，能讓你安排呵。

男： 我的獅子奔騰了，牠像怒馬奔騰上戰場。我高興他的嘗試呵，像利刃之渴望着血。

女： 這天地不會嗤笑你麼？你蠢牛似的愚駭！

男： 牠不敢嗤笑我了，因了我很裕如；我寬舒而且鎮靜，我不常使那獅子妄動。

女： 這樣，你可以走上偉大的路途。

男： 我不知偉大有何意思，但我却安心如此。我的心震震地鳴起創造的音律了，鼓舞了我自己的發育。

女： 你的力量將由內深處走出來了呵，可慶幸的人。

男： 我的力量從內面走出，有緩緩的步伐。我鎮靜而且徜徉，似一個大匠的開眼。

女： 呵呵，偉大的呈現呵！

男： 我看到天地了，一團亂糟糟的糾葛；那是需要解開呵，我生有解開的手脚。

女： 我祇覺得天地可憎，我需要破毀倒塌了牠。

男： 沒有可憎的呵，憎是空虛的火氣的復仇。我則需要力量的舒使呵，破毀裏也有藝術的快樂。

女： 殺人在你也將是藝術了，你這個可愛的亂世之魔！

男： 一切都在盲動着，待看我的武力的糾正；但一切都是和平的彩色，待着我描成圖畫。

女： 至高的快樂呵，你這般藝術的見地！

男： 一沙粒的現象，都呈着紛亂沒有次序；但這個愈紛亂呵，牠愈給我創造的豐富的歡喜。

女： 你太貪心了呵，你佔有的創造者！

男： 我的力量溢流了，如一條小河自我的體內外溢。這河流將要泛濫了，要求創造的豐足。

女： 牠是如何泛濫呵？

男： 牠泛濫到每個沙粒的上面，洗禮了那沙粒的生命。牠給那生命唱了再生的歌詞，推着那生命前進。

女： 天地成了你的藝術品了，你可以自由創作下去呵！

男： 我無限量的歡喜，我得到自由的滿足；我的才力奔

逝了，追着生命的奇蹟。

女：生命太給你歡喜了，你自由的創造者！

男：生命太給我歡喜了，牠像一首絕妙的詩句；我不斷

的歌詠生命了，牠是我血汗的晶體。

女：汪洋的創造的慾海呵，你飄浮於其中。

男：一草一木都向我稽首，我奔進了熱情的熔爐，我鄙

棄一個鐵面的暴力的誅伐，芟刈一切如讎仇。

女：你寬大了呵，熱情的創造者。

男：我永永吸飲着你的愛情，再吐露牠到天地間去。我

將換回甚麼東西來呵？那是天地間的春氣。

女：你得到更大的回贈了，一切都不辜負你。

男：我吐出愛，我換回愛。熱烈的愛情和我結婚了，我

永久，我長大。

女：你真化了，藝術化了呵。

男：我勇猛的向前直進，如走到酒的芬芳上。我一意選

擇美好的一意讚詠，一意選擇醜惡的一意創新。

女：醉酒的生命！你充實到一切花精的中心了！

男：我視天地如我的家室，需要美妙的陳列；我視天地

如我的手足，需要淨潔的洗濯。

女：你合自然為一體了。

男：我視天地為我的同胞，需要同情的灌吐；我視天地

為我的愛敵，喜歡和牠賭個勝負。

女：可愛的，你太一術了呵，別人將目你為瘋子！

男：我不去管他們，我沉湎於創造；我不需要人們的挂

冠，更何需要他們的嘲笑？

女：你的生命登上極峯了，所以你現在殘廢在這裏。

男：唉，愛人，我似乎走上高峯了，但峯頭那裏有個盡

極？我將期待一個更大的發見，憑了我的將盡的殘

息。

女：不要煩惱呵，你將如願以償，有餘日走進至大的境

界。

男：唉，愛人呵，我帶着破壞的面紗，走上創造的荆棘

的路途，我斬荆棘而人呼我為妖魔了。——這妖魔

的生命，却祇贖利那！

女：無須這般惆悵呵，你創造的勇者！

男：呵，我不再悵悵了，我將含笑走向死去；我安心於

殺人時呵，正如我謳歌着詩的名句。

女：於是呵，愛人，你該快樂你的受創了。

男：這個我必然快樂。因為我在每一次創作成功時，我

都忘記了痛苦。

女：你敘述盡你的生命的過往了，這彎曲紆迴的路徑

呵！

男：唉唉，生命的到頭呵，牠才是——創造，毀滅！創

造，毀滅！……

女：我歎息生命的偉大！

男：我也歎息牠的偉大！

女：呵，牠才是無邊的海呵！

男：呵，牠才是無邊的海呵！

女：請休息一會吧。鷄叫着，天將明了。

男：我懷慕着生命，如一團紅雲似的。牠將離我去了，

去了。

五、劫運者的一幕

男：我總不能安睡。

女：你勿要太回想了。

男：我的心上有哀雲籠罩着。

女：那是生命的蒸騰呵。

男：你知道爲甚麼一個天才，會墮落到像一個泥豬麼？

女：你不須解釋了，你需要安睡一刻。

男：唉唉，一個天才，牠是會墮落的。正如一隻天鵝的

失足，把自己送給獵人呵。

女：甚麼會墮落他們的心靈呢？

男：那是愛的缺乏。

女：愛？愛不該是缺乏的，牠是汪洋的海。

男：海岸邊高築着長堤，幽悶了牠。

女：他們當猛攻那堤牆呵！

男：但那堤牆是鐵石的。

女：他們不會闖入麼？

男：他們不幸碰不到闖入的門縫。

女：這樣，他們便迷惘了！

男：他們墮入迷惘了，找不見一條出路。

女：呵，墮落的路，當開在他們的眼前了吧？

男：他們躺身到污水泊中了，如一隻懶豬似的無賴。他

們隨便把自己當作一種無價錢的爛肉，送給一般奢

侈的走獸去吞食。

女：卑劣的天才們呵！

男：他們是倒屍，在地下打着滾兒；他們希望嗅出一種

腥臭的異味，旋風般打滾着去吮吸。

女：酒與女人是有異味的。可憐的打滾蟲呵！

男：於是，他們便倒拜在這些神仙的脚下。

女：他們已經死了，他們的鬼當哭着。

男：柔順的他們被咀嚼在二個怪物（或者說是神仙吧）的口中，低狎地歌唱着，一切一切的輓歌。

女：慘事呵，他們需要如此麼？

男：唉唉，愛的缺乏。他們是需要補足的。

女：但這裏甚麼補足了他們呢？

男：那是死的異味。

女：唉唉，他們應當疲倦了，這樣平凡的咀嚼。

男：但那裏有新的滋味供給他們？愛是被幽囚了的。

女：可憐他們華美的心靈呵！

男：他們的心靈像一個花朵，腐化了還未開放。

女：也許他們覺得酒與女人的味道，是永遠芬芳的。

男：他們相信地十分堅實呵，他們讚詠牠們是一個完美的宇宙。

女：沒有別的空虛，陷在他們的胸頭了麼？

男：創造之神，已同他們告別。他們泅泳在污水泊中，

保守而誇大。

女：然而他們也許以為享樂過了。

男：那是罪惡的沉湎罷了，割掉自己的肥肉，換吃些廢料，糟粕。

女：呵，他們不認識我們的快樂呵，愛人。

男：否則，他們也會躺身在這裏，以鮮血泊代替了污泥泊。

女：這真是一班可憐蟲呵！

男：你不須嗤笑他們，他們是不幸者！

女：這使人間有絕大的缺陷，沒有法子去替補了！

男：在我最後的一息裏，還對他們同情的憑弔。

女：放過他們吧，你該安息了。

男：天快亮了，東方發白了。

六、謊的慰藉

男：擁抱我，愛人！門外有甚麼聲響？

女：沒有甚麼，最愛的，那是一陣風的過去呢。

男：這砰的聲響，為甚麼陣陣迴繞在我的耳邊？

女：沒有甚麼，可愛的，那是你的耳鳴呢。

男：唉唉，日頭已上來了，那窗頭的白色？

女：那是燈光的閃爍呵，可愛的。

男：我的生命將結束了，天地對着我告別？

女：一切都向你祝福，愛人，你將康健起來。

男：樹頭有人放鎗了，他對準我的傷口？

女：那是轟雀的叫喚呢，牠不會驚嚇你的。

男：誰在街頭喊叫了，這人聲洶洶若潮水？

女：那是早起的小販們，爭吵他們的價格。

男：警兵鳴金捕人了，遠遠的撲來我們門前？

女：那是晨鐘的轟鳴，飄散在四空裏。

男：狗子們在亂竄亂吠，街巷中發始了變亂？

女：狗子們在迎接太陽，催夜睡的人們醒覺。

男：有汽車嗚嗚的經過我們的門前，車內可是捉獲了我們的朋友？

女：那是閩人的太太，坐着車從禮拜堂裏回來。

男：有人哀叫了，似受傷的野獸被縛上鐵索？

女：沒有會受傷的東西，在早晨的城市。

男：這哀鳴越覺尖利了，牠直刺透我的胸腹！

女：這是屠戶們早起宰殺着豬羊，送給富人們鮮肉吃。

男：丁東乒乓的槍聲亂放了，農間何來大屠殺？

女：那是一個過喜事的人家，鳴放着連珠的鞭炮。

男：我們的門環有人扣打了，警兵找得我們的祕室？

女：這是風打門環響，沒有人人在我們門上。

男：我們的院墻崩倒了，牠被了官兵的轟擊？

女：這是瓦礫墮入窖內了，牆後有很深的土窖。

男：沙沙的彈粒，飛過我們屋頂，我們快被繫執？

女：那是樹頭的風聲：抱着樹葉兒哀泣。

男：風聲太緊急了，我的耳邊不斷的槍鳴。

女：沒有這回事，愛人，那是你的心的震動。

男：唉唉，完事了，我們從此歸送了生命。

女：不然，最愛的，我們是會永存。

男：我的熱烈的夢想飛化了，祇餘破碎的壳片。

女：你若康健起來，你會有新的夢想。

男：我將冷化了一如一塊冰石。

女：你定能蒸出熱光，一如一個太陽。

男：這是你的妄想了，我的肢體已冰化。

女：那是朝氣的侵入，你的心頭還熱。

男：我的胸頭，祇餘一條遊絲了，牠令我對愛人說最後的告別。

女：那是熱的源泉呵，牠會瀑出熱的浪花。

男：我的創口已不痛了，我的赤血已不再流。

女：那是康健的兆朕呵，我當為你祝福着。

男：我完全灰槁了，似一根枯乾的草。

女：你也許健康了，似一根青青的草。

男：我的臉上紅光散失了，我的生命飛去。

女：你的臉上還有花朵，美麗的春天的雨露。

男：我不再想望愛情了，我將與愛情告別。

女：愛情想望你的永久，牠永久跟在你的身後。

男：我欲得愛情太飽了，到此將斷了源頭。

女：愛情的源頭久溢流着，牠不厭你的貪飲。

男：我的最愛，我敬向你告別！

女：勿這樣作傷心語呵，我的心頭痛煞！

男：然而我將去了，拋了你，拋了愛，拋了生活！

女：勿這樣作傷心語呵，我的心頭痛煞！

男：我的心頭有一座樓閣，似一個金色的蝴蝶。

女：待你恢復康健了呵，我們住進那樓閣。

男：這是死的淨土呵，金色的蝴蝶。

女：那是生的樂土呵，金色的蝴蝶。

男：我的氣息變修長了，如一條銀絲被抽拉。

女：你將能呼吸太空的清氣了，康健而復活。

男：這氣息抽拉到長無限了，絲愈細而將絕。

女：我祝禱一切神，為你加添護攝。

男：我將寂滅了，那是自然的嚴令。

女：唉，吾愛，待着我，我將跟隨你的足跡！……

男：勿這樣短見呵，你要愛你自己的生活！……

女：我不能愛生活了，因了生活裏已失了愛。……

男：勿這樣短見呵，你將得到新的愛。……

女：我沒有幸福了，再去享受一切。……

七、破滅的追躡

男：唉，我死了，這天地還存留着甚麼？

女：唉，你死了，愛情飛去了，這天地祇餘有空殼！

男：唉，愛者死了，天地空了，被愛者該怎麼！

女：唉，愛者死了，天地空了，被愛者當詛咒！

男：當我們相愛時，我們沒有年歲。

女：但現在我知道我是衰老了，頭上生出癢癢的白髮。

男：當我們相愛時，我們沒有形骸。

女：但現在我認識我的形骸了，一架孤單枯瘦的骨骸。

男：唉，往日呵，我們的生命轉變着，如一輪多腳的車

子。

女：牠會剎那投東西，剎那投南北呵，向着大風的起處

轉變去。

男：唉，今日牠死了，牠將停止轉變。

女：牠將死了，牠不轉變了，這多輪的車子！

男：飛碎了呵，生命的最後呵！……

女：愛之雄峯呵！一切成功的高塔呵！

男：如浪沫，飛碎在海空；如光點，飛碎在天空……

女：一切自由光明的點子呵！一切騰沸爆裂的花朵

呵！……

男：如星，飛懸在天空；如燈，散布在人間……

女：一切光和熱的原子呵！一切黑暗中的爭勝者呵！……

男：如蝴蝶，飄舞在春暮；如繁花，欣榮在夏日……

女：一切生命的最高表現呵！一切精靈的隱微動躍

呵！……

男：飛碎了，唉，可愛的生命！……

女：飛碎了，唉，可愛者的生命！……

男：愛飛化了，牠飛鳥似的翱翔上青天。

女：拋棄了塵埃呵，把皮肉和軀殼送給地獄。

男：沒有可悲戚的，我的憂愁被愛帶走了。

女：沒有可歌唱的，我的快樂也被愛帶走了。

男：愛！等待着！我們是有翅的仙子！

女：等待着！愛！我們不能久久墮落塵泥裏！

男：我也將飛去了，飛上青天——

女：我也將飛上青天，伴着你呵，享光明與快樂的無

限！

男：唉！往日呵，愛情是甜酒。

女：今日呵，唉，愛情是死纏。

男：我被牽去了，被這樣幻滅的愛……

女：我被縛住了，被這條愛的死纏……

男：我曾在愛的脣上，飲過酪酊的酒。

女：我曾在愛的抱中，浴過汪洋的海。

男：我曾在愛的髮上，薰過照和的飄風。

女：我曾在愛的身旁，遇到滿天的霖雨。

男：我曾抱着愛的肉體，如抱擁一塊溫玉。

女：我曾吻着愛的心，如親吻一朵香花。

男：唉，往日沒有陰風，沒有黑夜……

女：但今日呵，唉，我們將是陰風與黑夜中的飛灰流

火……

男：可愛的人將死了！可愛的日子將去！……

女：愛將死去了呵，天地推向一個冥冥中去！……

男：我將收拾我的生存，如一個遠行者之治理行裝。

女：我將走上破滅的路途，追尋我所愛者的足印。

男：你曾以百般的謊言慰藉我，但我終竟要死。

女：誰將拿謊言來慰藉我，我這個愛之畸零者？

男：槍聲早起在我們的屋後了，為甚麼你當瞞我？

女：我應該對你告警了，愛情却教我說謊。

男：警兵已包圍了我們住室，爲甚麼你守着我一具死屍？

女：我的知覺蒙昧了，我想將你哭活。

男：我們的老巢傾覆了，我是最後的死者！

女：我不能重振我的旗鼓，由於我太單獨。

男：罷罷罷！我應當自裁了，勿被他人侮辱！

女：我不能離開你，無論生存與死滅。

男：請扶我爬上屋頂，將火把點燃在我們屋裏。

女：讓火焰高張起來吧，那是愛之嚮導。

男：我望見屋下的火光了，冉冉有如長舌騰繞。

女：我的愛人在何處呵？你當緊攜定我的手！

男：焚燒盡塵世的宿緣，那可厭的糾纏！

女：走上那清純的至樂吧，以愛爲精的境界！

男：吹起吧！火焰！伸張吧！火焰！我們將藉着你的長足，雙雙飛向愛之天！……

完

敘編於太原

創刊號要目

- | | | |
|------|----------------------|------|
| (一) | 發刊詞 | 陳布雷 |
| (二) | 今後的革命 | 周佛海 |
| (三) | 日本人的信仰力和愛美性 | 戴季陶 |
| (四) | 十年來共產黨專政下的蘇俄 | 潘公展 |
| (五) | 民生主義的特質 | 周佛海 |
| (六) | 五權憲法的精神及其運用的方法 | 梅思平 |
| (七) | 布爾札維克主義馬克斯主義與孫文主義的比較 | 薩孟武 |
| (八) | 羅素論政治上的決定力 | 東 疑 |
| (九) | 中國進出口貿易之比較觀 | 武培幹 |
| (十) | 經濟復興中的德國 | 李際閔 |
| (十一) | 留別中國(詩) | 長 虹 |
| (十二) | 破滅之前(小說) | 沐 鴻 |
| (十三) | 泰倚思(小說) | 徐蔚南譯 |
| (十四) | 八覺 | 戴季陶 |



泰倚思

(續)

(法國阿那托爾法蘭西原著)

徐蔚南譯

法非恩斯站着想了一回，眼睛注視着路上的石子。後來，他便緩緩地走還自己的屋裏去，走着的時候，思想着剛才他所聽到說話。他在腦子裏仔細考慮起來了，他自言自語道：「這個隱士確是一個好顧問。他具有謹慎精細的精神。他懷疑我的計劃不大謹慎，但是讓泰倚思爲魔鬼所佔有，終管把她拋棄給惡魔，那是使我更加要苦痛了。希望上帝給我光明，領導我一條道路！」

他在路上走時，看見有一頭斑鳩落在獵人鋪在地上的網裏了，他知道這是一頭雌斑鳩，因爲那頭雄的飛到網邊來，用嘴來啄那個線網，要啄破一個洞，好讓它的伴侶能夠逃出來。法非恩斯是慣於用神靈的見解來觀察事物的，所以他最易於了解事物的神祕的意義，他一看見兩匹斑鳩的情景，他就覺得落在網裏的斑鳩，就是泰倚思。他自己

是像那啄破網來的雄斑鳩，要用着有力的言語。將那絆住泰倚思的罪惡網上的無形的線一一啄破。他於是讚美天主，更加堅信他最動的決心。但是後來他看見那頭雄斑鳩的腳也被網住了，自己也落入於要啄破的網裏了，他不禁又疑惑起來。

他一夜沒有睡去，剛到天亮時，他看見一個幻影，泰倚思又顯現在他的眼前了。她的面貌一點沒有放逸罪惡的神情；身上並不照她的老例披着一塊薄紗，卻是週身裹着一塊布，甚至面孔也裹瞞了一部分，只給法非恩斯看見一雙眼睛，眼睛裏正流着重重的雪白的眼淚。

看見了這個幻影，他也哭起來了，思想這個幻影是從天主身邊來的，他便再不遲疑了。他立起身來，拿了一根多節的木杖，一個十字架像，走出房間去。他仔細地把房門

關了，不使沙漠裏的野獸和鳥雀闖進他房裏去，弄污他藏在床頭的聖書。他喚了助祭弗拉文過來，把二十三個弟子交託他去管理。身上只裹着長長的一塊布，他就向尼羅河去的路上走去了，他想着里比格河岸一直步行到麥山特人所建設的城市。他從天亮起就在沙地裏步行，疲乏與飢渴，都不介意。當他看見那河流像血一般的水，在那火一樣的黃金一般的岩石間流動時，太陽已降落到地平線之下了。他沿着河岸走，走到那散居在沙漠中的隱士家裏去，用着天主的情分，向隱士們乞食。他所收到的卻是罵罵，拒絕和威嚇。然而他也不介意，仍舊很是幸福地走着。他不怕盜賊，他也不怕猛獸，使他最費心的，卻是怎樣避去途中所遇到的村莊和市鎮。他爲什麼要避去市鎮呢？因爲他恐怕遇見小孩們在他們父親屋子前玩弄着骨骸做的玩具，或者恐怕在水邊看見那只穿一件湖色襯衣的婦女們拿着水壺在微笑。因爲這一切對於修道者都是危險的。原來他讀聖書時，讀到基督在城市裏來回以及和弟子們在一處吃飯等記述時，在他，有時也覺得是一種危險，原來隱士們專心地刺繡在他們信仰的絲絹上的德行，雖則是壯麗的，但同時也極脆弱，若被世俗的嬌風一吹，就會把那可愛的顏色，吹成灰暗。法非恩斯之所以要避開城市，就怕看

見了世人，便把他的信心弄成軟軟的。

他於是從荒漠的道上走。晚上的時候，柳條被風吹着，喃喃微語，便不禁使他顫慄起來，他把他的帽子拉下罩在眼睛上，因爲萬物的美麗，他一點也不要看到眼裏去。走了六天之後，他走到了一個名叫西爾西來的地方。那條尼羅河便在那兒流到一個狹小的山谷裏去，這山谷的兩旁是起伏着的花崗石的山脈。這個西爾西來的地方，原來當埃及人崇拜惡魔時代，是築偶像的場所。法非恩斯看見一個史芬克的大頭顱還殘留在岩石的中間。他恐怕這個大的頭還保持着什麼惡魔的魔力，他使用手劃了個十字架，同時呼着耶穌的名字；果然立刻有一頭蝙蝠從史芬克的一隻耳朵裏逃了出來。法非恩斯覺得他把一個住在石像裏幾千年的惡魔趕跑了。他便更熱心了，拾了一塊大石子向那偶像的臉上投去。立刻那史芬克的神祕的臉上顯出一種非常的傷慘使法非恩斯看見了，也爲之感動。誠然，這石像的臉上所刻着的超人間的痛苦表情，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要爲之感動的。怪不得法非恩斯要對史芬克說：「呀，畜生，照我們的神父汪督亞納在沙漠裏所遇見的薩底兒和桑督兒的樣子請訴說耶穌基督的神聖吧！我便將依父與子與聖靈的名義來祝福你。一點點微色的光明竟從史芬克的眼中顯

出來了，厚厚的眼睛皮映了一映，花崗石的嘴唇艱難地在發聲了，像人間的回聲一般，叫出了耶穌基督的聖名，法非恩斯於是伸出左手去，祝福這西爾西來的史芬克。

後來，他就繼續他的旅途，那個山谷漸漸展大了，他看見一個大城市的遺跡，殘餘的廟堂還站立在那兒，用偶像來當作石柱支持着。那偶像中，有幾個生着牛角的女人像的頭，彷彿得到了上帝的允許，呆視着法非恩斯，這個不禁使他恐怖到臉孔也發青了。他這樣子走了十七天，吃的東西是青草，夜裏是睡在雌魚精所到的廢墟裏，和野貓呀，法老種的老鼠做伴侶，法非恩斯知道雌魚精是地獄的使者，他用手指甲來劃着個十字架，將她們趕去。

第十八日，至離開城市很遠的地方，他發見一間用椰子葉來做的可憐的草棚，一半已埋在飛沙裏了。他走近這間草棚去，他想其中一定住着個把聖潔的隱士的。因為那草棚是沒有門的所以裏面有的什麼，可以一覽無餘，裏面有的是一個水瓶，一堆葱，一張乾草做的床子。他自言自語道：「這正是一個修道者的家具。凡是隱士大抵不離開他們的獨居的房子的，那末我一走就可以遇到這兒的隱士了。像聖潔的神父汪督亞納走到隱士保祿的身邊，將保祿吻抱了三次，我也要去給這裏的隱士一個平和的接吻。我

們便可互談永劫的事情，或許我們的天主會叫鳥鴉送一籃麵包來，這間草棚裏的主人就是很熱誠地招我進去切麵包吧。」

當他這樣自言自語的時候，他在草棚四周走了一圈，他要看看這裏究竟有沒有人。沒有一百步的路遠，他果然看見有一個人打坐在尼羅河的岸邊，這個人周身不穿一點衣服，那頭髮像那鬚鬚一樣的雪白，那身體比紅磚還要紅。法非恩斯決定這是一個隱士。他用着僧侶們相見時所講慣的話說道：

「謹祝你平安，我的道兄！謹祝有一天嘗到天國的甘露。」

那個人卻一句話也不回答。他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的像沒有聽見人家講話一般。法非恩斯以為這個人的默然不語，大抵因為入了恍惚的境地的緣故，聖者是常常會投入於恍惚裏的。他跪下來，兩手合十，跪在未曾相識者的身旁，祈禱着一直到了日沒的時候，看見那個人還是一動也不動，他便說道：

「我的神父，我見你浸在恍惚的境地裏，如果你現在已從恍惚裏醒了轉來，那末請你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義給我祝福。」

那個人頭也不旋一旋，回答道：

「旅客呀，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話，我是不認識這個天主耶穌基督的。」

「怎麼，預言者已預言了主的誕生，殉教者已通告了主的名字，皇帝自己也崇拜他，不久之前，我從西爾西來的史芬克上也顯出了他的光榮。你竟能說不認識他的嗎？」
法非恩斯這樣叫了起來。

「我友，」那個人回答他，「我不認識他是可能的，不特可能，而且確實有的，假使地球上是有「確實」這件東西的話。」

法非恩斯聽了這樣的話，真是不勝驚奇之至，看見這個人一無信仰的魯愚，頗為悲傷。他便說道：

「你如果不認識耶穌基督，你的所做的工作便一無所用，你也得不到永久的生命的了。」

那個老人說道：

「什麼活動呀，什麼自抑呀，這都是空的；就是生與死也沒有什麼兩樣。」

法非恩斯更問道：

「怎麼？你不想生存在永久之中嗎？但是，請你對我說，你不是照隱士的樣子，住在這沙漠裏的一間斗室裏

嗎？」

「像煞是的。」

「你不是完全裸體，拋棄了一切的嗎？」

「像煞是的。」

「你不是只吃着樹根，遵守着禁慾生活的嗎？」

「像煞是的。」

「你不是拋棄了世上一切的虛榮的嗎？」

「大抵使人憂慮的空虛的東西。我確然拋棄了。」

「這樣說來，你是像我一樣，貧窮，清廉，孤獨的呀，但你竟不能像我一樣也為天主的愛，也為天國的幸福而生活的嗎？這真是使我莫明其妙的了。假使你不希望得到永久的寶貝，為什麼要捨去塵世一切的幸福呢？」

「旅客呀，我並沒有捨去一件幸福的呀，我只自欣幸發見了一種比較滿意的生活方法罷了，如果要說得正確一點的話，原來並沒有什麼好生活壞生活的。從人的本性講來，原沒有什麼廉潔，什麼羞恥這回事，也沒有什麼正當不正當，也沒有什麼愉快什麼悲傷的，也沒有什麼善惡之分的。這正像鹽是給看饌以滋味一般，「意見」這樣東西是給事物以種種不同的性質。」

「照你這樣說起來，天下本沒有確實這一回事的了。你

連偶像崇拜者所要尋找的真理也否認的了。你睡在你的魯魯中間，簡直像一條疲乏的狗睡在污泥中間一樣的了。」

「旅客呀，詛咒狗和詛咒哲學者是一樣徒然的。狗是什麼呢？我們又是什麼呢？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呀，老人家，那末你是一個下劣的懷疑主義的信徒嗎？難道你就是可憐的痴愚者中間的一個嗎？可憐的癡子，對於運動與休息，同樣地加以否定，而且也辨不清太陽的光明和夜的黑暗的。難道你就是這種癡子的一個嗎？」

「我友，我誠是一個懷疑主義者，對於這種主義，你加以非難，在我看來，卻值得讚美的。因為一樣的東西，有種種不同的外貌。這正如茫非史的金字塔一樣，在日出時看起來，是閃着薔薇色的光彩的圓錐形，到日沒時看它聳立於紅光滿天的空中，便像黑色的三角形了。但是誰能知道它的本體呢？你責我否定那外面的形相，那裏知道恰恰相反，只有外貌是我認識的唯一的實在。太陽我覺得是光輝的，但我不知道他的本體。我感得火是熱的，但我不知道什麼火是熱的，火如何會熱的。朋友，你真大大地誤解了我。但是好在你無論怎樣解釋。結果總是相同的。」

「我倒還要請教你一次，為什麼你在沙漠裏只用蔥頭和菓子來過活呢？為什麼你要繼續着擔負那巨大的苦痛呢？

我負擔的苦痛正像你負擔的那樣巨大，我又像你一樣在孤寂的荒漠裏經營禁慾的生活。但是我為是要使上帝快活歡喜，為是要得到那永久的幸福的緣故呵。這是有一個極正當的目的的，以一種偉大的幸福做了目標，為要達到這目標而受苦是很智慧的。反之，情願置身於無益的疲勞裏，徒然的痛苦的，那便是愚魯。如果我不相信——呀，光明之創造者，請寬恕我這句冒瀆的話——如果我不相信上帝借着預言者的嘴吧來教訓我們的真理，例如他的兒子耶穌基督，使徒們的行為，教會的威信，殉教者的証據等等所顯示的真理，如果我不知道肉體的苦痛對於靈魂的健全是必要的，如果我像你一般沈溺於無知之中而不知聖潔的神祕，那末我將立刻還到世人中間去，我將努力去取得財產，去經營那游惰的生活，我要對那種種的快樂說道：「來呀，我們的姑娘們，來呀，我的婢女們，你們都來吧，把你們的酒，把你們的媚藥，把你們的香水都傾倒在我身上吧。」但是你這老人家，你拋棄了一切利益，你不有所得而失卻了一切，你不望什麼報酬而送了一切，彷彿一匹猴子在牆上亂塗亂抹，自己以為是填寫那優等作家

的名畫了，你便令人發笑地模倣起我們隱士的美善的苦業來。呀。你真是人間最愚魯的東西呀，我問你，究竟爲了什麼理由你要這樣的生活？」

法非恩斯非常激越地講着這樣的話，但是那老人家還是極鎮靜。

「朋友，」他靜靜地回答說，「睡在污泥裏的狗以及頑皮猴子，對你有什麼重要呢？」

只思念着上帝的光榮的法非恩斯，聽了這句問話，怒氣就不平了。他用着最高的謙虛向那老人道歉說：

「呀，老人家，呀，我的弟兄，假使愛護真理的熱誠把我推出於正常界限以外去了，請你寬恕我吧。上帝可以作證，我所恨的是你的錯誤，不是你個人。我見你墮落在黑暗裏，我覺得心有所不忍。我因耶穌基督而愛你，我的心是充滿着要解救你的意志。請你講吧，請把你的理由說給我聽聽，我一定要聽一聽你的理由的，因爲聽了你的理由，我便可說破你的錯誤。」

那老人家靜靜地回答道：

「說話或靜默，在我是覺得一樣的。那末我就來把我的理由說給你聽吧。但我並不要求你也把你的理由來講給我聽，作爲交換的條件的。因爲你這個人，老實講，沒有一

點可以引起我的注意的。我絕不憂慮你的幸福，也絕不憂慮你的不幸，並且你的思想，不論你怎樣想法，是這樣或那樣，都好，在我都覺得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分別。那末請問你，我如何可以愛你或恨你呢？嫉惡和同情都不是賢明的事情。但是你既經問起我來了，我就講給你聽吧，我的名字叫第莫克來史，我是生於廓斯島上，我的父母靠了做生意而發了財。我的父親從事於軍艦的裝置武備。他的智力極像亞歷山大帝的，所以人家替他取個綽號叫「巨頭」。其實他的智力終究沒有亞歷山大帝那樣的偉大。一言以蔽之，這是人類可憐的本性。我還有兩個哥哥，像父親一樣是從事於船業的。我呢！我是講學問的。我的大哥，由父親作主，娶了個客利耶的女人名字叫梯美煞。大哥非常討厭她的，在她身邊時，總是沈浸在陰暗的憂鬱裏。後來，我的二哥卻愛上她了。這種犯罪的戀愛的熱情，不久就變成爲狂亂的行爲。原來那個客利耶女人，對於我的兩個哥哥都覺得討厭的，她是愛着一個吹笛的男人，每到夜間，她便招他到她的房裏。有一天早上，這個吹笛的人在她的房中，忘下了他在宴會時所常戴的一個花冠。我的兩個哥哥看見了這花冠，非常憤怒發誓要把這個吹笛的人殺死。到了下一天早上，他們就用鞭子來打他，不管他如何

哭泣，如何哀求，竟把他鞭到鞭死爲止。我的嫂嫂因此而絕望，甚至發狂。這三個不幸的人彷彿變成爲畜生了，他們被一羣小孩子叱罵，被小孩子投擲石子，他們像狼一樣地叫喊着，嘴唇上盡是口涎水的白沫，眼睛望着地，狂亂着在廓斯岸邊亂闖。他們三人後來都死了，我的父親親手把他們葬了。不久之後，父親生了胃病，什麼東西都吃不下去。他雖則很富厚，要買完亞洲市場上一切的肉類，一切的果品都可以，但是他竟至餓死了。他失望地不得不把他財產傳受給我。我便把那財產來用在旅行上。我游歷過

意大利希臘和歐洲，但是一路上沒有遇見一個人是聰明的，是幸福的。我在雅典和亞歷山大城研究過哲學，那時候我被那種辯論真弄得頭昏目眩。我於是到印度去，我在恆河邊上看見一個完全裸體的人，他盤膝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已經三十年了。藤葛圍繞着他乾枯的身體，烏雀在他的頭髮裏做了巢窠。然而他是活着的。我看見了他，我便想起了梯美煞吹笛的人，我的兩個哥哥以及我的父親。我覺得這個印度人是個賢慧的人。我向自己說道：「人爲什麼痛苦呢？這是因爲他信以爲是財產的東西被人搶了去的緣故，或者因爲有財產的人恐怕人家來搶他的緣故，或者因爲他自以爲達到了病痛的緣故。把這一切信念都除去

了，一切痛苦也就完全消失了。」因此我決定不要一物以圖利益了，把這世上所謂幸福也者一齊拋棄，照着印度人樣子，在孤獨與固定的中間經營着生活。」

法非恩斯很留神地聽那老人家的說話，這時他回答道：「廓斯島的第莫克來史，我對你說，你所講的話的確並非沒有意義。不錯的，看輕這世上的所謂幸福的東西。但是連永久的幸福也看輕，甚至不怕上帝的發怒，那是錯了。第莫克來史，我很可憐你的無智，我要引導你到真理的中間去，教你承認確有三位一體的上帝存在的，那末你將如小孩子的順從父親一般，順從上帝了。」

但是第莫克來史卻岔斷他道：

「旅客，請你不必把你的教義來告訴我，你也不必強迫我接受你的一部分的感情。一切的議論都是沒有用的。我的「意見」就是不要「意見」。我是避去了那無選擇的生活而生活着的，無選擇的生活會引起種種的煩惱。你走你的路吧，不必想把我從幸福的虛無裏拉出來了。我浸在這幸福的虛無裏，乃如在勞作之後，沉浸在舒適的浴湯裏一樣，你不必想拉我出來吧。」

法非恩斯是受過信仰生活的極端的訓練的，依他的經驗，他知道上帝的恩惠還沒有賜到這個老人家的頭上，對

於這個掙扎到失敗路上去的靈魂，解救的日子遠遠看哪。

他一句話也不回答了，深怕說的話反而變為冒瀆教義的言語。因為有時和無信仰的人議論，不特不能使無信仰的人發生信仰，反而有信仰的人會被無信仰者從新領導到罪惡裏去的。所以持有真理的人，要宣傳真理時，不可不有一點聰明。他說道：「再會了，可憐的第莫克來史。」

嘆了一口長氣，他在黑夜之中，又在趕他的信仰的路程了。

到了早上，他看見水邊有一羣仙鶴，都用着一隻腳站着，一動也不動的，還是在睡眠呢。仙鶴的青裏泛紅的頭頸，反映在水面，很是美麗。楊柳樹灰色的軟葉一直掛到遠遠的岸上；仙鶴在明淨的天空中三角形地飛舞，隱於蘆葦間的鶯絲一聲聲在啼叫。尼羅河碧水連連，汪洋一片，望不見對岸，水上溜着的風帆，有如鳥翼，岸上三三兩兩地點綴着幾間白色的屋子。屋頂上茫茫地浮着輕輕的霧靄，這種屋子也都倒映在水面。包着一重重椰樹。一重重花果的島嶼的陰影裏，有一羣喧鬧的家鶩，白鵝，青鸞，小鴨浮游而出。左邊那肥沃的山谷，伸展着它的田畝，伸展着它那閃動着歡樂的果園，一直伸展到沙漠裏。太陽照耀着的麥穗彷彿鍍上一層金色；土地的豐饒化作芳塵而四

散。法恩斯非看見這樣的景色，不禁跪了下來，呼喚道：

「祝福天主，保護着我的行程！主啊，你在亞爾西諾意底特的無花果上灑着甘露，願你也賜恩惠給泰倚思的靈魂。她原來像田野裏的花，園圃裏的樹一樣，也是你用着同樣的愛情來創造的啊。希望能從我的手中，使她像芬芳的玫瑰花，開在你天國的耶路撒冷裏。」

每逢他看見一顆開花的樹，一頭美麗的鳥，他便要想到泰倚思。他沿着尼羅河的左岸走，穿過了幾多富饒繁昌的國土，不多幾天之後，他就走到了那希臘人所謂美，所謂黃金的亞歷山大城了。天亮了一小時之後，他望見站在小山巔上的這個廣大的城市，城市裏房屋的屋脊都在薔薇的蒸氣裏發光。他站定了，將兩臂交叉在胸前，自言自語道：

「啊啊，我到了這兒了！罪惡之中生長着我的美好的老家啊！我呼吸過中毒的明亮的空氣的啊！我聽見過魚精唱歌的歡樂的海啊！啊啊，這兒是我的肉體的搖籃！這兒是我的俗世的國家，在庸人的眼中，當你是鮮花的搖籃，當你是光明的故國；亞歷山大城啊，你們的孩兒們，像愛母親般地愛你，那是當然的。我也生長在你裝飾得非常漂亮的胸中的。但是禁慾者是看不起自然的，神祕家是輕蔑外

面的形相的，基督徒有他的俗世的故國是當作一個放逐的地方的。僧侶是避去凡土的，亞歷山大域中啊，我已從你的愛情裏逃了出來了。我恨你！我因為你的富裕，因為你的科學，因為你的溫柔，因為你的美麗而恨你。應該詛咒的，惡魔的廟堂！異教徒無恥的寢牀，希臘教徒腐化的講座，應該詛咒的！啊！你，天的兒子，生着羽翼的兒子，領導了我們的神父汪督亞納從沙漠裏出來，他為了增加新教徒的信仰，爲了勵勉殉教者的信心，到了崇拜偶像的城市裏來了。天主的美貌的天使啊，肉眼看不見的孩子啊，上帝最初的呼吸啊，請飛到我面前了，振動着你的羽翼，給芬芳於這腐化的空氣吧！因為這種空氣，我就要去和嗜澆的貴人們混在一處呼吸了啊！

他說過話，他再趕路。他從朝陽門進城。這扇城門是用石子來做的，高高地站着，有點像煞有介事，但是窮人們都躲在城門的陰裏，向行人揆賣着香橡和無花果，或者顯出一副哭相，向人家討幾個小銅錢。

有一個襤褸的老婦人，跪在那地上，看見法非恩斯走來，便拉住他的衣布來親嘴，說道：「天主的人，請你給我祝福，那末上帝也會給我祝福。我在世上受了不少的痛苦，我盼望另一世得到一切的幸福，你是從上帝身邊來

的，呀，聖人，所以你足上的塵埃比了黃金還可愛。」讀美天主！」法非恩斯說。他伸開着手在這老婦人的頭頂上做了一個救世十字架形。

但是他向前走不到二十步路，便有一羣小孩咒罵他，用石子來投他，叫道：

「呀，這個惡和尙！他是比猩猩還黑，他是比野豬還多毛！這是個壞蛋！把他吊在果園裏去，像木頭的泊利亞泊一般，去嚇嚇烏雀吧！但是不行不行！他或許會把霜花來撒布在杏仁樹上的，他帶着不幸來的。人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吧，這個和尙，人家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吧！」石子跟着罵聲而飛來。

「上帝呀！祝福這種可憐的孩子。」法非恩斯喃喃地說。

他一面走他的路，一面想道：

「我受了老婦人的敬愛，卻又受了孩子們的詛罵。可見一件東西是有種種不同的評價的。人的判斷原來是最不一定，常常陷於迷誤。所以那個第莫克來史，從他是個異教徒這一點看起來，也不能算他是無思想的了。自己他自己還知道是看不見光明的，比了那沉溺在黑暗的底裏還高呼着：『我看見光明』的異教徒，不是高明得多了嗎！在這世上，一切都是空中樓閣，都是變動無常的沙漠，只有在

上帝中間才有確定。」

他在城中行走時，脚步走得很快。十年的久別，他還認識路上每一塊石子，每一塊石子都是可恥的，每一塊石子都使他想起一樁罪惡。他所以赤着的腳盡力踏着那大道上的石子。他很歡喜從他的走碎的足跟上流出來的血，在石上塗了幾條血痕。他看見左手是山拉比寺院的壯麗的迴廊，他沿着一條建有巨宅的道路走去，那種富家的巨宅彷彿在芬芳裏睡眠。松樹，楓樹，漆樹都仰起它們的頭，比了紅色的屋頂平臺以及屋上的黃金肖像台還要高。從那邸宅的門中，可以窺見大理石的走廊裏裝飾着青銅的肖像，綠衣的叢中立着噴水臺。沒有一些聲音來擾亂這種美麗的宅第，只聽得遠地裏的笛聲。法非恩斯走到一座小屋子前停步了。這座屋子雖小，但比較上已是很高貴的了，用着有如少女一般柔美的大理石柱子做支柱，並且還用希臘最有名的哲學家的青銅半身像做裝飾。

他是看見過這兒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愛壁鳩魯和才諾的銅像的，他打門時想道：

「用銅來光輝這種虛偽的賢人，真是無聊；他們的虛偽是混亂的；他們的靈魂是沉在地獄裏的。就是柏拉圖自己雖然以前用着他雄辯的聲音充滿了大地，此後只有和魔鬼

去議論的了。」

一個奴隸來開門了，他看見一個赤腳人立在門口的 *Mos* *al-Djono* 上，便兇狠狠地說道：

「討飯的和尙，走到旁的地方去討飯，不要等我用木棍來趕走你了。」

法非恩斯回答道：

「兄弟，我並不向你討飯，我請你領我到你的主人倪西亞的地方去。」

奴隸更加發怒地說道：

「像你這種狗畜生，我的主人不接見的。」法非恩斯又說道：

「請你答應我的請求吧，你去對主人說我要見他。」「滾開，醜態的討飯！」看門的奴隸怒吼着，拿起他的棍子來，向着這個聖徒的臉上打過去；聖徒卻將手臂又在胸口，作十字形，一動也不動忍受那棍子的滋味，接着又溫和地說這：

「我求你答應我的請求吧。」

那個看門的，身體抖抖的，喃喃地說道：「這個人竟不怕痛的嗎？」

他於是去告訴主人。

(未完)